

bī kè wēi kè wài zhuàn

匹克威克外传

(一)

pī kè wēi kè wài zhuàn

外国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匹克威克外传



[英] 狄更斯 著
蒋天佐 译

作者序

一个作者，他有满肚子话要在序文里说，并且希望他所说的话人家肯听；这好比是一个人一把拉住一位要跨进戏院的朋友，要他且慢去看戏，先去找个地方聊聊天。

可是，序文虽然难得有人去读，作者却始终在写，这无疑是为了平白承受丰厚遗产的后代着想（说起后代这位人物，他可真要承受一笔巨大的遗产啊！）。因此，我也就在总的纪念品之外，再加上我这笔遗产吧。《匹克威克外传》以单行本问世以来，到今天已有十年了；自其以月刊形式问世，则已将近十二年。

在初版本的序里我就说过，《匹克威克外传》是企图介绍一些趣人趣事的，并不打算有什么精巧的结构，甚至作者当时并没有认为有这样做的可能，因为这部小说本来就是以散漫的形式发表的；而“匹克威克社”这一机构，由于在小说的进程中发现难于处理，所以也就逐渐放弃了。虽然就某一点而言，经验和钻研后来对我有所教益，也许眼前我可以指望，这些篇章已经有一根总的线索贯穿起来了，然而目前的篇章依旧保持着当年的意图。

十余年来，我看到过各色各样的文章在谈论《匹克威克外传》的来历，那些文章对于我总是具有一种十足新奇的魅力。既是探讨本书缘起的这些文章不断出现，我推断读者们一定对这个

问题很感兴趣，那么我就来谈一谈。

我那时还是个二十三岁的青年，曾在《记事晨报》上发表过一些特写文章（最近已收集成一个集子，分两卷出版，有我的可敬的朋友乔奇·克鲁克香克（George Cruikshank）作插图，其中有几篇引起了现在这位出版家的注意，就约我写点什么，出个“先令月刊”^{*}——提到这种刊物，当时无论对我来说，或是对任何人来说，都只是模模糊糊地想起二十五年前、由小贩带到乡村各处去兜卖的那种长篇小说的分期连载的小册子；我还记得，在我开始当人生的学徒以前，曾为其中的某几本洒过不少眼泪呢。

我打开我在浮尔尼瓦尔旅馆的房间的門，接待了那位代表出版公司的经理。我看出他不是别人，两三年前我正是从他手里买到了那赫然刊载着我第一篇瞎扯淡的文章的杂志；在那次以前和以后，我都没有见过他。文章是我在一天黄昏怀着恐惧的心情，战战兢兢地偷偷塞进弗利特街一条漆黑弄堂里一家漆黑邮局的漆黑的信箱里去的。不妨顺便说一说，那一次——我记得多么清楚啊！——我一直朝着韦斯明斯特会堂走去，钻进去耽了半个钟头之久，因为我实在快活和骄傲得泪眼模糊了，看不清大街上的东西，而且那副样子也不便在大街上让人家看见。我把这次的巧合告诉了我的客人，双方都欣然认为这是个吉兆，接着就言归正题。

他提供给我的主张是这样：这个月刊要便于西摩先生制插图；他另外还提出一个主意（我已记不清这究竟是那位可敬的幽

* 所谓“先令月刊”，即以月刊形式分期刊出，每期售价一先令。

默艺术家出的主意，还是我的客人自己的主意）：通过一个“猎迷俱乐部”的活动来写这些文章：描写这个俱乐部的会员如何四出渔猎，而由于缺乏熟练的技巧，以致惹起多少麻烦。我提出了异议，因为考虑到：虽然我出生于乡村，并且在乡村受了部分的教养，但除了各种运动都懂得一些以外，都算不上什么游猎家，何况这种题材并不新鲜，已经运用得很滥了；倒不如做得自然些，根据作品去制图，那倒要好得多；我宁可让我自己任意去写，在更广泛的范围里去描绘英国的风光和人物；而且，不管我在开头的时候给我自己规定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恐怕最后还是要照着自己的心意去做。我的意见被采纳了，于是我想起了匹克威克先生，写了第一期的文章，西摩先生根据校样画了一幅“匹克威克社”，还画了该社创办人的快活的肖象，从此人们一看见那画象就知道是他，可以说是画象使他变成了一个现实的人。我按照出版社本来的建议，让匹克威克先生跟一个社团联系起来，又特地加入了文克尔这个人物，以备西摩先生之用。我们开始的第一期不是三十二页，而是二十四页；用了四张插图，而不是两张。第二期尚未出版，西摩先生不幸突然逝世，于是原先议而未决的一个问题，随即作出了决定：每期改为三十二页，插图两幅，就这样出到底。朋友们跟我说，这是一种低贱的出版方式，会毁了我的前程；现在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朋友们说得多么正确啊。

这本月刊的封面上署着我在《记事晨报》上用的“鲍斯”这一笔名，并且以后还沿用了好久。这本是我喜爱的一个小弟弟的绰号——为了纪念《威克斐尔牧师传》，我本来把这位小弟弟叫

做摩西斯*，用鼻音滑稽地一读，读成了“鲍西斯”，再缩短一下，就成了“鲍斯”。远在我成为一个作家之前，“鲍斯”就成了我极其熟悉的常用语，我便采用了它作为笔名。

有人说，匹克威克先生这个人物的性格随着小说的进展而有了改变，他变得更善良，更懂事了。我认为这种变化对于读者们并不是勉强的，不合情理的，只要他们能这样想一想就行了：在现实生活里，凡是具有几分幻想气质的人，开头引人注目的总是他那些荒乎其唐的怪癖，除非我们进一步跟他搞熟了，我们才能透过这些表象去了解他的主要的一面。

我唯恐好心的人们不能辨别（正如《清教徒》**最近的新版，人们就不能辨别）宗教和宗教口头禅的截然不同，虔诚和伪装虔诚的截然不同，不能辨别虚心崇敬《圣经》中的种种伟大真理截然不同于抹煞其精义、而只是把它的字句大胆胡乱运用于最无谓的纷争和最卑微的生活琐事上，致使愚昧无知者为之大惑不解——为了这种种，我要人们了解，这本作品中所讽刺的永远是后者，而非前者。进一层说，讽刺后者，则是讽刺它与前者的不相协调，讽刺它与前者的不能合为一体，讽刺它构成了当年社会中最邪恶、最有害的虚伪事物之一——不管它的大本营设立在厄克塞脱大会堂也好，或是设在爱本纳塞尔小礼拜堂也好，或是两处兼而有之也好。对于这样显而易见的问题，似乎毋需赘述。但是，对于那种任意侮弄神圣事物、嘴上头头是道、心里不当它一

* 狄更斯颇推崇其前辈作家哥尔德斯密斯（1728—1774）。摩西斯即哥尔德斯密斯所著《威克斐尔牧师传》一书中的人物。

** 《清教徒》（Old Mortality）是司各德著的历史小说。

回事的行为，对于那种把基督教和某种人混为一谈的做法，提出抗议，是并不过时的；其实这种人，用史威夫特的话来说，他们所理解的宗教恰恰足以使他们相恨，而不能使他们相爱。

我感到奇异而有趣的是：一面翻阅着这本重版的作品，一面看看从它最初脱稿到现在，我们周围究竟在不知不觉中有了一些多么重大的改革啊。辩护士的许可证问题，陪审官的微妙而尴尬的处境，都还有待于改善；而改善国会选举的方式（尤其是郡的选举），则尚在未定之天。但是法律上的改良斩断了道孙和福格先生之流的爪子；他们的办事员之中，为了达到这些良好目的，已经普遍增长起一种自尊、相互忍让、教育和合作的精神，莫大的隔阂消除了，使公众能享受到现有的便利和利益，而且将能及时废除那许许多多使公众独受其害的、无谓的妒嫉，盲目和偏见；有关债务监狱的法律已经改革；弗利特监狱已经拆除！

回溯了这短短一段时期里的情形，我怀着这样一个希望——希望我原先所披露的种种社会弊端，将来在这一版的每一卷里都能发现其中某条某项业已根绝。谁说得准呢，也许等整部书中的弊端统统根绝的时候，城乡的长官们也将学会每天跟“常识”和“正义”握手言欢；《贫民法》也会怜惜老弱和不幸者；学校，在基督教的广泛原则之下，将成为这个文明国度全境内的最美好的装饰；监狱之门非但在里边妥闷紧锁，外面亦妥闷紧锁；为维持象样的、适合健康的生活所必需的一般资源得以普遍分享，既使富人和国家能借以保障安全，而穷得无以复加的人亦能享受这项权利；若干渺不足道的慈善团体——它们实在比那在它们四周汹涌怒吼着的人海里的水滴还要渺小——再也不会任意放纵“热病”和“肺癆”来摧残上帝所创造的生灵，它们再也

不会无休无止地拉起小提琴来为“死亡的舞蹈”伴奏！

这部廉价的作品并不是落在时代之后的，而是据有它自己的地位，努力完成它自己的天职，我相信，这部书本身自会显示其重大意义。

1847，9. 伦敦。

目 次

第 一 卷

作者序	1
第一章 匹克威克派	1
第二章 第一天的行程,第一晚的遭遇;及其结果	7
第三章 一位新相识。走江湖的戏子的故事。一个讨厌的 打搅和一场不愉快的遭遇	44
第四章 野外演习和露营。又是些新的朋友。下乡的邀请	59
第五章 这章不长。除了别的事情之外,主要是描写匹克 威克先生如何赶车,文克尔先生如何骑马;以及 他们做得结果如何	74
第六章 旧式的一局牌。牧师的诗句。归囚的故事	87
第七章 文克尔先生倒不是打鸽子打杀乌鸦,却是打乌 鸦伤了鸽子;丁格来谷板球队大战“全玛格尔 顿”,而“全玛格尔顿”大吃“丁格来谷”;附带其 他有趣而有益的事情	106
第八章 真情实爱的轨道不是铁轨,这情形,这里有一个 强有力的证明	124

第九章	发现和追逐	142
第十章	金格尔先生性格的刚正与否的一切疑问(假使有任何疑问的话)一扫而空	154
第十一章	另外一趟旅行和一个考古的发现。说到匹克威克先生决定去出席一个选举大会;还包括老牧师的一部手稿	173
第十二章	描写匹克威克先生本人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这对他的一生是个新纪元,对这部历史也是.....	196
第十三章	关于伊顿斯威尔;关于那里的政党的情形;关于一个选举——为这个古老、忠诚和爱国的市镇选出一位参加国会的议员	204
第十四章	包括对集合在孔雀饭店的一群人的简单的描写,和一个旅行商人讲的故事	228

第一章

匹克威克派

廓除疑云，化幽暗为耀眼的光明，使不朽的匹克威克的光荣事业的早期历史免于湮没，这第一线光辉，是检阅匹克威克社文献中如下的记载得来的；编者把这个记录呈献于读者之前，感到最大的荣幸，因为这是一种证明——证明他钻研这些交托给他的浩瀚的文件的时候所具有的小心谨慎、孜孜不倦的勤勉和高超的眼力。

“一八二七年五月十二日。主席，匹社永任副社长约瑟夫·史密格斯老爷。一致通过如下的决议。

“会议听取了匹社总主席塞缪尔·匹克威克老爷所提交的题为‘关于罕普斯德池的水源之臆测，并及于有关铁特尔拜*学说之若干意见’的文件的宣读，会议觉得异常地满意，并且无限地赞同；为此，特向总主席塞缪尔·匹克威克老爷致以最热烈的敬意。

“因为会议深知，这一著述——即是匹社总主席塞缪尔·匹

* 铁特尔拜；一种鱼。

克威克老爷在湛赛、海该特、布列克斯顿以及坎伯威尔各地之不懈的调查研究——自然而然地会对于科学大有贡献；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地相信，假使延伸他旅行的足迹，从而扩大他的观察范围，把这位学者的学说推行到更广阔的领域，那是对于知识的提高和学术的传播，自然而然地有不可估量的利益的。

“会议根据上述意见，严肃地考虑了上面已经说过的总主席塞缪尔·匹克威克老爷和其他三位下面就要提到他们名字的匹克威克社社员所提出的一个提案，成立‘统一匹克威克派’的一个新的部门，定名为‘匹克威克社通讯部。’

“上述的提案得到会议的批准和赞同。

“因此，‘匹克威克社通讯部’正式成立；提名并指定匹社总主席塞缪尔·匹克威克老爷、匹社社员屈来西·特普曼老爷、匹社社员奥古斯多斯·史拿格拉斯老爷、匹社社员那生聂尔·文克尔老爷四位为部员；并且要求他们，把关于他们的行程和考察，关于他们对人物和风俗的观察，以及关于他们的全部奇遇、连同有关地方景色或地方社团的一切故事和文件，确实地予以记录，作出书面材料，随时向伦敦的匹克威克社汇报。

“会议诚意确认的原则是，‘通讯部’的人员各自支付自己的旅费；在这一条件之下，不反对该部人员随意延长旅行时间以从事考察。

“此外，并应通知该通讯部人员，他们提出的自行偿付信件邮费和包裹运费的提议，已由会议加以考虑。会议认为这种提议不失为胸怀伟大的人所提出，因此，会议宣布完全同意。”

会议秘书还加上了使我们受惠非浅的如下记述——在上列决议宣读的时候，那个秃顶和那副聚精会神地对着他（即秘书）

的脸的圆眼镜，在一个偶然的旁观者看来，也许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吧。然而对于知道匹克威克的伟大的头脑正在那额头下面活动、匹克威克的光闪闪的眼睛正在那眼镜后面闪爍的人们，这情景确是大有兴味的。穷究了不凡的罕普斯德池的水源、以及由于他的铁特尔拜学说而轰动了科学界的这位人物，冷静而无动于衷地坐在那里，像冰冻的冬天里罕普斯德的一池深水，也像伏在一只土钵的最深处的一条孤独的铁特尔拜。当他的信徒们同声高呼“匹克威克”，因而使这位著名的人物大为兴奋，于是慢慢地爬上他所坐的宫椅，对他自己所创办的团体发表演说的时候，这情景又是何等的更加有味呵。这种动人的场面给一个艺术家提供了何等有意义的研究对象呵！口若悬河的匹克威克，一只手文雅地背着藏在上衣的燕尾里，一只手在空中挥舞，佐助他的雄辩：因为升高了地位而显露出来的紧身裤和皮绑腿，假使是穿在一个平常人的身上，人家也许不会去注意的；但是穿在匹克威克身上，那就引起——如果不妨这样说的话——一种不由自主的敬畏了。簇拥在他周围的，是自告奋勇要分担他的旅行的艰苦的人们，也就是注定要分享他的发现的光荣的人们。他的右手坐着屈来西·特普曼先生，这位过于多情的特普曼，除上了年纪的人的智慧和经验之外，还有一个男孩子对于那种最有趣味也最可以原谅的人情之常的弱点——恋爱——的热情和劲头。时间和食物已经把这副一度很风流潇洒的身材扩大了；丝质的黑背心，越来越扩展；它下面拖着的金表链一时一时地退出了特普曼的视野；广阔的下巴逐渐侵占了白领带的边界，但是特普曼的灵魂却没有改变——崇拜女性仍然是他的灵魂的支配力量。在伟大的领袖的左手坐着富于诗意的史拿格拉斯，他的身旁是好运动的文克

尔，前者富于诗意地裹在一件神秘的狗皮领的蓝色斗篷里，后者使一件新的绿色猎装、格子领巾和紧紧裹在腿上的褐色短裤生色不少。

匹克威克先生在这会议上的演说，还有当场发生的辩论，都记录在该社的会议录上。两者都和其他有名团体的会议情形极其酷肖；我们且把那些记录抄在这里，因为在伟人们的言行记述中寻求相似之处，总是很有趣味的。

“匹克威克先生认为（秘书说），荣誉是人人心目中所宝贵的。诗名是他的朋友史拿格拉斯所重；征服异性的荣誉，对于他的朋友特普曼，也是同等地可贵，而他的朋友文克尔胸中最高的欲望，是在田野、空中和水中的游艺方面获得声名；他（匹克威克先生）呢，不必否认他是受着人类的情欲和人类的感情的影响的，（采声）——还可能是受着人类的弱点的影响——（高呼‘不’）；但是他要说，假使他的胸中居然有自高自大的火苗燃烧起来，那末另一种首先要为人类谋福利的欲望，一定有效地把它扑灭掉。人类的赞美是他的‘韵律’，博爱是他的保险公司。（剧烈的采声）他觉得有点儿骄傲——他坦然承认这一点；让他的仇敌们尽量去说吧——他觉得有点儿骄傲，那是在他把铁特尔拜学说公之于世的时候；这学说也许会闻名，也许不会闻名。（一声‘闻名了’的呼声和热烈的喝采）他不妨接受刚才听到的这位可敬的匹克威克派的话——是闻名了，但是即使这篇论文的名气普及到世界上最偏僻的地方吧，而作为作者的他将要感到的骄傲，假使比起现在、他一生最骄傲的顷刻、他对周围看着的时候所感到的骄傲来，还是算不了什么的。（采声）他不过是一个卑微的人罢了。（不，不。）然而他还是不得不感觉到他们已经选择

了他来负担一件极其光荣、也有点儿危险的工作。旅行是很麻烦的，而马车夫们的头脑是不冷静的。请大家出去看看，仔细看一下周围在演出的话剧吧。公共马车到处有翻车的事，马脱缰，船翻身，汽锅爆炸。（采声——一声‘不是’。）不是吗？（采声）倒要请那位大呼‘不是’的可敬的匹克威克派走上前来谈一谈‘不是’的道理，假使他说得出。（采声）说‘不是’的是谁？（热烈的采声）是不是什么无聊的落魄的人——他不说是负贩之流（高声喝采）——这种人，因为妒忌他（匹克威克先生）的研究所获得的——也许是非份得来的——赞美，并且因为自己的可怜相的敌对企图受到成堆的斥责而伤心痛苦，所见出之于这种卑劣的和诽谤的——

“布辣顿先生（阿尔德该特地方的）起立发言。这位可敬的匹克威克派所说的是不是指他？（‘秩序’，‘主席’，‘是的’，‘不是’，‘说下去’，‘不要说’，等等的叫唤。）

“匹克威克先生是不会被喧嚷堵住嘴巴的。他是指的那位可敬的绅士。（大激动。）

“布辣顿先生说他用最大的轻蔑斥拒这位可敬的绅士的不正当的和非礼的责难（大喝采）。这可敬的绅士是个骗子。（极大的骚乱以及大声叫唤‘主席’和‘秩序’。）

“奥·史拿格拉斯先生起立发言。他大声质问主席。（‘听呀’。）他要请问，难道应该允许本社的两位社员之间这种坍台的争执像这样继续下去吗？（‘听呀’。‘听呀’。）

“主席深信这位可敬的匹克威克派会取消他刚才所使用的那种字眼。

“布辣顿先生虽然对主席怀着一切可能的尊敬，却深信他不

能取消。

“主席感到他的断然的责任是质问这位可敬的绅士，他使用刚才那个脱口而出的字眼，是否按照通常的意味使用的。

“布辣顿先生毫不犹疑地回答说，不是通常的意味——他是按照匹克威克派的意味用这个字眼的。（‘听呀’，‘听呀’。）他理应承认，就个人而言，他对那位可敬的绅士是抱着最高的尊敬和推崇的；他仅仅是从匹克威克派的观点，认为他是一个骗子。（‘听呀’，‘听呀’。）”

“匹克威克先生觉得很满意他的可敬的朋友的这个公正、坦白而充分的解释。他要求立刻谅解他，他自己所说的话的意义，也只希望得到一种匹克威克派的解释而已。（采声。）”

记录到此为止了，而我们完全相信，这场争执既然已经达到这种极其令人满意的、完全可以理解的地步，当然也是到此为止的。关于读者就要看到的下一章，其中所录的事实虽然不是从正式的记录材料摘引的，却是从书信和其他权威的手稿里小心搜集起来的，这些材料十分真实可靠，所以不妨把文章整理成为连贯的形式。

第 二 章

第一天的行程，第一晚的遭遇；及其结果

太阳，这个一切工作的守时的仆役，刚刚升起，开始照亮一千八百二十七年五月十三日的早晨，这时候塞缪尔·匹克威克先生像另一个太阳似的从他的睡眠中醒了过来，推开卧室的窗户，俯瞰外面的世界。他的脚下是高斯维尔街，他的右手是高斯维尔街——他的左手、眼界所及之处也是高斯维尔街；而对面呢，也就是高斯维尔街的对街。“这，”匹克威克先生想，“这就是那些哲学家的狭小的眼界，他们满足于考察放在他们眼前的东西，却不看藏在视线之外的真理。我呢，本来也会满足于永远凝视着高斯维尔街的，甚至都不想努一把力深入那些环绕在四周的乡村。”匹克威克先生发了这一通美妙的感想之后，开始把自己的身子塞进衣服，又把衣服塞进旅行皮箱。伟人们是很少对于服饰过于拘泥的；刮脸、打扮、喝咖啡，很快就完成了：隔了一个钟头，匹克威克先生手里提着皮箱，大衣口袋里放着望远镜，背

心口袋里放着准备记下任何值得一记的发现的笔记簿，走到了圣玛丁广场上的马车停车场。

“马车！”匹克威克先生说。

“你来啦，先生，”一个模样很特别的人叫他，这人穿着麻袋布的上衣和同样料子的围裙，颈子上挂着一个有号码的铜牌子，像是什么被编了目录收藏着的珍奇物品。这是一个饮马的人。“你来啦，先生。哪，就是第一辆车子！”这第一辆车子从他抽过第一袋烟的酒店里叫来之后，匹克威克先生和皮箱就进了车箱。

“到金十字，”匹克威克先生说。

“只是一宝* 的生意经，汤密，”——马车开动的时候，车夫不高兴地叫着说，告诉他的朋友饮马人听。

“这马有几岁口了，我的朋友，”匹克威克先生问，用预备付车钱的一先令银币在鼻子上擦着。

“四十二岁，”车夫回答，斜着眼看看他。

“什么！”匹克威克先生脱口而出地喊了一声，伸手去摸笔记簿。车夫把话重新说了一遍，匹克威克先生紧盯着那人的脸看看，但是他的脸绷得紧紧的，一动不动，所以他把那句话记上了簿子。

“你这马每次要在外面拉多少时候才回去休息？”匹克威克先生问，探求更多的材料。

“两三个星期，”那人回答。

“星期！”匹克威克先生吃惊地说——笔记簿又拿出来了。

“它回家的话，就是住在喷吞维尔，”车夫冷冷地说，“但是

* 就是一先令。

我们很少把它牵回家，因为它很衰弱。”

“因为它衰弱，”大惑不解的匹克威克先生重复他的话说。

“把它从车杠里卸出来的时候，它总是要跌倒在地下，”车夫继续说，“但是套在车子上的时候，我们把它扣得牢牢的，拉得紧紧的，它就不大跌得下去了。而且我们有两只很大很大的轮子，只要它一动，轮子在它后头滚，它就只好向前跑，——不得不跑嘛。”

匹克威克先生把这话的每一个字都记进了笔记簿，打算把它报告给社里，作为一个卓绝的实例，证明马在困难的境遇之下生命力的顽强。记录刚刚完成，他们就已经到了金十字。车夫跳了下来，匹克威克先生钻了出来。已经在焦急地等候着他们的伟大领袖来临的特普曼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和文克尔先生拥上来欢迎他。

“车钱拿去吧，”匹克威克先生说，把那枚先令递给车夫。

这位饱学之士是多么惊讶呢。因为那莫名其妙的家伙竟把钱丢在人行道上，并且用隐喻的字句说要和他（匹克威克先生）较量较量，谁赢了钱就归谁。

“你发疯了，”史拿格拉斯先生说。

“要末是喝醉了，”文克尔先生说。

“或许两者兼而有之，”特普曼先生说。

“来吧，”马车夫说，挥拳顿脚的，像一架钟的机器。“来吧，——你们四个一道来。”

“有好看的了！”半打的街车车夫喊。“动手呀，山姆，”——他们兴高采烈地围拢来。

“什么事呀，山姆？”一位穿了黑色印花布袖套的绅士问。

“什么事！”车夫回答说。“他要我的号头干什么？”

“我没有要你的号头，”吃惊的匹克威克先生说。

“那你记下来干什么？”车夫问。

“我没有记呀，”匹克威克先生愤愤地说。

“谁信得过呢，”马车夫继续说，对看热闹的群众申诉着，——“谁信得过呢？他明明是个告密的，坐上人家的车子，不但记了号头，份外还把他说的话一句一句都记下来，”（匹克威克先生脸上闪出毫光——那是笔记簿的原故呵。）

“他到底记了没有？”另外一个马车夫问。

“他记了，”第一个车夫回答，——“而且故意激得我要打他的时候，他就找了这三个人来做见证。但是我要叫他吃一顿生活，哪怕有六个月我坐的。来吧，”车夫用一种一点也不顾惜自己的私有财产的样子把帽子向地上一摔，于是打掉了匹克威克先生的眼镜，紧接着又是一拳打在匹克威克先生的鼻子上，另一拳打在匹克威克先生的胸口，第三拳打在史拿格拉斯先生的眼睛上，第四拳来了一个变化，打在特普曼先生的腰里，随后跳进马路，随后又回到人行道上，最后就把文克尔先生身上所有的暂存的一点胆量打得烟消火灭；而全部的经过只是几秒钟的工夫。

“警官在哪里？”史拿格拉斯先生说。

“把他们放在水龙头下面冲冲，”一个卖热馅饼的人提议说。

“你们要受到处罚的，”匹克威克先生喘咻咻地说。

“都是些告密的，”群众喊。

“来吧，”那车夫叫，他是一直在不住地磨拳擦掌。

到这时为止，群众是消极的旁观者，但是匹克威克派是些告密人的消息在他们中间传开之后，他们开始非常活跃地讨论把那

热心的卖饼人的提议付之实行是否妥当了：要不是一个新来的人居中调停，使这场骚扰出乎意外地告一结束的话，他们会做出什么侵犯人身的行动，那可就难说了。

“什么花头？”一个高高瘦瘦的、穿一件绿色上衣的青年人说，他从停车场那里突然走了出来。

“一些告密的！”群众又喊。

“我们不是，”匹克威克先生吼叫说，那种声调在任何平心静气的人听来都是具有说服力的。

“到底是不是——到底？”青年人对匹克威克先生说，一面毫无顾忌地用手肘推开那些挤在那里的人的脸孔夺路前进。

那位学者匆匆用几句话说明了事情的真相。

“那末跟我来，”穿绿色上衣的那人说，用力拖着匹克威克先生跟在他后面，一路不停地讲下去。“喂，九百二十四号，把车钱拿去，走你的道儿——可尊敬的老爷——我很熟识——别胡说啦——这儿走，先生——你的朋友哪？——完全是误会，我知道，——不用介意——意外是不免的——秩序最好的家庭——不用丧气——倒运呗——拉起他来——劝他想透彻些——够味儿的——该死的流氓们。”这位陌生人就这样滔滔不绝地而且很流利地讲着这种断断续续的不成句法的话，在前面领路走到旅客候车室，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信徒们紧跟在他背后。

“喂，堂倌！”陌生人一面狠狠地打铃，一面叫唤，“每人一杯——靛水白兰地，要烫，要浓，要甜，要满，——先生，你伤了眼？堂倌，拿生牛排给这位老爷医眼——生牛排医皮肉伤再好没有啦；冰冷的路灯杆儿很好，可是不方便——成半个钟点地站在大街上，眼贴着路灯杆儿，这怪别扭的——嘛——妙啊——

哈！哈！”紧接着这些之后，他连喘一口气的停顿也不要，就一口吞下了整整半品脱热气腾腾的露水白兰地，于是一屁股坐到一张椅子上靠着，那种轻松惬意的样子，就像什么不平常的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匹克威克先生在他的三位同伴忙着向新相识表示谢意的时候，得空观察了一下他的服装和外貌。

他近于中等身材，但是由于身体瘦削腿长，使他显得高了许多。那件绿色上衣，在流行燕尾服的时候是一件讲究的礼服，但是显然当时是比这位陌生人矮小得多的人穿的，因为那两只污黑的、褪了色的袖子，几乎够不到他的手腕。他把这件上衣从下到上地扣得结结实实，一直扣到下巴，绷得那么紧，大有裂开背缝的危险；他的颈子里看不见衬衫领子，只围着一条旧的阔领带。他的狭小的黑色裤子上，到处露出发光的补钉，说明了它服务的时间之长；裤管紧紧扎在一双打过补钉的鞋子上，好像要想掩饰那肮脏的白袜子，然而袜子还是清清楚楚地看得见。长长的黑头发蓬乱地逸出在高统的旧呢帽下面的两边；从手套统子和上衣袖口之间，可以看到他的光光的手腕。他的脸孔瘦削而憔悴；但是整个人洋溢着一种形容不出的神气——洋洋得意的厚颜无耻和充分的泰然自若。

这样的人就是匹克威克先生透过眼镜（他很幸运地重获了他的眼镜）所凝视着的人，也就是在他的朋友们说尽了感激的话之后，于是他自己接上去用文雅的辞句对他刚才的援助致以最热情的谢意的人。

“不用介意，”陌生人很唐突地打断匹克威克先生的话，“够

啦——不用再说啦；那车夫好样儿的——拳头打得挺好；可如果我是你那穿绿上装的朋友——活该——揍他的脑袋瓜子——不含糊——只要出口大气的工夫儿，——还有那卖饼的，——不吹牛。”

洛彻斯特驿车的车夫进来打断了这番有条有理的演说，他宣布说，“海军司令号”马上就要开了。

“海军司令号！”陌生人说，连忙起身。“是我的车——已经订了座——外边儿的——让你们会钞罗——要换个五块头的——坏银子——假的——没有用——不行——喂？”他极其狡猾地摇摇头。

碰巧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三位同伴决定的第一个歇脚地点也是洛彻斯特；他们对这位新相识说明了他们也是要到相同的城市去之后，大家就同意了去坐马车背后的座位，这样可以坐到一起。

“上呀，”陌生人说，帮助匹克威克先生登上车顶，但是拉得这样卤莽，以致大大地损害了这位绅士的举止的庄严。

“有行李吗，先生？”车夫问。

“谁——我？就这棕色纸包儿，就这一样儿，别的行李走的水路——大箱子，钉了钉子——大得像屋子——重，重，重得要死，”陌生人回答，一面把棕色纸包尽量向口袋里塞，这就显出一些非常可疑的迹象，好像里面只有一件衬衫和一条手绢。

“脑袋，脑袋，当心脑袋瓜子，”马车开出低低的拱门——在那个时代停车场的入口处是这样的——时，多话的陌生人喊。“可怕的地方——危险的工作——有一天——五个小孩儿——

母亲——高个儿的女人，吃着夹肉面包——忘了拱门——跼蹐——好家伙——小孩儿们回头一看——妈的脑袋没有啦——夹肉面包还在她手里——可没有嘴巴好塞啦——一个家庭的脑袋没有啦——吓死人，吓死人。在看白厦吗，先生，——好地方儿——小窗户儿——那儿有另外的人的脑袋搬家呐，对吗，先生？——他也是没有多留点儿神啊——噯，先生，噯？”

“我正在沉思，”匹克威克先生说，“在想着人事的变幻无常。”

“唉！可不是——头一天打王宫的大门进去，第二天打窗户里出来。是哲学家吗，先生？”

“人性的观察者，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

“啊！我也是。人们在没有什么可做而且更没有什么可得的时候，大多数都是这样儿的。诗人吧，先生？”

“我的朋友史拿格拉斯先生，有强烈的诗人气，”匹克威克先生说。

“我也有呐，”陌生人说。“史诗——一万行——七月革命——当场做出来的——白天是马斯*，夜里是阿波罗**，——野战炮砰砰，七弦琴锵锵。”

“你亲身参与过那种壮烈的场面吗，先生？”史拿格拉斯说。

“亲身！当然是罗***；拿着枪开火——心里一个意象也在冒

* 马斯，罗马神话中的战神。

** 阿波罗，希腊神话中的音乐、诗歌、太阳等之神。

*** 这是金格尔先生的想像富有预言力的明证：这段对话是一八二七年的事，而革命是在一八三〇年。——原注。

火——赶忙跑上酒馆——写下了意象——再回来开火——嘶，砰——又是一个意象——又到酒馆里——笔呀墨水呀——再回来——杀呀砍呀——高贵的时代，先生。游猎家吧，先生？”突兀地掉转头对文克尔先生说。

“不敢当，先生，”那位绅士回答。

“好玩意，先生——好玩意。——狗呢，先生？”

“暂时还没有，”文克尔先生说。

“啊！你应该养狗呀——好畜生呵——机伶的动物——我从前有只狗——细毛猎狗——惊人的本能——有一天出去打猎——进围场的时候——打了唿哨——狗站住不动——又打唿哨——庞托——不中用：木头似的——喊它——庞托，庞托——动也不动——钉在地上似的——眼睛盯着一块牌子——我一抬头，看见一块告示牌——‘猎场看守人奉命，凡进入本围场之狗，一概打死’——去不得嘛——了不得的狗呵——可贵的狗呵——非常之可贵呵。”

“真是独一无二的事情，”匹克威克先生说。“允许我记下来吗？”*

“当然罗，先生，当然——这条畜生的趣事还有百十来件哪。——漂亮的姑娘呵，先生，”（这是对屈来西·特普曼先生说

* 虽然我们发现这件事是作为“独一无二的”事情被记在匹克威克先生的笔记簿上，我们却忍不住对这位饱学的权威要卑微地表示我们不敢苟同。这陌生人讲的故事，比起耶赛先生的《搜奇集》里某些故事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在他所记述的那些狗的面前，庞托是完全不足道的了。——原注。

的，他对马路旁边的一个年轻女子丢了各种各样的非匹克威克派的眼风。)

“非常漂亮!”特普曼先生说。

“英格兰姑娘没有西班牙女郎漂亮——高贵的东西——黑玉似的头发——黑眼珠——可爱的身段——甜蜜的东西——漂亮。”

“你到过西班牙吗，先生?”特普曼先生说。

“在那儿住过——几百年。”

“许多韵事吧，先生?”特普曼先生问。

“韵事!几千。伯拉乐·菲兹及格老爷——大公爵——独养女儿——克里斯丁娜小姐——绝色佳人——爱我爱得神魂颠倒——猜忌的父亲——品性高尚的女儿——漂亮的英国男子——克里斯丁娜小姐绝望啦——吃了氢氰酸——我皮箱里有洗胃器——动手术急救——老伯拉乐高兴死啦——同意我们结合——握手讲和，泪如泉涌——浪漫的故事呵——非常之浪漫。”

“这位女士现在在英国吗，先生?”特普曼先生问，关于她的动人之处的描写已经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印象。

“死啦，先生——死啦，”陌生人说，掏出一小块碎布——一条很旧的白麻纱手绢擦擦右眼。“没有能够恢复——伤了体质——成了牺牲。”

“她的父亲呢?”富于诗意的史拿格拉斯问。

“又悔恨又悲苦，”陌生人回答。“突然失了踪——闹的满城风雨——到处寻找——白费——广场上的喷泉忽然不喷啦——几礼拜一晃就过去啦——还是堵着——雇了工人去通——抽掉

了水——发现了丈人，头向前塞在大水管里，右脚靴子里藏了一份自白书——把他拉了出来，喷泉也就又喷起来，跟往常一个样儿啦。”

“允许我把这小小的罗曼司记下来吗，先生？”大为感动的史拿格拉斯先生说。

“当然罗，先生，当然——只要你高兴听，还有五十个哪——我的生活很奇怪——相当奇妙的历史——不是不平凡，只是少有。”

这位陌生人用这种口气这么一直谈着，当驿车停下来换马的时候就偶尔弄一杯啤酒作为插曲；马车开到洛彻斯特桥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两位的笔记簿都记满了他的奇遇的精萃了。

“堂皇的废墟哟！”他们远远看见洛彻斯特的出色古堡的时候，奥古斯多斯·史拿格拉斯先生用他所特有的全部的诗意的热情说。

“对于一个博古家，这是多好的研究材料呵，”这是匹克威克先生把望远镜罩在眼睛上之后所说的话。

“啊！好地方儿，”陌生人说，“辉煌的大建筑群——皱着眉头的墙壁——像要倒下来的拱顶——黑漆漆的墙角落——破破烂烂的楼梯——还有古老的大教堂——泥土味儿——香客的脚步磨损了古老的台阶——萨克逊式的小门——忏悔室就像戏院子的售票房——那些僧侣就是古怪的顾客。教皇们，财政大臣们，和各种各样的老家伙们，生着一副大红脸儿，起伏不平的鼻

子，每天出现——还有软皮短上衣——火枪——沙可法古*——好地方儿——还有古老的传说——奇异的故事：真棒；”陌生人继续这样自言自语，直到马车开进大街，停在牡牛饭店门口。

“你在这里歇吗，先生？”那生聂尔·文克尔先生问。

“这儿吗——我不——可你们倒是在这儿好——好房间——精致的床铺。赖依特饭店之外的第二家，贵——非常之贵——叫一叫侍者就要你半克朗**——如果你在朋友家吃，不在咖啡间吃，就要你更多的钱——好家伙——非常之好。”

文克尔先生对匹克威克先生叽咕了几句；匹克威克先生对史拿格拉斯先生耳语，史拿格拉斯先生又向特普曼先生耳语，并且大家互相点点头。于是匹克威克先生对陌生人说话了。

“今天早上你先生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他说；“为了聊表谢忱，我们想请你来吃饭，你能够赏光吗？”

“荣幸得很罗——我不敢点菜，可是烤鸡和香菌哪——好东西嘛！什么时候儿？”

“让我看一看，”匹克威克先生回答，看看表。“现在快三点了。五点好不好？”

“刚好合我的意，”陌生人回答，“准五点——回头见——保

* 沙可法古，一种石棺。欧洲传说，古希腊人用一种特殊的石头造成棺材，尸体入棺后几个星期就被石头吃掉，因此称这种石头为沙可法古（食肉石）。后来“沙可法古”一辞一般指一种带有雕刻的石棺。

** 克朗：旧时英国货币，约值五先令。

重吧；”陌生人把高统帽子从头上举起一两吋，又随随便便地戴回头上，歪在一边，于是匆匆地走出院子，走上大街，棕色纸包一半塞在口袋里一半露在外面。

“显然是到过许多国家的旅行家，并且是对于人和事有细致的观察的人，”匹克威克先生说。

“我很想读一读他的诗，”史拿格拉斯先生说。

“我要是见过那条狗多好，”文克尔先生说。

特普曼先生没有说话；但是他想到克里斯丁娜小姐、洗胃器和喷泉；他的眼睛里充满了眼泪。

订了一间单用的起坐间，看了卧室，叫了菜，大家步行出去观光这个城市和邻近的地方。

我们把匹克威克先生所写的关于史特劳德、洛彻斯特、查特姆和布隆顿这四个市镇的记载仔细阅读之后，发现不出他对它们的印象跟到过这些地方的别人有什么重大的不同之处。他的概括的描写是很容易摘录出来的。

“这些市镇的主要产物，”匹克威克先生说，“好像是兵士，水手，犹太人，白垩，小虾*，官吏和造船厂的人。在热闹街道上出卖的商品，主要是船舶用具、甜面包干、苹果、比目鱼和牡蛎。街上显得活跃而有生气，主要是由于军人们的饮酒作乐所致。看见这些英勇的男子由于过多的火气和火酒两者的作用而在街上蹒跚，那对于一个宅心仁厚的人真是愉快；而且，跟着他们走，和他们打趣，是本地的孩子们的便宜而天真的娱乐，我们回想到这一点，是尤其觉得愉快的。无论什么（匹克威克先生又说）都

* 小虾 (Shrimps)：又作侏儒解。

扫不了他们的兴。就在我到这里的前一天，他们中间有一个曾经在一个酒店里受了极其粗暴的侮辱。酒吧间侍女坚决地拒绝再给他添酒；因此之故，他拔出了刺刀（不过是开玩笑地）刺伤了女孩子的肩头。然而第二天早晨这位好汉还是到酒店里去，并且是最先到的，这表示他是欣然地不以为意的，他已经忘怀了发生过的事！

“在这些市镇里（匹克威克先生继续说）烟草的消耗一定很大；弥漫在街上的气味，对于特别喜欢吸烟的人一定是非常中意的。一个肤浅的观察家也许要反对这些镇市的污秽——那是它们的主要特征；但是在那些把这看作商业繁荣的征象的人看来，正是令人满意的。”

准五点，陌生人来了，随后很快地饭也来了。他已经丢开了棕色纸包，但是没有换服装；并且更加——假使还有这可能的话——议论风生了。

“那是什么？”侍者揭开一道菜的时候他问。

“箸鲮鱼，先生。”

“箸鲮鱼——啊！——好鱼——都是伦敦来的呐——公共马车公司的东家们举行政治宴会——整马车地载——几十篓子——这些人真机伶。喝一杯吗，先生？”

“奉陪，”匹克威克先生说——于是陌生人喝起酒来；先是和他干一杯，然后和史拿格拉斯先生，然后和特普曼先生，然后和文克尔先生，然后和大家，喝得几乎和他讲得一样迅速。

“楼梯上出什么乱子啦，侍者，”陌生人说。“一些人影儿上去——木匠们下来——灯笼、玻璃杯、竖琴。在干些什么？”

“跳舞会，先生，”侍者说。

“集会性质—— 噯？”

“不是，先生，不是集会，先生。慈善性质的跳舞会，先生。”

“这个城市的许多漂亮女人你知道吗，先生？”特普曼先生津津有味地问。

“漂亮哪—— 妙哪。肯特州*，先生—— 肯特人人知道—— 苹果、樱桃、忽布果子和娘儿们。喝一杯吗，先生？”

“很愿意奉陪，”特普曼先生回答说。陌生人斟了酒，干了杯。

“我倒是非常想去，”特普曼先生重新提起跳舞会，说，“非常想。”

“门票在酒吧间卖，先生，”侍者插嘴说，“一张票半个基尼**，先生。”

特普曼先生又表示了一次渴望参加的意思；但是从史拿格拉斯先生的暧昧的眼光或是匹克威克先生的心不在焉的凝视里都没有得到反响；于是他就专心地抱着很大的兴趣去对付红葡萄酒和刚刚拿到桌上的尾食***。侍者退出了，留下食客们去享受饭后的舒服的时间。

“劳驾，先生，”陌生人说，“瓶子摆着不动—— 传递吧—— 太阳的路线—— 通过钮孔—— 别拉下脚后跟皮儿，****”他干了两分钟之前斟满的杯子；又斟上一杯，带着一副惯于此道的人的

* 肯特州系英格兰东南的一州。

** 基尼：旧时英国货币，约值二十一先令。

*** 尾食：西餐吃到最后的时候拿上来的点心水果。

**** 太阳的路线即轮流；通过钮孔即倒进嘴巴；别拉下脚后跟皮儿即不要留下剩酒。

神气。

酒喝完了，又添了酒。客人讲着，匹克威克派们听着。特普曼先生越来越渴慕跳舞会。匹克威克先生脸上闪耀着博爱众生的表情；文克尔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睡得人事不省。

“他们在楼上搞起来了，”陌生人说——“你听乐队——四弦琴在调音——现在是竖琴——现在跳开了。”传下楼来的各种音响宣布了第一场四组舞的开始。

“我多想去呵，”特普曼先生又说。

“我也想，”陌生人说，——“该死的行李——笨重的船——没有赴会的衣服——别扭，是吗？”

兼爱正是匹克威克派理论的主要特色之一，而且特普曼先生对待这样一个高贵的信条的热忱是谁也比不上的。关于这位优秀人物指引施舍的对象到别的会友们家里去讨旧衣服和救济金的事，通讯部的记录上所载的次数简直惊人。

“我倒是很愿意借给你一套出客的衣服，”屈来西·特普曼先生说，“但是你瘦了一点，而我——”

“胖了一点——长大了的拜克斯*——摘了叶子——爬下了酒桶，穿了粗绒布，暖？——不是蒸馏了两次，倒是搅拌得起了两倍的泡沫——哈！哈！——递酒来。”

究竟特普曼先生是因为叫他递酒——陌生人喝酒喝得那么快——的时候那种专断的声调使他有点愤慨呢；还是因为把匹克威克社的一位重要的社员可耻地比做跌下宝座的拜克斯，使他

* 拜克斯：酒神，戴葡萄叶作的花冠，以酒桶为宝座。这里是说特普曼像跌下宝座、失去花冠、穿了平常服装、发了胖的酒神。

很正当地感到受了侮辱呢，这还不能完全确定。他递了酒，干咳了两次，带着严肃的紧张对客人盯了几秒钟；然而这位先生显得十分泰然，而且在他的探索的眼光之下十分镇静，所以他逐渐平了气，又提起跳舞会来。

“我倒想到，先生，”他说，“虽然我的衣服太大了，我的朋友文克尔先生的衣服也许能合你的身。”

陌生人用他的眼睛打量了一下文克尔先生的身材，这双眼睛里就闪出了满意的亮光，于是他说——“巧极啦！”

特普曼先生四面看看。对史拿格拉斯先生和文克尔先生起了催眠作用的酒，已经偷偷地蒙蔽了匹克威克先生的知觉。这位绅士已经逐步地经历了作为饱餐及其后果所产生的昏睡状态的种种先行阶段。他已经发生过那种正常的变化——从欢乐的顶点到不幸的深渊，又从不幸的深渊到欢乐的顶点。像街上的一盏煤气灯似的，管子里冒着气，暂时发出一阵不自然的光辉；然后暗了下去，几乎看不见了；隔了一会，又发出光来照耀一下，随后带着一种犹疑的、逡巡的微光闪烁着，终于完全熄掉：他的头低垂在胸口；于是，可见听到这位伟人的存在的仅有的征候就是一种不断的鼾声，其中还时而带一声局部的哽咽。

参加舞会和一见肯特州的美人，对于特普曼先生是强有力的引诱。带那位客人一道去，对于他也有同样大的引诱力。他完全不熟悉这个地方以及这里的居民；而那位陌生人却似乎对这两者都具有那么多的知识，就像他是从小生长在这里的。文克尔先生已经睡着了，而特普曼先生根据过去类似的经验，充分知道他一醒过来就会按照很自然的规律昏头昏脑地爬上床去的。他在犹疑不决。“你自个儿斟上，再把酒递过来吧，”不屈不挠的客人说。

特普曼先生照他的话做了，这追加的最后一杯兴奋剂使他决定了。

“文克尔的卧室在我的里间，”特普曼先生说；“假使我现在喊醒他对他说明我的意思，他是不能理解的；但是我知道他有一套礼服，在一只毡呢旅行包里；假使你穿了去赴舞会，回来就脱下来，我就可以放回原处，根本用不着麻烦他了。”

“妙，”陌生人说，“妙计——只怪碰着这么个别扭事儿——十四件上装都在那些捆扎好的箱子里，却不得不穿别人的衣服——非常之好的主意，那是——非常之好。”

“我们该买票了，”特普曼先生说。

“犯不着为这件小事兑开基尼了，”陌生人说，“猜字幕来决定谁会东吧——我说，你旋——第一次——女人——女人——迷人的女人，”金币落了下来，“龙”（女人是对“龙”的恭维说法）朝上。

特普曼先生按铃召来了侍者，买了票，吩咐点上了卧室的蜡烛。一刻钟之内，陌生人已经用那生聂尔·文克尔先生的一套礼服打扮齐全了。

“是一件簇新的上衣，”特普曼先生说，这时陌生人正在很满意地对着穿衣镜打量自己。“是第一件钉着我们社徽的钮子的衣服，”——于是他叫他的同伴注意那镀金的大钮子，在中央有一个匹克威克先生的半身像，两边各有“P. C.”两个字。

“P. C.”陌生人说——“古怪的装饰——老家伙的像，还有 P. C. ——P. C. 是什么意思——‘特别的上衣’吗，噯？”

特普曼先生带着勃然的愤慨和很大的自傲，解释了这徽章的奥妙。^{*}

“腰身短了点儿，是吗？”陌生人说，团团地转着，为了从镜子里看一看腰带上的钮子——它们是在他的后背的半中间。“就像邮差穿的号衣咧——邮差那种上装真滑稽——包工承办的——不量尺寸——神秘的天意——所有的矮个儿都穿长衣服——所有高个儿都穿短的。”特普曼先生的新同伴一面这样高谈阔论着，一面整理好了他的衣服——或者不如说文克尔先生的衣服；于是由特普曼先生陪着，走上了到舞厅去的楼梯。

“贵姓呀，先生？”门口的仆人说。特普曼先生正要跨上前去通报自己的姓名，陌生人阻止了他。

“不要报什么姓名，”——然后他向特普曼先生耳语说，“姓名要不得——不出名呵——原本是很好的姓名，不过却不是鼎鼎大名的——对于一个小圈子是顶括括的名字，可是在公共集会里出不了锋头——匿名反倒好——伦敦来的老爷们——显贵的外宾——等类。”仆役推开了门；特普曼先生和陌生人进了舞厅。

这是一间很长的房间，放着大红套子的长椅，挂着插蜡烛的玻璃的枝形灯架。乐师们另外集中在一处比舞池高出来的凹洞里，舞池里有两三组跳舞的人正在有规律地跳着四组舞。邻近的牌室里有两桌牌局，是两对老太太和两对胖绅士，在打“惠斯

^{*} P. C. 是“匹克威克社”的缩写。但是英文“特别的上衣”的缩写也是 P. C。

特”*。

舞曲的最后节奏完了，跳舞的人们在房间里散步，特普曼先生和他的同伴在一个角落里坐下来，观察在场的人。

“漂亮的女人们呵，”特普曼先生说。

“且慢，”陌生人说，“待一会儿才有味儿哪——贵人们还没有来——奇怪的地方儿嘛——‘造船厂的人’中间，身份高的不认得身份低的——身份低些的‘造船厂的人’，不认得社会上的中等阶级——中等阶级不认得生意人——部长不认得任何人。”

“那个淡色头发、粉红眼睛、穿着奇异装束的小孩子是谁？”特普曼先生问。

“嘘，你真是——什么粉红眼睛——奇异装束——小孩子——胡说八道——九十七联队的旗手——威尔麦特·史耐普大人呗——名门大族——史耐普家族——非常之——”

“托马斯·克勒伯爵士，克勒伯夫人，克勒伯小姐们！”守在门口的仆人用高亢的声音喊。整个房间起了一阵大激动，因为进来了一位穿了钉着亮晶晶的钮子的蓝色上衣的高大绅士，一位穿蓝缎子的大块头太太，和两位也是那样块头的小姐，穿的也是那样颜色的时髦服装。

“部长——造船厂的首长——大人物——大的了不得的人物，”慈善委员会把托马斯·克勒伯爵士和他的家庭招待到房间的最里面的一头去的时候，陌生人凑近特普曼先生的耳朵低低地说。威尔麦特·史耐普大人和其他的显贵随即拥上去对克勒伯小姐们致敬意；而托马斯·克勒伯爵士呢，笔直地挺立在那里，

* “惠斯特”：四人玩的一种牌戏。

从他的黑色领带上威严地看着集合着的众人。

“史密西先生，史密西太太，和史密西小姐们，”这是其次的通报。

“史密西先生是什么人？”特普曼先生问。

“造船厂的什么官儿，”陌生人回答。史密西先生恭恭敬敬地对托马斯·克勒伯爵士鞠了躬；托马斯爵士故作谦逊地受了礼。克勒伯夫人通过望远镜对史密西太太和小姐打量一番，而史密西太太呢，就反过来对某某太太盯一眼，这位太太的丈夫根本不是在造船厂做事的。

“布尔德尔陆军上校，布尔德尔上校夫人，布尔德尔小姐，”——这些是其次的来宾。

“驻屯军的首长，”陌生人回答特普曼先生的探问的眼光说。

布尔德尔小姐受到克勒伯小姐们的热烈欢迎；布尔德尔上校夫人和克勒伯夫人之间的寒暄是一种极其热情的寒暄；布尔德尔上校和托马斯·克勒伯爵士相互地递了鼻烟壶，他们的样子很像一对亚历山大·赛尔科克——“他们眼光所及的范围之内的君王。”

当本地的贵族们——姓布尔德尔的，姓克勒伯的，姓史耐普的——在房间的上席那一头这样维护着他们的尊严的时候，其他阶级的人就在房间的另一头学他们的榜样。九十七联队的一些比较不显贵的军官对造船厂的一些比较不重要的官吏们的家属献着殷勤。律师们的妻子和酒商的妻子领导了另一阶层（糟坊主人的妻子拜访布尔德尔家族去了）；还有汤林孙太太，开邮政局

的*，似乎根据双方的同意做了生意人的一群的领导者。

当时一位在他自己的圈子里最活跃的人物，是一个小胖子，头上一圈直竖的黑头发，中间一片广大的光秃秃的平原——这是史伦谟医生，九十七联队的军医。这位医生跟每个人都一道吸鼻烟，跟每个人都交谈，他笑乐、跳舞、打趣、打惠斯特，无所不为，也无处不到。这些事情已经可以算得花样繁多了，可是这位小小的医生却还有一件比什么都更重要的事情——孜孜不倦地对一位小小的老寡妇献着极其坚持而热烈的殷勤。这位寡妇的华丽的衣服和许许多多的饰物，说明了她对于一个有限的收入是极其可羨的补助。

特普曼先生和他的同伴，四只眼睛都对那医生和寡妇盯了好一会儿，于是陌生人打破了沉默。

“有钱得很——老女人——目中无人的医生——这主意不坏——逗个乐，”这些是他嘴里说出来的可以领悟的字句。特普曼先生用探询的眼光看看他的脸。

“我要和那寡妇跳舞，”陌生人说。

“她是什么人？”特普曼先生问。

“不知道——平生没有见过她——我来撵掉那医生——马上动手。”陌生人随即走到房间的那一边，靠在一只壁炉架上，开始用一种尊敬而忧郁的恋慕神情盯着那老妇人的胖脸。特普曼先生无言的惊讶中旁观着。陌生人进展得很快；小小的医生和另一位女士跳舞去了——寡妇的扇子落在地上；陌生人拾了起来，

* 在英国当时，似乎小地方的邮局都是附设在旅馆里，并且由人民自办的，即所谓“商办”。

送了上去——一个微笑——一个鞠躬——一个屈膝礼——几句谈话。陌生人勇敢地走到司仪那里，又和他一起回来；一点儿介绍的手势；陌生人就和布及尔太太参加了四组舞了。

这简捷的过程固然使特普曼先生大为惊讶，然而医生的惊慌还要大得无限。陌生人是年轻的，寡妇被奉承上了。医生献殷勤但是寡妇不理睬；而医生的愤慨对于他的泰然自若的敌手也是毫无作用。史伦谟医生慌得目瞪口呆了。他，九十七联队的史伦谟医生，顷刻之间就被一个人压倒了，而这人是从来没有谁见过的，并且就是现在也没有谁知道他！史伦谟医生——九十七联队的史伦谟医生，被抛弃了！不可能的！不能够是这样的！然而是的；他们明明是在那里。什么！介绍他的朋友！能相信他的眼睛吗！他又看看，不得不悲苦地承认他的视觉器官的准确性；布及尔太太正和屈来西·特普曼先生跳舞，这是没有错误的事实。明明是那寡妇正在他面前跳舞，她跳到这里，跳到那里，而且特别有劲哪；特普曼先生也在跳来跳去，脸上带着最庄严的表情，他（像许多人一样）在跳舞的时候显出一种神气，仿佛觉得四组舞可不是什么可以闹着玩的东西，而是一种对感情的严肃考炼、需要用不屈不挠的坚定来应付的。

医生沉默而忍耐地忍受了这一切，还有随后的一切端茶、斟酒、递饼干、献媚；但是后来陌生人出去送布及尔太太上她的马车了，他等了几秒钟也就迅速地冲出了房间，那勉强压制到现在的全部愤慨就从脸上各处冒了出来，而且激动得浑身是汗。

陌生人正走回来，特普曼先生跟在他旁边。他低声说着什么，还笑。医生简直想要他的命。他在得意哪。他胜利了。

“先生！”医生用庄严的声调说，递上一张名片，退到过道的

一个角落里，“我叫史伦谟，史伦谟医生，先生——九十七联队——查特姆营房——我的名片，先生，我的名片。”他还打算再说些什么，但是他的愤慨哽住了他的喉咙。

“啊！”陌生人回答，冷冷地，“史伦谟——多谢罗——客气得很——我现在不害病，史伦谟——等我生病的时候——拜访你。”

“你——你是一个装样的人，先生，”暴怒的医生喘息地说，“一个胆小鬼——一个懦夫——一个撒谎的骗子——一个——一个——什么也不会使你把名片给我的，先生。”

“噢，我说呀，”陌生人说，侧着身子，“这儿的混合饮料太浓——慷慨的东家——太笨啦——非常之笨——柠檬水好得多——闷热的房间——上年纪的老人家——明儿早晨可要受罪啦——残酷——残酷；”于是继续走了一两步。

“你是宿在这旅馆里的吧，先生，”愤激的小胖子说；“你现在醉了，先生；明天早上你听我的信吧，先生。我会把你找出来的，先生；我会把你找出来的。”

“我本来是要出来的，你去找吧，”^{*}不动声色的陌生人回答。

史伦谟医生脸上显出一种说不出的凶恶相，忽然把帽子向

^{*} 上句医生所说的是：“I shall find you out”原意是“我会找到你的”，但此句又可解作“我将发现你已出外”，所以对方据而回答：“Rather you found me out than found me at home”（只能发现我已出外，不能发现我在家）也就是“你找不到我”。因为无法可以译得圆满，不得已略加更改，存其故意曲解对方、支吾其词的语态。

头上一揪；陌生人和特普曼先生上楼到后一位的卧室里，去把借来的羽毛* 还给一无所知的文克尔。

那位绅士睡得正熟；衣服很快放回了原处。陌生人十分兴高采烈；特普曼先生呢，被葡萄酒、混合饮料、灯光和女人们弄得神魂颠倒了，觉得整个的事情是个绝妙的笑料。新朋友告别了；他为了找出预备把头伸进去的睡帽口而费了一点儿手脚之后，并且也因为拚命要戴上睡帽而终于打翻了蜡烛台之后，经过一串繁复的手续上了床，很快就安然入睡了。

第二天早上刚刚打了七点钟，匹克威克先生的博学的头脑就被卧室门上的响亮的敲击声从睡眠使之陷入的无意识状态中唤醒了。

“是谁呀？”匹克威克先生从床上翻身坐了起来说。

“擦靴子的，先生。”

“你干什么？”

“对不起，请问和你们一道的一位穿鲜艳的蓝色礼服、带一只有 P. C. 两个字的镀金钮子的，是哪一位？”

“大概是送出去刷的吧，”匹克威克先生想，大概这人忘记是谁的衣服了——“文克尔先生，”他说，“过去第二个房间，右手的。”

“谢谢你，先生，”擦靴子的仆人说，走开了。

“什么事呀？”特普曼先生房门上的大声敲击把他从健忘的安眠中惊醒的时候，他叫唤说。

“我可以和文克尔先生说句话吗？”擦靴子的仆人在外面回

* 指衣服。这个成语是根据乌鸦借孔雀羽毛的寓言而来的。

答。

“文克尔——文克尔，”特普曼先生对里面房间大声地叫唤。

“哈罗！”从被子下面发出的微弱的声音回答。

“有人找你——在门口——”屈来西·特普曼先生勉强说了这些字句之后，转过去又睡得人事不知了。

“找我！”文克尔先生说，急忙跳下床，马马虎虎地穿上了衣服。“找我！在这种偏僻地方——究竟谁会来找我呀！”

“一位绅士在咖啡间里等着呢，先生，”文克尔先生开了房门碰到擦靴子的仆人的时候，仆人说：“他说他不耽搁你的工夫，但是他非见你不可。”

“古怪得很！”文克尔先生说：“我马上下来。”

他匆匆用一件旅行披巾和一件便袍把自己包起来，走下楼梯。一个老妇人和两个侍者正在收拾咖啡间，一个穿着简便制服的军官正向窗外看着。文克尔先生进去的时候，他转过身来，把头硬倔倔地一点。他吩咐仆人们退出之后，很细心地关上了门，于是说，“是文克尔先生吧，我想？”

“我正是文克尔，先生。”

“你不会感到意外吧，先生，我要通知你，今天早上我到这里拜访是为了我的朋友，九十七联队的史伦谟医生。”

“史伦谟医生！”文克尔先生说。

“史伦谟医生。他叫我转达他的意见，你在昨天夜里的行为不是任何绅士所能忍受的；也不是（他又说）任何绅士能够对别的绅士做得出来的”。

文克尔先生的惊讶是如此之真实和明显，史伦谟医生的朋友看得明明白白；所以他继续说——“我的朋友，史伦谟医生叫

我说，他坚决相信你昨天夜里是喝醉了酒，可能不知道你对于别人的侮辱是到了何等的程度。他委托我说，假使你认为这是你的行为的一种辩解的说，他同意接受你的书面的道歉，根据我的口授、由你亲笔写下来。”

“书面的道歉！”文克尔先生重复他的话说，是可能有的惊讶声调中最强调的声音。

“当然你知道两者之间的抉择的，”来访者说，冷冷地。

“你是受了委托把这个信息指名指姓带给我的吗？”文克尔先生问，他的脑子被这一场突兀的谈话弄得一团糟了。

“我并没有在场，”来访者回答，“因为你坚决拒绝把你的名片给史伦谟医生，所以那位绅士就叫我替他找出穿一件很不平常的上衣的人——那是一件鲜蓝色的礼服，有一颗镀金钮子，上面有一个半身像，和‘P. C.’两个字。”

文克尔先生听到这样详细地描写他的衣服，真正是惊讶得不知所措了。史伦谟医生的朋友继续说：

“根据在账房那里的探问，才知道那件上衣的所有者是昨天下午和三位绅士同到这里的。我连忙叫人去问被认为大约是你们中的领袖的那位绅士；而他立刻叫我来找你。”

假使洛彻斯特堡垒的主塔突然从基础上走出来，站到咖啡间的窗户对面，这事使文克尔先生发生的惊讶，要是比起他听了这些话之后的深刻的惊骇来，简直还算不得什么的。他的第一个感想是他的上衣被人偷去了。“你能够等一会儿吗？”他说。

“当然，”那位不受欢迎的来客回答。

文克尔先生急忙跑上楼梯，用颤抖的手打开了旅行袋。上衣是在老地方，但是在仔细察看之下，有昨天夜里曾经被人穿过的

明显的痕迹。

“一定是这样的，”文克尔先生说，让衣服从手里落下。“饭后我喝了太多的酒，很模糊地记得后来曾经在街上散步，抽着雪茄。事实是我喝得太醉了；——一定是换了衣服——去了什么地方——得罪了什么人——毫无疑问的；而这信息就是那件事情的可怕的后果。”文克尔先生说着这些，回头向咖啡间走去，抱着悲惨而庄严的决心，打算接受好斗的史伦谟医生的挑战，承受可能发生的最坏的后果。

由于种种的考虑，文克尔先生作出了这个决定；第一是他在匹社的名誉。他向来被推崇为在一切娱乐和技艺方面的崇高的权威者，无论是进攻的，防御的，或是无所谓的；假使他在这第一个实地试验的机会上就退缩起来，而且当着他的领袖的面退缩起来的话，他的声名和地位就要永远消失了。何况，他记得常常听到这类事情的门外汉的猜测之辞，说是由于副手们之间的谅解的安排，手枪是极少真正上了子弹的；再者，他想到，假使他叫史拿格拉斯先生做他的副手，并且对他把危险活龙活现地描写一番，那末那位绅士也许会把事情告诉匹克威克先生，而匹克威克先生呢，当然会立刻报告地方当局，这样就可以防止他的信徒被杀害或是被打成残废。

他这样想着，回到咖啡间里，表白了他愿意接受医生的挑战。

“你可以给我介绍一个朋友，来商量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吗？”军官说。

“完全用不着，”文克尔先生回答；“你先告诉我时间和地点，我以后找一个朋友同来就是了。”

“今天日落的时候行吗？”军官用淡漠的声调问。

“很好，”文克尔先生回答；心里却觉得很糟。

“你知道毕特碉堡吗？”

“唔；我昨天看到的。”

“请你走到堡垒的一只角那里的时候，拐进沿着壕沟边上的田地，走上向左手的一条小路，再尽向前走，我在那里等你；我可以把你领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在那里进行我们的事，不怕有人来打断。”

“怕有人来打断！”文克尔先生想。

“没有其他什么要布置了，我想，”军官说。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了，”文克尔先生回答。

“早安。”

“早安，”军官大步走开的时候，噘起嘴来吹了一支轻快的曲子。

这天早饭吃得很沉闷。特普曼先生经过昨天夜里那场不习惯的消遣之后，到现在还没有要起身的样子；史拿格拉斯先生似乎正在富于诗意的意气消沉的心境之下；连匹克威克先生都对于沉默和苏打水表示出不平常的爱好。文克尔先生急切地等着机会。它不久就来了。史拿格拉斯先生提议去看一看堡垒，而大伙之中唯一情愿散一散步的只有文克尔先生，所以他们一道出去了。

“史拿格拉斯，”他们走出热闹街道之后，文克尔先生说：“史拿格拉斯，我的好朋友，你能够替我保守一个秘密吗？”他一面这样说，一面极其诚心诚意地希望他不能够。

“能，”史拿格拉斯先生回答。“让我发誓——”

“不必，不必；”文克尔打断地，他的同伴出于无心地保证不泄露消息的想法把他吓坏了；“不要发誓，不要发誓；完全不必要的。”

史拿格拉斯先生就把他的一只已经根据诗歌的精神在说前面那句话的时候向天举起的手放了下来，做出倾听的姿势。

“我需要你的帮助，我的好朋友，这是一件关系到名誉的事，”文克尔先生说。

“你放心吧，”史拿格拉斯先生回答，握着他朋友的手。

“是跟一个医生——九十七联队的史伦谟医生，”文克尔先生说，想把事情说得尽可能地庄严；“跟一个军官决斗，他的副手也是一个军官，时间是今天黄昏，在毕特碉堡那边的荒地上。”

“我陪你去，”史拿格拉斯先生说。

他是惊讶的，但是一点也不沮丧。在这种场合，恰恰是除了决斗的本人之外，别人都能够很镇静的。文克尔先生忘记了这一点。他用自己的感情忖度了别人的感情。

“结果也许是很可怕的，”文克尔先生说。

“我希望不至于，”史拿格拉斯先生说。

“我相信那医生是一个很好的射手，”文克尔先生说。

“军人们大多都是，”史拿格拉斯先生镇静地说，“不过你也是的，不是吗？”

文克尔先生作了肯定的答复；他发觉他还没有使他的朋友吃惊到合宜的程度，所以他变换了阵地。

“史拿格拉斯，”他说，声音由于激动而颤抖，“假使我死了，你可以在我就要交给你的小包里找到一封信，是我留给我的——我的父亲的。”

这一进攻还是失败。史拿格拉斯先生是被感动了，但是他对于负责送出这一封信欣然承诺，好像他是一个普通的邮差。

“假使我死了，”文克尔先生说，“或者是那医生死了，那末你，我的亲爱的朋友，就要作为从犯而受到审判。我岂不是要连累我的朋友受到流放——说不定还是终身放逐哪！”

这话使史拿格拉斯先生略微畏缩了一下，但是他的英雄主义是不可征服的。“为了友谊的缘故，”他热烈地叫唤说，“我愿意冒一切的危险。”

他们各人想着各人的心思，默默地并肩而行；这时候，文克尔先生心里是多么恨他的同伴的忠诚的友谊呵！早晨的时间要完了；他渐渐发起急来。

“史拿格拉斯，”他说，突然站住；“不要阻挡我做这件事——不要报告地方当局——不要喊什么维持治安的官吏把我或是史伦谟医生——现在驻扎在查特姆营房的九十七联队的军医——拘留起来。以致阻止了这场决斗；——喂，不要啊！”

史拿格拉斯先生热烈地抓住他朋友的手，热情地回答说，“万万不！”

一阵颤栗掠过了文克尔先生的身体，因为他确信已经毫无希望叫他的朋友害怕了，而他是注定了要做一个活靶子了。

这件事的一切情况已经正式对史拿格拉斯先生作了交待之后，并且从洛彻斯特的一个制造商租到了连带火药、子弹、铜帽子等必要附件的决斗手枪之后，朋友俩就回了旅店；让文克尔先生去沉思将临的一场决斗；史拿格拉斯先生去安排战斗的武器，使它们可以随时应用。

当他们重新走出旅馆去履行他们的倒霉差使的时候，正是

很沉闷的黄昏。文克尔先生用一件极大的斗篷包住了身体，使人认不出来；而史拿格拉斯先生却在斗篷下面携带了杀人的工具。

“一切你都带了吗？”文克尔先生说，声调很兴奋。

“都带了，”史拿格拉斯先生回答；“充分的弹药，为了怕打些空枪。箱子里有四分之一磅的火药，我口袋里带了两张报纸，预备装药的。”

这些都是友谊的例证，任何人对这些当然都会极其感激的。推测起来，文克尔先生的感激大概是过于强烈得说不出来了，所以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继续向前走——而且走得相当慢。

“我们正赶上好时候，”他们爬过第一片田野的围篱的时候，史拿格拉斯先生说：“太阳刚刚落下去。”文克尔先生抬头看看落日，痛苦地想到自己不久也有“落下去”的可能。

“军官在那里了，”走了几分钟之后文克尔先生叫喊说。

“哪里？”史拿格拉斯先生说。

“那里；——穿蓝色披风的绅士。”史拿格拉斯先生依照他朋友的食指所指的方向看去，看到一个正如他所说的裹着披风的人。军官微微地招一招手，表示已经看到他们；他随即转身走去，这两位朋友就稍为离开一段距离在他后面跟着。

黄昏越来越阴暗了，一股忧郁的风在荒凉的田野里叫喊，像是一个隐约的巨人在呼唤他的看家狗。景象的凄凉使文克尔先生的心情带上了阴暗的色调。他俩走过壕沟的转角的时候，他吓了一跳——它像一个巨大的墓穴。

军官突然走到路外面去了；爬过一道栅栏，越过一道篱笆，到了一个隐僻的地方。有两位绅士正在等着；一个是身材矮矮的胖子，黑头发；另外一个——穿着紧身长外套的大块头——十分

安闲地坐在一只行军帆布凳上。

“大概就是对方，还有一个是外科医生吧，我想，”史拿格拉斯先生说；“喝一口白兰地吧。”文克尔先生接住他朋友递过来的柳条花纹的酒瓶，把那兴奋饮料大饮一通。

“先生，这位是我的朋友——史拿格拉斯先生，”军官走过来的时候，文克尔先生说。史伦谟医生的朋友鞠了躬，拿出一只像史拿格拉斯先生带来的那样的箱子。

“我们没有什么再要说的了，我想，”他冷冷地说，一面打开箱子；“道歉是被坚决拒绝了。”

“没有什么要说了，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说，他开始觉得他自己也有点儿不安起来。

“请你走过来好吗？”军官说。

“当然，”史拿格拉斯先生回答。距离已经量好，各种准备也都作好了。

“你会发现这些比你们的好，”对方的副手说，拿出他的那些手枪。“你看见我装弹药的。你反对用这些枪吗？”

“当然不反对，”史拿格拉斯先生回答。用军官的枪的提议使他解除了很大的烦恼；因为他自己对于怎样装手枪还是有点儿模糊和不明白的。

“那末我们可以叫我们的人站好位置了，我想，”军官说，那样淡漠，就好像决斗的人是棋子、而副手是下棋的人。

“我想可以了吧，”史拿格拉斯先生回答；他对任何的提议都会同意，因为关于这件事他是什么也不懂得的。军官走向史伦谟医生，史拿格拉斯先生走向文克尔先生。

“都预备好了，”他说，拿手枪交给他。“披风给我吧。”

“我的包裹你已经拿到了，亲爱的朋友，”可怜的文克尔说。

“不错的，”史拿格拉斯先生说。“坚定一点，争取胜利。”

在文克尔先生看来，这种劝告非常之像旁观者们在看打架的时候千篇一律地鼓励最小的孩子的话；什么“干呀，争胜利呀！”——胜利说来倒是很美妙的，可惜你不知道怎样才能得到它。然而他还是默默地脱了斗篷——斗篷这种东西，脱起来总是要费很长的时间的——接了手枪。副手们退开了，坐在行军凳上的绅士也退开了，交战的双方互相走近。

文克尔先生向来是出名的极端仁慈。据猜测，他走到那要命的地点的时候紧闭着眼睛的原故，就是为了不愿意故意伤害一个同类；而因为他的眼睛是闭着的，所以他没有看到史伦谟医生的非常出奇的和不可思议的举动。那位绅士先生一惊，瞪着眼睛看了看，退回几步，揉揉眼睛，又瞪眼看看；终于大叫：“停止，停止！”

“到底怎么回事？”史伦谟医生当他的朋友和史拿格拉斯先生奔跑过来的时候说——“不是他。”

“不是他！”史伦谟医生的副手说。

“不是他！”史拿格拉斯先生说。

“不是他！”手里拿着行军凳的绅士说。

“当然不是的，”矮小的医生回答。“这不是昨天夜里侮辱我的人。”

“真是奇怪！”军官喊。

“很奇怪，”拿行军凳的绅士说。“不管这位绅士到底是不是昨天夜里侮辱了我们的朋友史伦谟医生的人，唯一的问题是，事

已如此，能不能仅仅因为形式问题就认为他不是那个人，”这拿着行军凳的人用非常高明而神秘的神气发表了这通意见之后，吸了一大撮鼻烟，含有深意地四面看看，像是这类事情的权威。

文克尔先生已经在听到他的敌手呼唤停止交手的时候张开了眼睛，也张开了耳朵；他又根据敌手后来的几句话，知道这件事情里面一定是有什么误会，所以立刻预见到假使他把前来决斗的真正动机隐瞒起来，他必然会得到更大的名誉的；因此他勇敢地走上去，说——

“不是我。我知道的。”

“那末这就是一个侮辱，”拿行军凳的人说，“对史伦谟医生的一个侮辱，也就是立刻继续进行的充足的理由了。”

“请你不要说了，贝恩，”医生的副手说。“为什么你今天早上不把这种事实对我说明呢，先生？”

“可不是——可不是，”拿行军凳的人愤慨地说。

“我请你不要说话，贝恩，”那一个说。“要我把问题再说一遍吗，先生？”

“因为，先生，”得到时间把答复考虑了一下的文克尔先生回答说——“因为，先生，你描写一个醉酒的有失绅士体统的人穿着一件上衣，这上衣呢，惭愧得很，不仅是我穿的，而且是我创造的——预定作为伦敦的匹克威克社的制服的，先生。我觉得维持这种制服的荣誉，是义不容辞的，因此我问也不问就接受了挑战。”

“我的亲爱的先生，”善良的小医生说，伸着手走过来，“我佩服你的豪侠。请允许我说，先生，我非常钦佩你的行为，并且极端抱歉，因为无原无故麻烦你到这里来。”

“我请你不要介意了，先生，”文克尔先生说。

“我假使能够和你交个朋友，那是足以自傲的，先生，”小小的医生说。

“和你相识我是求之不得的，先生，”文克尔先生回答。于是医生和文克尔先生握了手，随后文克尔先生和泰普尔顿中尉（医生的副手），再后来文克尔先生和拿行军凳的人，最后文克尔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都握了手；最后提到的这位绅士对于他的英勇的朋友的高贵行为佩服得无以复加。

“我想我们可以休会了，”泰普尔顿中尉说。

“当然，”医生说。

“除非是，”拿行军凳的人插上来说，“除非是文克尔先生抱怨这次挑战；果真如此，我认为，他是有权利求得满足的。”*

文克尔先生非常克己地说，他已经十分满足了。

“或者，”拿行军凳的人说，“很可能，这位绅士的副手会因为我先前说了些什么话觉得受到侮辱了；假如这样，我很乐于马上给他满足。”

史拿格拉斯先生连忙表白说，他非常之感激刚才说话的这位绅士的豪爽的提议，但是他只能加以拒绝，因为他对于整个的所作所为是完全满意的。两位副手整理好武器箱子，大伙儿动身回去，神情比来的时候活跃得多。

“你在这里待得久吗？”史伦谟医生问文克尔先生，他们俩极其亲睦地走在一起。

* “有权利求得满足”的真正的意思就是有权利要求决斗，借以恢复名誉。因为和下句关联，所以照字面译出。

“我想我们后天要离开这里了，”是他的回答。

“我希望你和你这位朋友能够光临舍间，使我在这场失礼的误会之后陪你们消磨一个愉快的晚上，”小小的医生说。“今天晚上你们没有事情吗？”

“我们还有些朋友在这里呢，”文克尔先生回答，“今天夜里我不能离开他们。也许你和你的朋友可以到牡牛饭店来看我们吧。”

“好得很，”矮小的医生说；“来拜访半个钟头的话，十点钟不嫌太晚吧？”

“啊，不晚，”文克尔先生说。“我会极其荣幸地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朋友们，匹克威克先生和特普曼先生。”

“那是我的荣幸了，的确的，”史伦谟医生回答，并没有怀疑到特普曼先生是谁。

“你一定来的吧？”史拿格拉斯先生说。

“呵，一定。”

说到这里，他们已经走到大路上了。互相热忱地道别之后，大家分了手。史伦谟医生和他的朋友们回营房，文克尔先生和他的朋友史拿格拉斯先生一道回旅馆。

第三章

一位新相识。走江湖的戏子的故事。一个讨厌的打扰和一场不愉快的遭遇

匹克威克先生因为两个朋友突然外出觉得有点儿忧虑，而他们整个早上的神秘行动又是绝不足以减轻他这种疑虑的。因此，当他们重新进来的时候，他怀着比平常更大的愉快站起来欢迎他们；并且怀着比平常更多的兴趣问他们是什么事情使他们勾留在外。对于他这问题，史拿格拉斯先生正打算把刚才的事情忠实地叙述一番作为回答，但是他突然地带住了，因为看见在场的不仅有特普曼先生和他们前一天在驿车上的那位伴侣，而且还有一位外貌同样古怪的生人。他是一个形容憔悴的男子，他的病色的脸和深陷的眼睛已是天生触目，再加上那些乱七八糟挂到半脸的黑色的直头发，就更显得古怪。他的眼睛那么亮、那么锐利，几乎是不自然的；他的颧骨高而突出；下巴是那样长而瘦，要不是半开的嘴和不动的表情说明了那是他的常态的话，人家会以为他是暂时收缩着肌肉、把嘴巴上的肉吸进去了。一条绿色的大披巾围在他颈子里，披巾的两个大头子散在胸口，时而从那件旧背心的破钮孔下面显露出来。他的上身衣服是一件黑色紧身长外

套；在下面穿了一条宽大的褐色裤子和一双快要破的大靴子。

文克尔先生的眼睛所盯住的，正是这位异样的人物；匹克威克先生一面说明、一面伸手指着的，也正是他。匹克威克先生说，“这是我们的朋友的一个朋友。今天早上我们发现了我们的朋友是和这地方的剧场有关系的，虽然他并不愿意给大家知道；而这位绅士呢，就是这行职业里的一员。你们走进来的时候，他正打算讲一段和这有关的逸话给我们听听呢。”

“逸话多着哪，”头一天的穿绿上衣的陌生人，走向文克尔先生面前，用低而推心置腹的声调说。“怪家伙——干这种沉闷的事儿——不是演员——怪人儿——种种的不幸——我们在巡迴的时候叫他忧郁的杰美。”文克尔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有礼貌地欢迎了这位被很雅致地叫做“忧郁的杰美”的绅士；叫了白兰地和开水，像其余的人那样在桌旁坐了下来。

“现在，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你能赏光把你打算说的告诉我们吗？”

这位忧郁的人从口袋里拿出一卷污秽的纸，对着刚刚掏出笔记簿子的史拿格拉斯先生，用一种跟他外表完全相配的空洞的声音说：“你就是那位诗人吗？”

“我——我算不了什么呵，”史拿格拉斯先生回答，有点儿被这问题的突兀吓了一跳。

“啊！诗歌对于人生就像灯光和音乐对于舞台一样。假使剥夺了一个的虚伪装饰，和另一个的虚幻，那末，真的人生或舞台还有什么值得活下去的或者值得注意的呢？”

“很对，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回答。

“在脚灯前面呢，”忧郁的人继续说，“就像坐在宫廷里看堂

皇的演出一样，欣赏着华贵的人群的丝绸服饰，——在脚灯后面呢，就像是缝制那些艳服的人，没人注意和知道，是浮是沉、是死是活，全由命运摆布。”*

“的确，”史拿格拉斯先生说；因为那忧郁的人的深陷的眼睛盯着他，而他觉得必须说点什么才行。

“说下去，杰美，”西班牙的旅行家说，“像黑眼睛的苏珊一样——全都在荡里** ——别咿咿哑哑——说呀——拿出精神来。”

“你在开始之前要再来一杯吗，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

忧郁的人接受了这个提示，调起一杯掺水白兰地，慢慢地吞下一半，打开纸卷半念半讲地说了如下的故事，我们发现它被记在匹社的记录里，题为《走江湖的戏子的故事》。

走江湖的戏子的故事

“我要叙述的事情并没有惊人之处，”那忧郁的人说；“甚至也没有不平凡的地方。贫困和疾病原是人生常事，除了被看做极其普通的人事盛衰之外，不足以引起更多的注意。我把这些记录搜集起来，是因为里面所说到的是我多年所熟识的人。我追踪着

* 按理说，在脚灯前应指演员，在脚灯后应指观众。但此处疑为作者故意作了相反的安排，以讥讽史拿格拉斯的随声附和。而这些话的意思仍不外是说，观众只看到表面，不了解演员的悲苦。

** 这里是引用英国诗人盖依（John Gay，1685—1732）的诗《黑眼睛的苏珊》，其第一句为：“舰只全都停泊在荡里……”

他的向下发展，一步一步，直到他最后走到贫困的极端，从此一蹶不振。

“我所说的人是一个演哑剧的下级演员；他像他那个阶级的许多人一样，也是一个经常的醉鬼。在他的情形还比较好的时候，在他还没有由于放荡而衰弱、由于疾病而消瘦之前，他拿的薪水还不坏，假使他能够小心谨慎，他还可以继续再拿几年——虽不说许多年；因为这些人不是死得早，就是由于不自然地耗费体力而过早地丧失了肉体的能力，而他们的生存是全靠这来维系的。然而他的摆脱不了的罪恶害得他太快了，在他其实对于剧场还有用处的时候就不可能雇用他了。酒店对他有一种魔力，他抗拒不了。假使他坚持走这条老路的话，那末他的命运就不仅是放任不医的疾病和毫无办法的贫穷，而且连死也是逃不了的；可是他竟坚持了，结果是猜想得到的。他不能找到职业，他没有面包。

“无论谁，只要是熟悉剧场的事情的，都知道有一大群褴褛的、穷得不堪的人徬徨在一个大规模的舞台的周围——不是正式被雇为演员，只是凑凑舞队的人数，充当跑龙套的、翻跟头的之类，在连演一出大哑剧、或者演复活节戏剧的时候用用他们，过后就解雇掉，等到下次再演什么大戏需要他们的时候再说。这人就被迫走上了这条谋生的路；天天夜里还要到什么下等戏院去讲课，每礼拜好多赚几个先令，以便能够过过他的老瘾。不久连这条生路也断了；他的行为太不检点，以致连这样去挣那可怜的微薪都办不到了，他是真正到了濒于饿死的境地，只能偶而向什么老伙伴借借、或者偶而在什么最普通的小戏院里凑上一角，弄几个钱；而他只要弄到什么，总是照老规矩花掉。

“他在那种谁也不知道他怎么活下去的境况之下过了一年

多，那时我和苏雷滩的一家剧场有一个短期合同，就在这里碰到了他；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他，因为我曾经到各省旅行了一趟，而他是在伦敦的小街小巷里隐匿着。我正穿好了衣服要离开戏院，并且正穿过舞台向外走，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永远忘不了当时回头看见的那副令人厌恶的样子。他穿了演哑剧的服装，是荒唐不堪的小丑装。‘死的跳舞’里的鬼怪角色，最有才能的画家曾经在画布上描画出来的最可怕的形象，都决不能表现出一半这样的鬼气。他的浮肿的身体和萎缩的腿子——它们的畸形被古怪的服装加强了一百倍——还有那双跟涂在脸上的很厚的白粉对照起来显得很可怕的滞钝的眼睛；由于麻痹症而颤抖着的、装饰得奇形怪状的头，以及擦了白粉的、瘦骨嶙峋的长手——这一切都使他显出一副可憎恶的和不自然的模样，没有言语能够把它形容得很适当，而我直到如今一想起来还要发抖。他把我拉到一边，用不成句的言语说了一大篇疾病和穷困，说到最后照旧是迫切地要求一笔小数目的借款。他说话的声音空洞而发抖。我放了几个先令在他手里，当我转身走开的时候，听到他跌跌撞撞地出现在舞台上引起的那阵哄堂大笑。

“过了几夜，一个茶房交给我一小片污黑的纸，上面有铅笔乱涂的几个字，通知说那人病得很危险了，要求我在演完戏之后到什么街上——我现在忘记了街名——他的住处去看他，那里离戏院不远。我答应一脱得开身立刻就去；所以在闭幕之后我就出发履行我的忧郁的任务去了。

“时间已经很晚，因为我演的是最后一幕戏；而且因为那天晚上是义演，所以特别延长了时间。那是一个又黑又冷的夜，冷湿的风吹着雨点沉重地打在窗子和屋檐上。狭小的冷落街道上积

了一汪一汪的水，稀稀落落的油灯有许多已经被狂风吹熄了；这一路走去，不仅是不舒服的，而且是极其没有把握的。但是我幸而没有走错，略为麻烦了一下之后就找到了我的目的地——一个煤栈，上面有一层楼，我寻找的对象就躺在楼上的后间。

“一个可怜相的女人，那人的妻子，在楼梯上迎接了我，一面告诉我他刚刚昏睡了过去，一面领我轻轻走进去，给我端了一张椅子在床边坐着。病人是脸向着墙躺着的；他没有注意到我来，所以我有时间观察我置身其中的地方了。

“他躺在一张旧床上，这床是白天应该翻起来的。一条格子花的破碎不全的幔子张在床头挡风，然而风却从门上的无数裂缝里吹进这凄凉的房间，把幔子吹不停地荡来荡去。在一只生锈的不固定的炉子里，生了不旺的煤渣火；它前面放了一张旧的、有污斑的三角桌子，上面有几只药瓶子、一只破玻璃杯和一两样其他的家用物件。一个很小的孩子睡在临时铺在地板上的床上，女人就坐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墙上有两块搁板，上面有几只盘子、杯子和小碟子；下面挂着一双戏鞋和两把演戏用的剑。除了乱丢在房间角落里的几堆破布和包裹之外，这些就是这房里的所有的东西。

“我有时间看清了这些一五一十的东西，并且注意到了病人的沉重呼吸和高热之下的惊震之后，他才知道我已经来了。他在不停地转侧着想把头枕得舒服一点的时候，把手乱伸到床外，碰着我的手。他吃惊地撑起身体来，对我脸上紧紧地盯着。

“‘是赫特来先生，约翰。’他妻子说，‘赫特来先生，你今天晚上请他来的，你知道。’

“‘啊！’病人说，用手摸摸额头；‘赫特来——赫特来——

让我想想。’他像是努力凝思了一会儿，随后紧紧抓住我的手腕，说，‘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老朋友。她要谋杀我，我知道她会。’

“‘他这样已经有多久了？’我对他的啜泣着的妻子说。

“‘昨天夜里起头的，’她回答。‘约翰，约翰，你不认识我了吗？’

“‘不要让她靠近我，’她俯向他的时候，他颤抖了一下说，‘赶她走；她靠近我我就受不住。’他狂乱地盯着她，带着极度恐惧的神情，随后就凑近我的耳朵低声说，‘我打她，杰姆；昨天我打了她，以前还打过好多次。我饿她，还有孩子；而现在我是衰弱和毫无办法了，杰姆，她会因此谋杀我了；我知道她会。假使你像我一样看见她哭，你也就知道了。不要让她靠近。’他松了手、精疲力尽地倒在枕头上了。

“我对于这一切的意义是知道得太清楚了。假使我曾经有一瞬间抱着任何怀疑的话，一看见那女人的苍白的脸孔和消瘦的身材也就足够明了事情的真相了。‘你还是站开些好，’我对那可怜的女人说。‘你不能够给他什么好处。假使他看不见你，也许会安静一些。’她退到她男人看不到的地方。过了一会他睁开了眼睛，焦急地四面看看。

“‘她走了吗？’他急切地问。

“‘是呀——是呀，’我说；‘她不能伤害你的。’

“‘我告诉你吧，杰姆，’那人低声说，‘她确实伤害我。她的眼睛里有种东西，在我心里唤起那么一种可怖的恐惧，简直逼得我要发疯。昨天一整夜，她的睁得大大的眼睛和苍白的脸孔一直紧紧凑在我的面前；我把脸转到哪里，它们也就跟到哪里；每

次我从睡眠中惊醒过来，她总是在床边看着我。’他把我拉近些，用深沉的、惊慌的耳语声说——‘杰姆，她一定是个邪恶的精灵——一个恶鬼！别响！我知道她是的。假使她是个女人，她早就就会死掉了。任何女人都受不了她所受的苦。’

“一定是那长期的虐待和遗弃的过程才会使他这样一个人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的，我想到这里，心里难受极了。我说不出回答的话；对于我面前的这个卑贱的人，谁能给与希望或安慰呢？

“我在那里坐了两个钟头以上，他一直是在床上转侧，喃喃发出痛苦和焦躁的叫唤，不停地乱挥着手臂，不停地翻来复去。最后，他沉入了部分地失去知觉的状态，心灵从一个景象到另一个景象、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这样不安地游荡着，失去了理性的控制，然而还是解脱不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对于当前的痛苦的感觉。我从他的不连贯的胡言乱语看出他的病症就是如此，知道这个热病多半是不致于立刻恶化，所以就离开了他，答应他的不幸的妻子我明天晚上再来，而且，假使必要的话，可以坐夜陪他。

“我践了约。这二十四小时中间发生了可怕的变化。他的眼睛呢，虽然深陷而迟钝，却发出一种亮光，看上去很怕人。嘴唇烧焦了，并且裂了许多口子；干枯发硬的皮肤滚烫，而他的脸上有一种几乎非人间所有的、忧急欲狂的神情，尤其有力地说明了疾病对他的残害。热病是正在最高点。

“我坐了前一晚所坐的位置，在那里坐了几个钟头，听着一定会使人类之中最硬心肠的人也深深感动的那种声音——要死的人的可怕的呓语。根据我所听到的医务员的意见判断，我知道

他是没有希望了：我是坐在他临终的床前呵。我看见他的枯瘦的四肢在燃烧一般的高热的磨折之下扭动。不久之前，为了取悦于喧哗的下等观众，他的枯瘦的四肢还做出种种怪相——我听见小丑的尖声怪笑，夹杂着临死的人的低声呻吟。

“看见一个人心灵回到了健康时候的正常工作和业务上，而身体却衰弱而无能地躺在你面前，这是很使人感触的；而且，如果这些工作又是同任何带有庄严或严肃的意味的东西极不相容的，那末，所产生的印象就更加是无限地强烈了。剧场、酒店，是这可怜人的胡言乱语的主要题目。他幻想那是一个晚上；当夜他要去演戏；时间不早了，他必须立刻出去。他们为什么拉住他、阻止他去呢——他要拿不到钱了——他一定要去。不成！他们不肯让他去。他把滚烫的手掩住脸，无力地悲叹自己的软弱和迫害他的人们的残酷。稍稍停顿一下，他又大声唱起几句拙劣的韵文来——那是他最近才学上的。他爬在床上，缩起枯瘦的手脚，做出不可思议的姿态滚来滚去；他是在演剧——他是在舞台上。沉默了一会儿，他又含糊不清地唱起什么喧哗的歌曲的叠句来。他终于到了他老去的酒店里了；房里多热呵。他曾经病过一场，病得很厉害，但是现在好了，而且很快乐。把杯子倒满。是谁呀，是谁把酒从他的唇边撞洒了的？就是早已跟着他的那个迫害者。他倒在枕头上大声地呻吟。一阵暂时的忘怀之后，他钻进一串低矮的拱顶房间的走不完的迷阵中了——有些时候，房间是那么低，使他必须伏在地上用手和膝盖向前爬；里面又闷又黑，无论他转到哪里都有什么障碍物阻止他前进。还有许多昆虫，可憎恶的爬着的东西，它们的眼睛紧紧盯着他，空中四面八方净是这些眼睛：在深深的黑暗之中可怕地闪着光。墙壁和天花板上满是蠕

动的爬虫——拱顶扩张得巨大无比——可怕的人影来来去去地掠过——其中出现了许多他所认识的人的脸孔，对他装模作样地讥笑和谩骂，因而都显得很可怕；他们用烧红的铁烙他，用绳子绞他的头、弄到冒血；而他疯狂地为生命而挣扎。

“他这样一连发作了好几次，有一次在他发作完之后，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把他掀在床上，他像是睡着了。我呢，因为看守和用力气，弄得太疲惫了，就闭上了眼睛，一会儿，觉得肩膀上被人猛烈地一把抓住。我马上醒了。他已经爬了起来，打算坐在床上——他的脸上发生了可怕的变化，但是神志清醒了，因为他显然认得我。那一直被他的呓语烦扰着的小孩子，从小床上爬了起来，奔向他的父亲，同时惊恐地嘶叫着——母亲连忙把他抱在怀里，怕他在癫狂的胡作胡为中伤害了他；但是，却被他脸相的改变吓得楞楞地站在床边。他痉挛地抓住我的肩头，用另外一只手捶着自己的胸膛，挣扎着要说话。但是徒然——他对他们伸着手，又作了一次剧烈的努力。喉咙口格格地响了一下——眼睛瞪了一下——短促的一声窒息的呻吟——于是他仰面倒下一——死了！”

假使我们能够记下匹克威克先生对于上述逸事的意见，那是一定会给与我们最大的满足的。要不是发生了一件极其不幸的事情，我们无疑是可以把这奉献给我们的读者的。

匹克威克先生已经在故事说到最后几句的时候把端在手里的杯子放在桌上了；已经打定主意发言了——的确的，据史拿格拉斯先生的笔记簿上说，他确实已经张开了嘴啦——这时候，侍者走了进来说：

“有客人，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受到这样的打岔的时候，正打算发表一些意见。据猜测，这些意见纵使不是会启发泰晤士河，也是会启发全世界的。他严厉地看看侍者的脸，然后对在座的人环顾一下，像是寻求关于新来的客人们的消息。

“啊！”文克尔先生站起身来，说，“是我的一些朋友——请他们进来吧。是很使人愉快的人们，”——侍者退出之后，文克尔先生补充说，“九十七联队的军官们，我今天早上有点儿奇怪地结识上的。你们会很欢喜他们。”

匹克威克先生的镇静马上恢复了。侍者回来了，引进来三位绅士。

“泰普尔顿中尉，”文克尔先生说，“泰普尔顿中尉，匹克威克先生——潘恩医生，匹克威克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是你已经见过的：我的朋友特普曼先生，潘恩医生——史伦谟医生，匹克威克先生——特普曼先生，史伦谟医——”

文克尔先生说到这里突然打住了；因为看见特普曼先生和医生二人的脸上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情绪。

“我以前见过这位绅士，”医生用显著的强调语气说。

“当真！”文克尔先生说。

“还有——还有那个人，假使我没有弄错，”医生说，对那穿绿色上衣的陌生人打量了一眼。“我记得昨天夜里曾经对那人提出一个非常迫切的邀请，而他却认为应该加以拒绝。”说着，他对那陌生人宽容地皱着眉头盯一眼，同他的朋友泰普尔顿中尉耳语起来。

“你说的是确实的吗？”那位绅士在耳语结束的时候说。

“是的，确确实实，”史伦谟医生回答。

“你应该当场踢他一顿，”行军凳的所有者神气十足地咕噜着说。

“别说话，潘恩，”中尉插嘴说。“允许我问一问吗，先生，”他对被这场很不礼貌的插曲弄得大为头昏脑晕的匹克威克先生说，“允许我问一问吗，先生，那人是不是你们一道的？”

“不是，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回答，“他是我们的客人。”

“他是你们贵社的一员吧，还是我弄错了呢？”中尉追究说。

“确实不是，”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从来没有带过有你们社徽的钮子？”中尉说。

“没有——决没有！”吃惊的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泰普尔顿中尉转向他的朋友史伦谟医生，几乎看得出来地微微耸一耸肩，像是表示有点怀疑他的记忆的正确性。矮小的医生显得很忿怒，但是也很狼狈；潘恩先生呢，恶狠狠地凝视着一无所知的匹克威克先生的容光焕发的脸。

“先生，”医生突然对特普曼先生说，那声调使那位绅士吓了一跳——跳动得那样显而易见，就好像有一支钉子很巧妙地戳进了他的小腿肚子——“昨天夜里在这里开的跳舞会你参加了吗？”

特普曼先喘气似的轻声作了肯定的答复，并且一直对匹克威克先生牢牢地盯着。

“那人是你当时的同伴，”医生说，指着那始终不动声色的陌生人。

特普曼先生承认了这一事实。

“喂，先生，”医生对陌生人说，“我再问你一遍，当着这些

绅士的面问你，你还是把名片给我、接受一个绅士的待遇呢，还是硬要叫我非当场动手惩罚你不可呢？”“且慢，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假使不加以解释的话，我真不能让这事再进行下去了。特普曼，把情形说一说。”

特普曼先生受到这个庄严的命令，三言两语把事情说了一下；略略提到了借上衣的事；一再说明那是“饭后”做出来的事情；以自己有点儿后悔作结束；而让陌生人替他自己尽可能地辩白去。

他显然是正打算进行辩白了，这时，曾经用很好奇的态度打量他的泰普尔顿中尉大为轻蔑地说——“我不是在戏院里见过你的吗，先生？”

“的确，”并不羞惭的陌生人回答。

“他是一个走江湖的戏子，”中尉轻蔑地说；然后转向史伦谟医生——“明天夜里五十二联队的军官们在洛彻斯特戏院组织的戏剧里有他的脚色。这事你不能进行，史伦谟——不可能的！”

“完全不可能！”尊严的潘恩说。

“对不起了，使你处在这种不愉快的境地，”泰普尔顿中尉对匹克威克先生说：“允许我说一句，避免将来再发生这种事情的最好办法，是选择朋友的时候要更慎重一点。晚安，先生！”中尉跳出房间去了。

“允许我也说一句，先生，”容易动气的潘恩医生说，“假使我是泰普尔顿，或者假使我是史伦谟，我就要揪你的鼻子，先生，还有你们这一伙每个人的鼻子。我要揪的，先生，——每个人。我的名字是潘恩，先生——四十三联队的潘恩医生。晚安吧，先生。”他结束了这一篇话、并且用很高的声调说了最后一句之后，

跟在他的朋友后面威风凛凛地大摇大摆走了，紧跟着他的是史伦谟医生——他没有说什么，只是用足以使匹克威克先生等人畏缩起来的眼色对他们扫了一眼。

上面那些侮辱的言语说出来的时候，勃然的怒火和极端的狼狈使匹克威克先生的高贵的胸怀膨胀了，几乎要胀裂了背心。他呆呆地站在原来的地方，向空凝视着。关门的声音把他唤醒过来。他向前猛冲过去，脸上带着狂怒，眼睛里冒着火。他的手搭在房间的锁上了；要不是史拿格拉斯先生一把抓住他那可敬的领袖的上衣燕尾、把他拉回来的话，那只手马上就要扼住四十三联队的潘恩医生的喉咙了。

“阻止他，”史拿格拉斯先生叫。“文克尔，特普曼——他不应该使他的卓越的生命在这样一件事情上毁灭掉。”

“让我出去，”匹克威克先生说。

“抱紧他，”史拿格拉斯先生喊；由于大家一致努力，匹克威克先生被迫坐在一张圈椅里了。

“让他安静吧，”穿绿衣的陌生人说——“掺水白兰地——有趣的老绅士——胆量不小——喝吧——啊！好东西。”陌生人把那忧郁的人调出来的一大杯先尝了一尝，考验考验它的效力，然后把杯子凑到匹克威克先生的唇边；于是里面剩下的酒很快就消失了。

短时间的停顿；掺水白兰地起了作用；匹克威克先生的和蔼的脸孔已经在很快地恢复着平常的表情。

“他们不值得你介意的，”忧郁的人说。

“你说得对，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回答，“不值得。我惭愧得很，居然动了火气。把你的椅子拉到桌子旁边来吧，先生。”

忧郁的人欣然同意了：围住桌子的圆圈重新形成了，和谐又笼罩了整个房间。似乎有什么一种余怒流连在文克尔先生胸中，那可能是由于他的上衣被人暂借而引起的——虽然这几乎是难于设想的，这样小的一件事情竟会在一位匹克威克派的胸中引起一种暂时的愤怒之感。除开这一点之外，他们的兴致是完全恢复了；而这一夜结束得正如开始的时候一样欢畅。

第四章

野外演习和露营。又是些新的朋友。下乡的邀请

许多作家抱着一种不仅是愚笨的、而且的确是不诚实的态度，不肯承认他们取得许多可贵的材料的来源。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只是努力用正直的态度，履行我们作为编辑者的应尽之责；即或在别种情形之下我们也许会有什么野心，想自称是些故事的著作者，然而对于真理的尊重阻止我们僭越地居功——我们只能说，我们的功劳只是把材料作了适当的处理和不偏不倚的叙述而已。匹克威克社的文件是我们的新江水源；我们可以比做新江自来水公司。别人的劳动替我们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积聚了重要材料的贮水池。我们呢，只是通过这些人的媒介，把它们安排成清洁而缓和的水流，输送给渴望匹克威克派的学问的世界。

为了根据这一精神行事，并且毅然执行我们的决定，把我们所叨光的蓝本承认出来，我们坦白地说，这一章和下一章所记载的详情细节，都是叨了史拿格拉斯先生的笔记簿的光——那末，既然已经解脱了我们良心上的负担，现在我们就来把这些情节加以详述，不再注释了。

第二天，洛彻斯特和附近一些市镇上的全体居民一大清早就爬了起来，而且极其忙乱和兴奋。操场上要举行大阅兵。有半打联队要演习给总司令大人“明察”；临时的炮台已经搭好了，要有对堡垒攻击和占领，还有一个地雷要爆炸。

读者从前面记述的匹克威克先生对查特姆的描写的简单摘要看来，也许已经推测得出他是军队的热情的赞美者了。无论什么都比不上看演习更能使他愉快，也更能使他的同伴们的各别的口味如此地和谐一致。因此，他们很快就出发向检阅的地点走去，那里已经有成群的人从四面八方涌去了。

操场上的一切都显示出将临的仪式是极端庄严和隆重的。有哨兵们站岗替队伍守住场子，仆人们在炮台上照应女眷们的座位，中士们腋下挟着皮面的书跑来跑去，布尔德尔上校呢，穿着全副武装，骑在马上，一会儿奔到这里，一会儿奔到那里，并且在人群里勒马倒退，跳着，蹦着，用极其惊人的样子叫唤着，弄得嗓子非常之哑，脸孔非常之红，其实并没有什么原因或理由。军官们前前后后地奔跑，先和布尔德尔上校说话，后来就命令中士们，再后来就全都跑掉了；连兵士们在他们的发光的枪杆子后面都显出神秘的庄严神情，这充分说明了事情有着一种特殊的性质。

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三位同伴在群众的最前排站着，耐心地等候演习开始。人群时刻在增加；他们为了维持既得的地位而被迫进行的努力，充分占据了他们随后两个钟头之内的注意力。有一次，后面来了一阵突然的压力；于是匹克威克先生被猛然撞出去几码远，这一动作的速度和弹性，达到了和他的一般举止的庄重极不调和的程度；又有一次，前面来了“退后”的叫声，于

是枪托子不是落在匹克威克先生的脚趾上来提醒他执将这个要求，就是戳到他的胸口来保证这个要求不被忽视。随后，左边有几个诙谐的绅士，合伙向旁边乱推乱挤，把史拿格拉斯先生挤到了人间惨境的极点，而他们倒说“请问他到底要轧到哪里去”，而文克尔先生因为目击这种无原无故的袭击，刚刚表示出非常愤慨的样子，却有什么人在他背后把他的帽子掀到眼睛上，说是劳驾把头塞在口袋里吧。诸如此类的并不是开玩笑的妙事，再加上特普曼先生的不可捉摸的下落不明（他突然失踪了，而且到处找不到），弄得他们的处境整个说来与其说是愉快或者可意，不如说是不舒服了。

终于，群众中间传出许多声音所组成的一种低吼声了，这种声音通常是宣布他们所等待着的什么东西来临了。所有的眼睛都向着暗门* 那边看。望眼欲穿地等了一会儿之后，看见旗帜在空中得意地飞扬，武器在阳光之下亮晶晶地闪耀；于是一队接一队的兵涌到平地上了。军队停下来排好了队；命令传遍了行列，全体克拉一声，都举起枪；总司令由布尔德尔上校和许多军官陪着，策马缓步而来，到了队伍前面。军乐队全体吹奏起来：每匹马都用两只腿站着，慢慢向后退着，把尾巴四面八方地拂着；狗吠着，群众尖叫着，军队举枪完毕，恢复了原样；这时，目光所及之处，无论在哪一边都是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有一片由红衣服和白裤子构成的由近而远的景色，一动也不动地固定在那里。

匹克威克先生因为全心全意地忙着退避和从马腿中间奇妙地解脱出来，所以没有得到充分的闲暇来观察当前的情景，直到

* 暗门：演习中军队出击的时候所通过的地道门。

它变成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副样子。当他终于能够立定脚跟的时候，真是无限地满足和愉快了。

“还能有什么更妙的，或者更有趣的吗？”他问文克尔先生。

“没有了，”那位绅士回答；先前曾经有一位矮小的男人在他的两只脚上站了一刻钟。

“真是高贵而光辉的景象，”史拿格拉斯先生说，一股诗意在他的胸中急速地爆发了，“请看这些英勇的、保卫自己祖国的人们，在和平的市民面前摆出了堂堂的阵容：他们的脸辉耀着——不是杀气腾腾的凶猛，而是文明的温雅：他们的眼睛闪着光——不是劫掠或复仇的粗卤的火，而是人道和智慧的温柔的光。”

匹克威克先生是完全同意这一番颂词的精神的，但是他不能很好地响应它的字句了；因为“向前看”的命令发出之后，那智慧的柔光却在战士们的眼睛里变微弱了；所有的观众都只看见面前成千对笔直地凝视着前方的眼睛，完全丧失了任何种类的表情。

“现在我们的位置好得很了，”匹克威克先生说，四面看看。群众已经逐渐从他们附近散开，差不多只有他们几个人在那里了。

“好得很！”史拿格拉斯先生和文克尔先生同声响应说。

“他们现在在干什么？”匹克威克先生问，整了一整眼镜。

“我——我——我看他们好像，”文克尔先生说，脸渐渐地变了色——“我看他们好像是要开火了。”

“胡说，”匹克威克先生冒冒失失地说。

“我——我——我看当真是的，”史拿格拉斯先生迫切地说，有点惊慌。

“不可能的，”匹克威克先生回答，他几乎还没有说完，整个的半打联队就都举平了枪，好像他们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这目标就是匹克威克派；而且一种最可怕、最猛烈的射击开始了，这种射击会震得大地的心发抖，会使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的心抖掉。

这是一种艰难的处境，既暴露在空枪的火力的威胁之下，又受着部队行动的侵扰，一支新的队伍开始在对面列阵，匹克威克先生表现出了作为一个伟人所不可缺少的附属物的那种充分的冷静和镇定。他抓住文克尔先生的手臂，并且让自己置身于这位绅士和史拿格拉斯先生之间，热切地请求他们记住，除了有被声音震聋耳朵的可能之外，不用担心有什么即将临头的危险。

“但是——但是——假设有些兵士偶尔错用了实弹呢，”文克尔先生谏诤地说，他自己想到的这种假设使他失色了。“刚才听到什么东西在空中噓噓地响——声音清清楚楚：紧贴着我的耳朵。”

“我们还是伏在地下吧，好吗？”史拿格拉斯先生说。

“不，不——这就没有事了，”匹克威克先生说。他的嘴唇也许会发抖，他的脸也许会发白，但是这位不朽的人的嘴里不吐出一句恐惧或者忧虑的话。

匹克威克先生是对的：枪不放了；可是他几乎还没有来得及庆祝自己的意见的正确，就看见队伍中间发生了一种迅速的运动：沙哑的命令声沿着行列传了过去，还在这三位之中谁都没有来得及猜到这种新行动的意义的时候，全体六个联队就都端着上好了的刺刀，快步地向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站着的地点冲了过来。

人总不过是血肉之躯；也总有一个界限是人类的勇气所不能超越的。匹克威克先生通过眼镜向前进中的大批军队凝视了一会儿；然后老老实实在地转过身来，于是就——我们不说是逃；因为，第一，那是一个卑劣的字眼，而第二呢，匹克威克先生的身材是一点儿也不适合于那种方式的撤退的——于是就尽他的腿子能搬动他的最高速率，用碎步跑开了；的确是跑得很快的，所见他竟没有充分地发觉他的处境的尴尬，等到发觉，已经太迟了。

对方的军队，就是在几秒钟之前曾经列阵使匹克威克先生觉得惶惑的，已经摆开阵势准备击退装作攻城的军队了；结果呢，匹克威克先生和两位同伴发现自己突然被包围在两条长长的行列之中了，一条是在急速地向前推进，另外一条是保持着敌对的阵势坚决地等待着冲击。

“嗨！”前进着的行列中的军官喊——

“让开，”静止不动的一边的军官们叫。

“我们向哪里跑呢？”发了急的匹克威克派们尖声叫喊。

“嗨——嗨——嗨，”是唯一的回答。一瞬间的极度的狼狈，一阵沉重的脚步的践踏，一阵猛烈的冲击；一声忍住的笑——六个联队已经过去五百码远了；匹克威克先生的靴子底朝了天。

史拿格拉斯先生和文克尔先生各人都很矫捷地演了一场迫不得已的翻跟头的把戏；当后者坐在地上、用一条黄色丝手绢来阻挡从鼻子里淌出来的生命之流的时候，触到他的眼睛的第一件东西却是他的可敬的领袖在不远的地方追自己的帽子，那帽子呢，恶作剧地跳着，由近而远。

人的一生中是难得经验到像追逐自己的帽子的时候这样可

笑的窘境的，也是难得像这样不容易博得慈善的怜恤的。大量的镇定，和一种特别的判断力，是捉帽子的时候所必需的。你决不能跑得太快，不然的话就要踩了它；你也决不能走另一个极端，那是会根本找不到它的。最好的办法是文雅地紧跟着你所追的东西，小心而谨慎，看准机会，逐渐走到它的前面，于是很快地向下一扑，一把抓住帽顶，把它结结实实地揪在头上；并且始终高高高兴兴地微笑着，似乎你像任何别人一样，觉得这是怪有趣的事情。

那时正刮着不大不小的风，匹克威克先生的帽子就在风前面嬉戏地滚着。空中吹着风，匹克威克嘴里也吹着风，帽子滚了又滚，像趁着大潮的一只活泼的海豚一样快活；它简直要径直向前滚去，叫匹克威克先生望尘莫及了，幸而它的行程终于被阻，这时那位绅士正打算把它交给它的命运去处置了。

原来，匹克威克先生完全精疲力竭了，正打算放弃这场追逐，帽子却相当猛烈地撞在一辆马车的轮子上了：他所趋向的地点有七八辆车子排着，那辆就是其中之一。匹克威克先生看到这是一个有利的机会，就急忙地冲上去保全了他的财产，把它戴在头上，就停下来喘气。他站定了还不到半分钟，就听到有人热情地叫他的名字，他立刻听出那是特普曼先生的声音，抬头一看，真使他又惊又喜。

在一辆敞篷四轮大马车里——为了更好地适应于那样挤的地方起见，马已经卸掉了——站着一位胖胖的老绅士，穿着有亮晶晶的钮子的蓝色上衣、起凸花的厚布短裤和高统靴；两位都有阔披肩和羽毛装饰着的年轻的女士；一位显然已经爱上了有披肩和羽毛的两位小姐之一的青年绅士，一位年龄很难说的太太，也

许是上述两位的姑母；还有特普曼先生，就像他是一生出来就属于这个家庭的那么自在和逍遥。车子后部拴着一只容量很大的篮子——这是那种永远叫一个爱沉思的人联想到冷鸡、牛舌和酒瓶的篮子——而车子前面的驭者座上坐了一个昏昏欲睡的、红脸的胖小厮，任何一个善于推测的观察者看见他，都不会怀疑：如果到了应该吃那些东西的时候，他就是那篮子里东西的正式分发者。

匹克威克先生对这些有趣的东西投了匆匆的一瞥之后，他的忠实的信徒又招呼他了。

“匹克威克——匹克威克，”特普曼先生说；“这里来。快点。”

“来吧，先生。请上来，”那个胖绅士说。“乔！——该死的孩子，他又睡着了。——乔，放下脚踏子。”胖孩子慢吞吞地滚下驭者座，放下脚踏子，邀请地拉开了车门。这时，史拿格拉斯和文克尔先生走了过来。

“你们都有地方，绅士们，”那胖子说。“两位在里面，一位在外面。乔，让一位绅士坐在驭者座上。喂，先生们，来吧；”胖绅士伸出了手臂，用全力首先把匹克威克先生拉进了马车，然后是史拿格拉斯先生。文克尔先生爬上了御者座，胖孩子也蹒跚地爬了上去，而且立刻睡得人事不知了。

“唔，绅士们，”胖子说，“看见各位荣幸得很。久仰了，绅士们，虽然你们也许不记得我了。去年冬天我在你们贵社消磨过几个晚上——今天早晨在这里碰上了我的朋友特普曼先生，我真高兴。唔，先生，你好吗？你看来是好得很的，毫无疑问罗。”

匹克威克先生接受了这番恭维，跟那穿高统靴的胖绅士热忱地握了手。

“你呢，你还好吗，先生？”胖绅士用父兄般的关切对史拿格拉斯先生说。“动人得很吗，呃？唔，不错——不错。而你呢，先生（对文克尔先生）？好，听你说好，我很高兴；非常高兴，的确的。我的女儿们，绅士们——这是我的女儿们；那是我的妹妹，来雪尔·华德尔小姐。她是一位小姐；然而她又不是一位小姐*——呃，先生——呃！”这位胖绅士用手拐子开玩笑地捣了一下匹克威克先生的肋骨，纵声大笑起来。

“哎呀，哥哥？”华德尔小姐说，带着向哥哥求饶的微笑。

“真的嘛，真的嘛，”胖绅士说；“谁也不能否认呵。绅士们，请你们原谅；这是我的朋友特伦德尔先生。你们现在彼此都认得了，让我们舒舒服服快快乐乐，看看那里还在进行着什么；就这样吧。”因此胖绅士戴上了眼镜，匹克威克先生也拿出了眼镜，大家都在马车上站了起来，越过别人的肩膀看军队的演习。

真是惊心动魄的演习：一排兵从另外一排兵的头上放枪，放了就跑开；于是这另外一排又从另外的一排的头上放枪，放了也就跑开；后来是排成许多方阵，把军官们围在当中；后来是用云梯从一边爬下濠沟，再从另一边用同样的方法爬上来；于是用一切的英勇姿态之中最英勇的姿态冲破了篮子做成的障碍阵。随后，炮台上的大炮被用那些像放大的拖把似的工具把里面的火药塞得那么紧；而且在放炮之前做了那么认真的准备，在放炮的时候又发出那么可怕的声音，以致空中回响着太太小姐们的尖声叫唤。两位年轻的华德尔小姐是这样吃惊，以致特伦德尔先生竟不得不抱住其中的一位，同时史拿格拉斯先生也支持了另外一位；

* 意思是指来雪尔年纪太大，不能算小姐了。

而华德尔先生的妹妹呢，她的神经受惊到了这样一种可怕的地步，使得特普曼先生发现：用他的手臂去围住她的腰使她能够站住，是万分必要的。每个人都激动了，除了那个胖小厮，他睡得那么熟，好像大炮的吼声只不过是他的寻常的催眠歌。

“乔，乔！”堡垒被占领之后，攻击的和被攻击的都坐下来吃饭的时候，胖绅士说。“该死的孩子，他又睡着了。请你行个好拧他一把，先生——在腿上，劳驾；除此之外，怎么也弄不醒他的——谢谢你。把篮子解下来，乔。”

胖孩子由于腿子的一部分在文克尔先生的大拇指和食指之间被压榨的结果，醒过来了，于是又一次爬下驭御者座，着手打开食物篮，动作却比人们根据他先前的不活跃所预料的要敏捷些。

“那末，我们紧挨着坐下来吧，”胖绅士说。说了许多笑话要女士们束紧袖子之后，并且由于叫女士们坐在绅士们膝头上之类的诙谐提议而引起了大量的脸红之后，大伙儿挤着在马车里坐好了；胖绅士开始从胖孩子（他已经特地骑在车篷后面）手里把东西接到里面来。

“现在，乔，拿刀叉来。”刀叉递进来了，里面的绅士淑女和外面驭者座上的文克尔先生各人都配备好了这些有用的工具。

“盘子，乔，盘子。”这种陶器也用同样的办法分配了。

“现在，乔，拿鸡来。该死的孩子；他又睡着了。乔！乔！”（一根手杖在胖小厮头上作了种种的敲打，他勉勉强强从昏睡中醒来了。）“来，把吃的东西递进来。”

“吃的东西”这几个字眼里面有种什么东西使那叫人感到油腻的孩子振奋了起来。他跳起来从篮子里拿出食物，一面用他那

双藏在像山一样鼓起来的两颊后面眨动着的没有光泽的眼睛，可怕地对那些食物睨视着。

“哪，快些，”华德尔先生说；因为胖孩子恋恋不舍地拿住一只阉鸡，好像完全不可能放手了。被催促之后，他就深深叹一口气，并且热烈地凝视一番它的肥壮，然后才不情愿地交给了他的主人。

“这才对——提起精神来。现在拿口条来——现在拿鸽子馅饼。当心小牛肉和火腿——注意龙虾——把生菜从包着的餐巾里拿出来——把作料给我。”华德尔先生嘴里发出这些急促的命令，拿来了上述种种食品，把一盘盘的菜放在每人的手里，和每个人的膝上，一道一道没有个完结。

“哪，这样妙不妙？”那位有趣的人物在消灭食物的工作开始的时候发问。

“妙！”在驭者座上切鸡的文克尔先生说。

“来杯酒吗？”

“再好没有了。”

“你还是另外弄一瓶在那上面喝吧，好不好？”

“真多谢了。”

“乔！”

“噯，先生。”（这次他没有睡着，刚刚暗地拿下一块小牛肉馅的面饼。）

“拿瓶葡萄酒给驭者座上的绅士。干一杯吧，先生。”

“多谢。”文克尔先生干了杯，把酒瓶放在身边。

“赏光干一杯吗，先生？”特伦德尔先生对文克尔先生说。

“奉陪，”文克尔先生回答特伦德尔先生；于是两位绅士喝了

葡萄酒。之后，大家都干了一杯，女士们也在内。

“亲爱的爱米丽跟那位陌生绅士撒娇哪，”老处女姑母带着道地的老处女姑母式的妒忌对她的哥哥华德尔先生低低地说。

“啊！我不知道，”有趣的老绅士说；“一切都是很自然的，我敢说——没有什么希奇。匹克威克先生，喝点儿吗？”深深地钻研着鸽子饼的内幕的匹克威克先生，欣然首肯了。

“爱米丽，我的亲爱的，”老处女姑母用保护者的神情说，“不要讲得这么响，宝贝。”

“噯呀，姑母！”

“我想，姑母和那矮小的老绅士是要我们都不响，只让他们讲去，”伊莎白拉·华德尔小姐和她的姊妹爱米丽捣鬼话说。年轻的女士们笑得很开心，年纪大的那位努力装作很和蔼，但是装不好。

“年轻女孩子们真有这样的精神，”华德尔小姐对特普曼先生说，带着温柔表示怜恤的神情，好像旺盛的精神是违禁品，未经允许而有了的话，就是很大的罪过。

“啊，她们是那样的，”特普曼先生回答，回答得并不恰如对方的期望。“那很叫人欢喜。”

“哼！”华德尔小姐说，带着怀疑的意味。

“允许我吗？”特普曼先生用最殷勤的态度说，伸出一只手去摸迷人的来雪尔的手腕，另外一只手文雅地举起了酒瓶，“允许我吗？”

“啊！”来雪尔说。特普曼先生的神情是极其动人的；而来雪尔呢，她表示害怕等会儿还要放炮，在那种情形之下，她当然是又需要人搀扶的。

“你觉得我的侄女们漂亮吗？”她们的慈爱的姑母向特普曼先生耳朵里低低地说。

“假使她们的姑母不在场的话，我会觉得是的，”那位胸有成竹的匹克威克派回答，热情地瞟了她一眼。

“噯；你这顽皮的人——但是说真话，假使她们的相貌稍微好一点儿的话，你不觉得她们是漂漂亮亮的女孩子吗——在灯光下面看起来？”

“是的；我想是的；”特普曼先生说，带着淡漠的神情。

“啊，你这刻薄的人——我知道你打算说什么的。”

“说什么？”特普曼先生问，他根本没有打算说什么。

“你想说，伊莎白拉是驼背的——我知道你想这样说——你们男人正是这样的观察者呵。是呀，她是驼的；不能否认呵；而且的确，假使有一种比什么都厉害的、最叫女孩子显得难看的缺点，那就是驼背。我常常对她说，她到年纪略微大些的时候，那就怕人极了。哪，你真是一个刻薄的人！”

特普曼先生对于这么便宜地得到这种荣誉并不反对：所以他显出非常了然的样子，并且神秘地微笑一下。

“好厉害的讥讽的微笑，”钦佩的来雪尔说；“我承认我是十分怕你的。”

“怕我！”

“噯，你什么都瞒不了我——我知道那种微笑是什么意思，我知道得很清楚。”

“什么呢？”特普曼先生说，他自己是连想都没有想到的。

“你的意思是，”这位和蔼的姑母说，把声音放得更低些——“你的意思是，你觉得伊莎白拉的驼背还没有爱米丽的厚脸皮

坏。唔，她真是厚脸皮哪！你想不到有些时候把我弄得多么可怜——我为了这种事情一定要连哭几个钟头也止不住——我的亲爱的哥哥是太好了、太不疑心了，所以他一点儿也没有看出来；要是看出来的话，我断定那是会叫他心碎的。我但愿我能够相信那不过是她的态度问题——我希望那是如此——”（说到这里，这位慈爱的亲戚大大地叹了一口气，灰心地摇摇头。）

“我相信姑母是在讲我们了，”爱米丽·华德尔小姐对她的姊妹说——“我相信一定是的——她的样子显得那样恶毒。”

“是吗？”伊莎白拉回答——“哼！姑母，亲爱的！”

“喂，我的好宝贝！”

“我真怕你要受凉呢，姑母——找条丝手绢扎住你的上了年纪的头吧——你真正要好好地保重呀——想想你的年纪呀！”

这一番报复的话，受的人也许是咎有应得，然而说的人也真算得是复仇心切了。姑母的愤怒会发泄成为何种形式的回答，那真是难于猜测的，要不是华德尔先生无意中岔开了话题：他大声地叫唤乔。

“该死的小子，”老绅士说，“他又睡着了。”

“非常出奇的孩子，”匹克威克先生说，“他总是像这样睡么？”

“睡！”老绅士说，“他总是睡着的。打发他做事是睡得人事不知，叫他侍候是打鼾。”

“多古怪！”匹克威克先生说。

“啊！真古怪哪，”老绅士回答；“有这个孩子，我很得意——无论怎么我也不肯辞退他——他是天然的奇物！喂，乔——乔——把这些收拾掉，另外开一瓶来——听到没有？”

胖孩子爬起来，睁了眼睛，把上次睡过去的时候正在咀嚼的一大块饼吞了，慢慢地执行了主人的命令——一面没精打彩地垂涎剩菜，一面收拾掉盘子，放在篮子里。又拿来了一瓶酒，而且很快就空了：篮子重新被拴在老地方了——胖孩子重新爬上了驭者座——眼镜和袖珍镜重新被戴上了——军队的演习重新开始了。炮火大大地嘶嘶和呼呼地响了一番、太太小姐们大大地惊骇一番——随后爆炸了一个地雷，使人人都很满意——地雷一轰而散之后，军队和观众也仿效着一哄而散了。

“那末，记住，”老绅士说——他和匹克威克先生在演习节目结束的时候曾经断断续续谈了些话，现在谈到末了他们握手道别了——“明天我请你们各位都去。”

“一定的。”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地点你记住了吗？”

“丁格来谷；马诺庄园，”匹克威克先生说，参考着笔记簿。

“对，”老绅士说。“我在一个星期之内是不让你们走的，记住；我担保你们会看到一切值得看的东西。假使你们来是为了过乡村生活的话，来找我，我会给你们许许多多。乔——该死的孩子，他又睡着了——乔，帮汤姆套马呀。”

那些马被套上了——车夫爬上去了——胖孩子爬在他的旁边——互相说了再会——马车轧轧地开走了。匹克威克派们回头对马车投了最后一瞥的时候，落日射出辉煌的光辉照在他们的款待者们的脸上，并且照着胖孩子的身体。他的头垂在胸口；又睡过去了。

第五章

这章不长。除了别的事情之外，主要是描写匹克威克先生如何赶车，文克尔先生如何骑马；以及他们做得结果如何

天空明朗而愉悦，空气芬芳，周围的一切东西都显得很美丽，匹克威克先生倚在洛彻斯特桥的栏杆上，冥想着自然，等着早饭。这一片景色的确是即使思索力比现在这位远远逊色的人也会大受迷惑的。

观察者的左手是一带败壁残垣，许多地方已经倒坍了，有些地方还有粗糙而厚重的残壁巍然俯临河岸。参差而尖锐的石头上挂了一大团一大团的海藻，在一阵阵的风里颤抖；还有绿色的常春藤悲哀地绕着黑色的、倒坍的雉堞。在这后面耸立着古堡，它的塔没有了顶，它的厚墙倒了，但是骄傲地告诉我们它的昔日的威风和力量，在七百年以前，它里面响着武器的铿锵声，或者迴荡着宴会和闹酒的喧声。两边，麦德威的两岸，是谷田和牧场，这里那里都有一架风车，或是远远的教堂，伸展到视力所能看到

的远处；薄而半定形的云在晨曦的光辉之中掠过，投下变化多端的影子在地上迅速地推移，使这一片丰富多采的风景更加美丽了。河水无声地流着，闪耀着光芒，反映着天空的清彻的蓝色；渔夫们的桨投入河水发出清脆的声音，沉重的然而像图画一般美的小船缓缓地顺流而下。

深深地一声叹息和肩膀上一触，把匹克威克先生从当前的景物引导他走了进去的愉快的出神状态中唤醒了。他回过头来一看：那个忧郁的人在他旁边。

“观看风景吗，”忧郁的人问。

“是呀，”匹克威克先生说。

“庆祝你自己起了这么个大早？”匹克威克先生点头表示同意。

“啊！人应该早起的，早起看辉煌极了的太阳，因为太阳的光明很难持续一整天的。一天的早晨和一生的早晨真是太相像了。”

“你说得对，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

“俗话说，”忧郁的人继续说，“‘晨光太好难持久。’这话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上有多么恰当。天哪！我什么不能牺牲，假使能恢复我的童年或者能够把它永远忘掉！”

“你受到的苦难太多了，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同情地说。

“是呀，”忧郁的人慌忙说；“是呀。多得连现在看见我的人都不相信是可能的。”他停了一下然后突兀地说：

“在像这样的早晨，你曾经想到过在水里淹死了倒是幸福和太平吗？”

“噫呀，没想到过！”匹克威克先生回答，侧着身子偷偷地离

开栏杆一点儿，因为他果真不由自主地想到忧郁的人可能把他推下水去作为实验。

“我常常这样想，”忧郁的人说，没有注意那个行动。“平静清凉的水似乎喃喃地邀请我去休息。一跳，水花一溅，一会儿挣扎；起初有一个漩涡，渐渐消散而成为微波；水把你的头隐没了，而世界也就永远隐没了你的悲苦和不幸。”忧郁的人一面说，深陷的眼睛里一面亮晶晶地闪着光，但这暂时的兴奋很快消失了，他冷静地扭过脸去说——

“哪——够了。我想找你谈谈别的问题。前天夜里你要我念了那些稿子，我念的时候你听得很注意。”

“是嘛，”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而且我的确认为——”

“我不是问你的意见，”忧郁的人打断他说，“我不需要任何意见。你是旅行着找消遣和教益的。假使我送你一个奇怪的抄本——注意，所谓奇怪，不是因为狂妄和难于置信，而因为真实的生活故事中的一页。你会拿它向你常常说到的那个社里报告吗？”

“当然，”匹克威克先生回答，“只要你愿意，而且会记到他们的文献里。”

“那就给你，”忧郁的人回答。“你的通讯处；”匹克威克先生说明了他们可能采取的路线，忧郁的人把它在一本油腻腻的袖珍簿上仔细地记了；然后谢绝了匹克威克先生请吃早饭的恳切的邀请，在旅馆门口离开了这位绅士，慢腾腾地走开了。

匹克威克先生发现他的三位同伴已经起身了，并且在等着他来吃早餐，而早餐却已经诱人地陈列在桌上了。他们坐下来吃；煮火腿、鸡蛋、咖啡、茶、等等，都开始很快地消失，那种

速度立刻证明了食品的精美和食客的胃口的旺盛。

“那末，谈谈马诺庄园吧，” 匹克威克先生说。“我们怎么去呢？”

“我们还是问问侍者好，” 特普曼先生说，因此侍者被叫来了。

“丁格来谷，绅士们——十五哩哪，绅士们——岔路——叫驿车吗，先生？”

“驿车只坐得了两个人，” 匹克威克先生说。

“真的，先生——对不起，先生。呱呱叫的四轮小马车，先生——后面有两个人的座位——前面坐一位绅士赶车子——对不起，先生——还只坐得了三个。”

“怎么办呢？” 史拿格拉斯先生说。

“也许哪位先生欢喜骑马吧，先生，” 侍者提议说，对文克尔先生看着；“非常好的备着鞍子的马，先生，——可以让华德尔先生的佣人到洛彻斯特来的时候带回来，先生。”

“只有如此，” 匹克威克先生说。“文克尔，你骑马去好吗？”

关于自己的骑术，文克尔先生的心底里原是怀着很大忧虑的，但是他因为不愿意人家对于这一点发生任何怀疑，所以立刻带着很大的勇气回答说，“当然。那我是顶欢喜不过的了。”

文克尔先生只好去碰运气了；毫无办法。“叫他们十一点钟的时候在门口等我们吧，” 匹克威克先生说。

“很好，先生，” 侍者回答。

侍者退出了；早饭结束了；旅行者们上楼进了各人的卧室，准备即将来临的远行所要带的换洗衣服。

匹克威克先生已经完成了准备工作、并且从咖啡间的百叶

窗上面看着街上行人的时候，侍者进来了，说马车已经准备好——车子本身证实了这话，它出现在上述的咖啡间的百叶窗前面了。

那是安在四只轮子上的一只奇怪的小小的绿色车厢，后面有像酒箱子似的一片低下去的地方可以坐两个人，前面有可以坐一个人的高起来的车台，拉车的是一匹褐色的大马，粗大的骨头对称地显露着。一个马夫站在近旁，抓住另外一匹大马的缰绳——这匹显然是套在车上那匹的近亲——是备好了鞍子给文克尔先生骑的。

“噯呀呀！”匹克威克先生说，那时他们都站在人行道上穿上衣了。“噯呀呀！谁赶车呀？我倒没有想到这一层。”

“啊！当然你罗，”特普曼先生说。

“当然嘛，”史拿格拉斯先生说。

“我！”匹克威克先生叫。

“一点儿也不用害怕，先生，”马夫插嘴说。“保证它乖乖的，先生；抱在怀里的小娃娃也赶得了它。”

“它不会惊吧，是吗？”匹克威克先生问。

“惊吗，先生？——它哪怕碰到一大车烧掉了尾巴的猴子，它也不会惊哪。”

最后这句推荐的话是不可争辩的。特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进了车厢；匹克威克先生上了驾驶台，把脚搁在座位下面的铺了漆布的踏板上。

“哪，发光的威廉，”马夫对马夫助手说，“把缰绳交给先生。”“发光的威廉”——这样叫他也许是因为他的光滑的头发和油光光的脸孔的缘故——把缰绳放在匹克威克先生的左手里，马夫

把一根鞭子塞在他右手里。

“嗨——哦！”匹克威克先生说，因为那高大的四脚兽坚决表示要退到咖啡间的窗子那里去。

“嗨——哦！”特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在车厢里响应。

“这不过是它开个玩笑，先生，”马夫头鼓励地说；“威廉，拉住它。”助手制住了那牲口的烈性，头子跑过去帮助文克尔先生上马。

“那一边，先生，请那一边上。”

“那位先生要不是上错了边，我就该死，”一个露着牙笑的邮差对那快活得形容不尽的侍者捣鬼说。

文克尔先生经过这样指点之后，很费力地爬上了鞍子，就像他爬上一艘一等兵舰那样吃力。

“统统都好了吗？”匹克威克先生问，内心怀着统统都糟了的不吉利的预感。

“好了，”文克尔先生怯弱地回答。

“让他们走吧，”马夫叫，——“带住它点儿，先生；”于是马车和马都出发了，前者的驾驶台上坐着匹克威克先生，后者的背上骑着文克尔先生，使全院里的人都看得又快活又满意。

“它怎么斜着走？”车厢里的史拿格拉斯先生对鞍子上的文克尔先生说。

“我怎么知道，”文克尔先生回答。他的马正用极其神秘的态度在街上漫游着——首先是斜着身子，头对着路的一边，而尾巴对着另外一边。

匹克威克先生对于这个或者任何其他情节并没有闲工夫去观察，他的全部才能都集中在对付那套在马车上的牲口上了，它

显出了各种的特性，那在一个旁观者看来是很有趣的，但是对于坐在它后面的人可就不那样好玩了。除了用一种非常令人不痛快和不舒服的态度经常昂起头来、并且把缰绳绷得叫匹克威克先生要费很大的劲才揪得住之外，它还有个古怪的癖好，就是时时刻刻突然向路边冲去，随后突兀地站住，随后向前猛冲一阵，快得完全不能控制。

“它这是什么意思？”那匹马把这种手段实行了第二十次的时候，史拿格拉斯先生说。

“不知道，”特普曼先生回答；“那样子好像是惊了，不是吗？”史拿格拉斯先生正要答话的时候，被匹克威克先生的一声叫唤打断了。

“嗨，”那位绅士说，“我的鞭子掉了。”

“文克尔，”史拿格拉斯先生叫，这位骑师正骑在那匹高头大马上小跑而来，帽子歪到了耳朵上，而且浑身上下都抖着，好像他要被这剧烈的运动震得骨头都散开来似的。“把鞭子拾起来，好人。”文克尔先生用力勒住高马的缰绳，直到脸都青了；终于使它停住了，下了马，把鞭子递给了匹克威克先生，于是抓住缰绳，打算重新上马。

现在，这匹高马究竟是出于顽皮的天性要拿文克尔先生作一番小小的天真的消遣呢，还是它觉得没有一个人骑在背上正如有一个人骑在背上一样能够称心如意地完成这趟旅程呢，这一点却是我们不能得到确定而明白的结论的问题。不管这畜生抱着什么动机，总之事实上是文克尔先生一触到缰绳，它就把头往一边滑开，而且向后退，把缰绳拉到最长度。

“可怜的家伙，”文克尔先生抚慰地说，——“可怜的家伙

——好马。”这“可怜的家伙”都不受恭维；文克尔先生越是接近它，它就越是往一边躲避；各种各样的劝诱和哄骗都没有用，文克尔先生和那好马互相兜着圈子有十分钟之久；到末了，彼此的距离还是和开头的时候完全一样，不多也不少——这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一种不如意的事情，而在一条冷静的找不到人帮忙的路上尤其如此。

“怎么办呢？”这场躲闪已经延长了很大一会儿之后，文克尔先生叫唤起来。“怎么办呀？我骑不上去。”

“你只好牵着它走，等到了一座税卡子的时候再说了，”匹克威克先生从马车上回答说。

“但是它不走呀，”文克尔先生吼叫似的说。“来呀，来抓住它。”

匹克威克先生是仁慈和博爱的化身；他把缰绳丢在马背上，下了座位，小心地把马车拉进篱笆里面，免得在路上出什么事情，于是走回去帮助他的遭难的同伴，把特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留在车上。

那马一看见匹克威克先生手里拿着鞭子走过来，立刻把先前它所贪恋的打旋的运动改做了倒退的运动，而且是如此之毅然决然，立刻把始终在缰绳那一头的文克尔先生拖了就跑；跑得比快步走的速度还快一点；向着他们来的方向。匹克威克先生跑上去帮忙，但是他向前跑得越快，马就倒退着跑得越快。

一大阵的脚步声和一大片扬起的灰尘；最后，手臂几乎被拉脱了臼的文克尔先生，老老实实在地松了手。马站住了，看看，摇摇头，转过身去，静静地小跑着回洛彻斯特去了，留下文克尔先生和匹克威克先生茫然若失地面面相觑。不多远的地方的一阵轧

轧声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他们抬头一看。

“我的天哪！”痛苦的匹克威克先生喊，“另外那匹马跑走了！”

可惜是真的。那牲口被喧声惊动了，而缰绳又是在它背上。结果是猜得到的。它把四轮车拉在背后跑走了，四轮马车里面是特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这一场竞赛时间不长。特普曼先生投身于一排小树丛中，史拿格拉斯先生学了他的样，马使四轮车撞上了一座木桥，使轮子和车身分了家，车厢和驾驶台脱了节；最后楞楞地站住了凝视着它所造成的残破的东西。

两位没有摔倒的朋友的第一件事是把不幸的同伴们从树丛的床上解救出来——这一工作使他们感到说不尽的满意，因为发现他俩并没有受伤，只有衣服上的种种裂口和荆棘划破的许多皮伤。第二件要做的是把马卸下来。做好这种繁杂的工作之后，大家缓步前进了，把马牵在身边，丢下车子听天由命去了。

一小时的步行之后，旅行者们走到了一家小小的路边酒店；酒店面前有两棵榆树，一个马槽和一块路牌；后面有一两个变了形的干草堆；旁边有一个菜园，周围是乱七八糟混杂在一起的朽败的披屋和发霉的下房。一个红头发的男子在园子里做工；匹克威克先生对他大声地叫唤——“哈罗！”

红头发的人抬起了身，用手在眼睛上罩着，对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同伴们长久而冷淡地注视了一会儿。

“哈罗！”匹克威克先生又叫唤。

“哈罗！”是红头发的人的回答。

“到丁格来谷有多远？”

“七哩多。”

“路好吗？”

“不，不好。”作了这简单的回答，并且又对他们打量一番之后，这个红头发的人就重新做起活来。

“我们要把这匹马寄在这里，”匹克威克先生说；“我想可以的，是吗？”

“要把马放在这里，是吗？”红头发的人重复对方的话，倚在锄头上。

“当然是的，”这时已经牵着马走到园子栅栏前面的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师母，”——红头发的人吼似地喊，走出园子，对马死死盯着——“师母。”

一个瘦骨嶙嶙的高女人——上下笔直没有一点曲线，穿了一件粗糙的蓝色外衣，衣服的腰身吊在腋下一两吋的地方——应声而来了。

“我们可以把马放在这里吗，我的好奶奶？”特普曼先生走上前去用他的最富于诱惑性的声调说。那女人对他们大家狠命地盯着，红头发的人在她耳朵里低低说了些什么。

“不行，”女人略一考虑之后回答说，“我怕这种事情。”

“怕！”匹克威克先生叫。“这女人怕什么！”

“上次已经叫我们吃过苦头啦，”女人说，回头就向屋子里走；“我不跟他们多噜嗦。”

“真是我平生碰到的最奇怪的事情，”吃惊的匹克威克先生说。

“我——我——我想，”文克尔先生低声说，他的朋友们围拢着他，“他们以为这匹马是我们用什么不名誉的方法弄来的。”

“什么！”匹克威克先生叫，爆发了一阵愤慨。文克尔先生谨慎地又说了一遍自己的意见。

“哈罗，你这家伙！”发怒的匹克威克先生说。“你以为这马是我们偷来的？”

“当然是罗，”红头发的人回答，咧开嘴一笑，从一只听觉器官咧到另外一只听觉器官，半个脸都皱了起来。他说了这话转身走进屋子，砰的一声带上了门。

“像一场梦，”——匹克威克先生情不自禁地说，“一场可怕的梦。想想看，一个人整天地徒步走着，牵了一条摆脱不了的可怕的马！”沮丧的匹克威克派们快快不乐地走开了，那匹使大家都感到无比的嫌恶的高大的四足兽，慢腾腾地跟在他们背后。

四位朋友和他们的四只脚的同伴走进通到马诺庄园的小路的时候，已经是将近黄昏了：虽然已经这样接近目的地了，但是想到他们的模样的古怪和处境的可笑，他们却提不起兴致，否则兴致应该是很大的。撕破的衣服，划破的脸，满是灰尘的鞋子，疲乏的脸色，尤其是那匹马。啊，匹克威克先生多恨那匹马呵：他时时刻刻用深仇大恨的眼光看看那高大的畜生；曾经不止一次地计算假使杀了它的话要破费多少钱；而现在，杀了它或者把它放了不管的想头，十倍有力地冲进他的脑子了。小路转了一个弯，突然出现了两个人影，把他从这些可怕念头的沉思中惊醒了。那是华德尔先生，和他的忠诚的随从胖孩子。

“嘿，你们到哪里去了？”好客的老绅士说。“我等了一整天。唔，你们的样子是累了。什么！破了皮！我希望没有受伤吧——呃？唔，我听到这话很高兴——很高兴。那末你们翻了车，呃？不必介意。这些地方常有的事故。乔——该死的孩子，他又

睡着了！——乔，替这位绅士把马牵走，牵到马房里去。”

胖孩子带着马在他们后面困倦地荡着；老绅士用朴实的字句慰问着他的宾客们——他们把遭遇的事情加以合宜的改造，说了一番——领着大家到厨房里去。

“我们要让你们在这里整饬一番，”老绅士说，“然后我再把你们介绍给客厅里的人们。爱玛，拿樱桃白兰地来；哪，珍，拿针线来；拿毛巾和水，玛丽。女孩子们，赶快。”

三四个娇媚的女仆迅速分头找所需要的各种东西去了，同时有两个大头圆脸的男子从火炉旁边的坐位上站了起来（虽然那是五月的黄昏，而他们对于木柴火的依恋却像在圣诞节的时候一样的热诚），隐到什么黑暗的角落，很快从那里拿出一瓶鞋油和半打刷子。

“赶快，”老绅士又说，但是这训诫完全是不必要的，女仆之一倒出了樱桃白兰地，另外一个拿了毛巾来，男仆之一突然抓住了匹克威克先生的腿——险些儿使他失了平衡——在他的靴子上擦了起来，直到他的鸡眼滚热发烫；而另外一个男仆用一只沉重的衣刷刷着文克尔先生，在这一行动之中不断地发出一种嗤嗤的声音，那是马夫们在刷马的时候常常弄出来的。

史拿格拉斯先生结束了洗涤之后，就观察起房间来，背对火炉站着，心满意足地慢慢呷着樱桃白兰地。据他描写，这是一间铺着红砖的大房间，装着大烟囱；天花板上装饰着火腿、大片的咸肉、一串串葱头。墙上装饰着几根猎鞭、两副辮头、一副鞍子和一根旧的生锈的大口径枪，这下面有字说明是“装了弹药”的，这也是据史拿格拉斯先生的记述，那至少是在半世纪之前装的。一只风度庄严而沉静的能走八天的旧钟，在一个角落里严肃

地滴嗒走着；还有一只同样古老的银表挂在那些装饰着食器橱的许多钩子中的一只下面。

“妥了吗？”老绅士的宾客们已经洗好、补好和喝好的时候，他询问说。

“完全妥了，”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那末跟我来，”于是，大伙儿经过几条黑暗的过道，而逗留在后面偷吻了爱玛一下因而被适当地回敬了几推和几抓的特普曼先生也追了上来之后，走到客厅门口了。

“欢迎，”他们的周到的主人把门推开跨到前面说，作为通报他们的到来。“欢迎，绅士们，欢迎光临马诺庄园。”

第六章

旧式的一局牌。牧师的诗句。归囚的故事

几个集合在这古旧的客厅里的宾客，站起来招呼走进来的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在进行那一套正式的介绍礼节的当儿，匹克威克先生偷空观察围绕着他的那些人的外貌，并且推究他们的性格和职业；这是他和其他许多伟大人物所共有的一种嗜好。

一位年纪很大的老太太，戴着高帽子、穿着褪色的丝袍子——不是别人，正是华德尔先生的母亲——占据了火炉右角的上座；各种足以说明她年轻的时候所经过的、而且年老的时候还没有丢开的生活方式的证明文件，都装饰在墙壁上；那就是，古式的花样，同样古旧的丝绒织锦风景画和比较新式的、大红色的、丝质的茶壶套子。姑母、两位小姐和华德尔先生，互相竞赛着热烈而不间断地对老太太献殷勤，挤在她的安乐椅的周围，一个拿着她的听筒，另外一个拿一只橘子，第三个拿一只嗅香瓶，而第四个是忙着拍打给她靠的枕头。对面呢，坐着一位秃头的老绅士，长着一张愉快善良的脸——他是丁格来谷的牧师。他的旁

边坐着他的妻子，是一位异常肥胖的老太太，看样子她不仅精通制造使别人满意的家酿酒酒的技术和秘诀，而且善于时常使自己更加大为满意地尝尝它们。在一个角落里，有一位里伯斯顿苹果脸的、精明的、矮小的男子跟一位胖胖的老绅士谈着；还有两三位老绅士和两三位老太太，一动不动地笔直坐在各人的椅子上，对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旅伴们紧紧地盯着。

“是匹克威克先生，母亲，”华德尔先生用他最高的声音说。

“啊！”老太太说，摇着头。“我听不见。”

“匹克威克先生，祖母！”两位小姐同声嘶叫。

“啊！”老太太喊。“罢了；没有多大关系。像我这样一个老太婆，他是不会见怪的，我敢说。”

“你放心，老太太，”匹克威克先生抓住老太太的手说，说得那么响亮，使的劲把他的仁慈的脸都涨红了，“我告诉你，老太太，看见像你这样年纪的一位老太太领导着这样好的一个家庭，而且看起来这样年轻和健康，我是再快乐也没有了。”

“啊！”老太太略为停顿了一下说。“非常之好，我相信；但是我听不见。”

“祖母现在有点儿不高兴，”伊莎白拉·华德尔小姐低声地说；“但是马上她就会跟你谈话的。”

匹克威克先生点点头表示他愿意迁就老年人的缺点，就和在座的大伙儿闲谈起来。

“这里的环境很好，”匹克威克先生说。

“很好！”史拿格拉斯、特普曼和文克尔几位先生响应说。

“唔，我觉得是的，”华德尔先生说。

“全肯特州再没有更好的地点了，先生，”苹果脸的精明的人

说：“真是没有了，先生——我断定是没有了，先生；”于是那精明的人得意扬扬地四面看看，好像曾经有谁极力反对他的话、而终于被他驳倒了似的。

“全肯特州再没有更好的地点了，”稍停了一下，精明的人又说。

“除了茂林牧场之外，”那个胖胖的人庄严地发表意见。

“茂林牧场吗！”对手脱口而出地叫，带着极度的轻蔑。

“噯，茂林牧场，”胖胖的人重复说。

“那真是个好地方，”另外一个胖子插嘴说。

“是这样的，的确，”第三个胖子说。

“人人都知道的，”肥肥的主人说。

精明的人怀疑地四面看看，但是发现自己是少数，就做出可怜别人的神情不再多说了。

“他们在谈些什么？”老太太用很响的声音问她的孙女之一；她跟许多聋子一样，好像决不考虑别人有听到她所说的话的可能。

“关于田地，祖母。”

“田地的什么？——没有什么事情吧？”

“没有，没有。米勒先生说我们的地段比茂林牧场还好。”

“他怎么知道的？”老太太愤慨地问。“米勒是个吹牛皮的花花公子，你就告诉他是我说的。”说了之后，这位一点儿不知道自己已经把话说得很响的老太太挺一挺腰，对那位精明的罪犯狠狠地看看。

“来，来，”忙着张罗的主人说，带着自然而然的急于想换一换话题的神情，——“你说打牌怎么样，匹克威克先生？”

“我是再欢喜也没有了，”那位绅士回答；“但是请你不要为我凑起一局来。”

“啊，我告诉你，母亲是非常欢喜打牌的，”华德尔先生说；“不是吗，母亲？”

老太太对于这个题目比对什么都要不聾得多，作了肯定的答复。

“乔，乔，”老绅士说——“乔——该死的——呵，他在这里！摆好牌桌子。”

这个害昏睡病的青年人居然不用其他的督促，就摆好了两张牌桌子；一张是玩“琼教皇”的，一张是打“惠斯特”的。打惠斯特的两对是匹克威克先生和老太太；米勒先生和胖绅士。那个围成圆圈的游戏包括了在座的其他的人。

他们玩牌的样子真是所谓态度庄严、举止文静，适合于称为“惠斯特”的*——那简直是一种庄严的仪式，据我们看来，称之为“玩牌”是很大的不敬和污蔑。另外一方面，那围成圆圈的一桌却是如此的喧腾和快乐，以致大大地妨碍了米勒先生的思索，使他没有能够做到应有的专心，竟然犯了许多罪大恶极的过失，这使胖绅士非常冒火，而相对地使老太太非常开心。

“瞧！”负罪的米勒在一局的临了抓了最后决胜负的第十三张牌之后得意地说：“这打得再好也没有了，我不妨自己吹一句；再也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了！”

“米勒应该拿王牌打那张红方块的，是不是，先生？”老太太说。

* 惠斯特（Whist）这字又作“静穆”解。

匹克威克先生点头同意。

“真的吗？”那不幸的人说。对他的联手发出怀疑的申诉。

“应该的，先生，”胖绅士用严厉的声音说。

“糟糕得很，”垂头丧气的米勒说。

“说这个还有什么用，”胖绅士咆哮着说。

“二付大牌是八分，我们赢了，”匹克威克先生说。

另外一局。“你能叫一副吗？”老太太问。

“能，”匹克威克先生回答。“双，单，清一色。”

“没有见过这种运气，”米勒先生说。

“没有见过这种牌，”胖绅士说。

庄严的静默：匹克威克先生幽默，老太太严肃，胖绅士吹毛求疵，米勒先生畏畏缩缩。

“再来个双，”老太太说，得意地拿了一枚六便士和一枚凹凸不平的半便士放在烛台下面，作为记号。

“双，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

“知道了，知道了，先生，”胖绅士恶狠狠地说。

得到同样结果的另外一局中间不幸的米勒有牌却不跟牌、犯了规；胖绅士因此大发脾气，一直发到牌打完的时候，那时他就缩在一个角落里，一声不响地待了一点钟又二十七分钟之久，临了，他从隐蔽处走出来，递给匹克威克先生一撮鼻烟，带着决心以基督徒的精神来宽恕所受到的伤害的神情。那位老太太的听觉是明显地改进了，而不幸的米勒呢，却像一只海豚耽在一座岗亭里似的不自在。

同时，那围成一圈的一局却进行得着实快活。伊莎白拉·华德尔和特伦德尔先生“配了对”，爱米丽·华德尔和史拿格拉斯

先生也一样；甚至特普曼先生和老处女姑母也合开了经营筹码和谄媚的股份公司。华德尔老先生快乐得无以复加；他做庄的时候如此的滑稽、而那些老太太对于她们的赢帐算得如此地精明，所以全桌永远在喧闹声中。有一位老太太老是有约摸半打的牌要赎，这使得大家都笑，每回都如此；而这位老太太因为要赎牌显得不高兴的时候，他们就笑得更加厉害；于是老太太的脸色渐渐开朗起来，而终于笑得比谁的声音都大。还有，当老处女姑母摸到“结婚”的时候，年轻的小姐们又笑了，老处女姑母好像要发脾气，但是，她觉察到特普曼先生在桌子底下捏她的手，于是她的脸色也渐渐开朗起来，显出心中有数样子，好像觉得实际上结婚并不像有些人所想像的那么渺茫；因此，大家又都笑了，尤其是华德尔老先生，他对于开玩笑是跟最年轻的人一样津津有味的。至于史拿格拉斯先生呢，他只是一个劲向他的搭档的耳朵里低声诉说诗意的感情，这使一位老绅士诙谐起来，恶作剧地提出打牌的搭档和人生的搭档的问题，因而引出老华德尔的一番妙论，附带各种各样的霎眼睛和格格地笑，使得大家都非常快乐，尤其是那位老绅士的太太。文克尔先生说了些城市里谁都知道而乡村里谁都不知道的笑话；大家听了都由衷地笑起来，并且说非常妙，所以文克尔先生觉得很光荣。仁慈的牧师愉快地旁观着；因为围绕着桌子的那些快乐的脸孔使这位老年人也觉得快乐了；而且虽然这种快乐有点儿喧哗，然而那是发自内心而不是发自口头上的：这无论如何还是正当的欢乐。

夜晚在这些活泼的娱乐中迅速地滑过去；这一顿家常的然而实惠的晚餐吃完以后，大家围着火炉组成一个小小的社交圈子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觉得他一生从来没有感觉得这样幸福这，

也从来没有这样地只想爱惜和充分受用这种瞬息即逝的光阴。

“哪，” 好客的主人说，—— 他庄严地坐在老太太的安乐椅旁边，把她的手紧紧地抓在手里—— “这就是我所欢喜的—— 我一生之中最幸福的一些时刻，都是在这古旧的火炉旁边消磨的：我对于这炉子是如此地依恋，所以我每天晚上都在这里生起旺旺的火，除非到了热得实在受不住的时候。我的可怜的老母亲，在她是一个女孩子的时候，常常搬一张小板凳坐在这火炉前面—— 是不是，母亲？——”

因为突然想到许多年前的幸福和过去的时代而自动涌进老太太眼睛里的泪水，在她带着忧郁的微笑点点头的时候，偷偷滚下她的脸了。

“你一定要原谅我谈到这个古老的地方，匹克威克先生，” 主人在短时间的停顿之后重新说—— “因为我爱它很深，胜过了其他的地方—— 古老的房屋和田地在我就像是活的朋友：我们的绕着长春藤的小小的教堂也是如此，—— 关于这长春藤，顺便说起，那边我们的那位杰出的朋友曾经做过一首诗，那时他初到我们这里来。史拿格拉斯先生，你的杯子里还有吗？”

“满满的，谢谢，” 那位绅士回答，他的诗人的好奇心已经被主人的最后那句话大大地激动起来了。“对不起，你刚才讲到关于长春藤的诗。”

“这你要问对面我们那位朋友，” 主人心里有数地说：把头一点，指着那位牧师。

“我很想请你念一念，你不见怪吗？” 史拿格拉斯先生说。

“啊，真的，” 牧师回答，“那是一桩小极了的事，的确的确；我胡诌了这首诗的唯一的托辞，就是，那时我是个青年人。然而

假使你要听，那我就念一念吧。”

回答当然是一阵要听的喃喃声；于是这位老绅士开始了，靠着他妻子的许多提示，背诵了那些诗句。“我管它们叫，”他说

常绿的长春

啊，美丽的植物呀常绿的长春，
他蔓延在古老的废墟之上！
他的三餐是精美的馐珍，
虽然他的墓穴是寂寞而凄凉。
墙必须倒，石也将颓，
才合于他的美丽的奇想：
而时光造成的霉烂尘灰，
正是他的可口的食粮。
在这地方没有生命留存，
爬着珍奇的老植物常绿的长春。

迅速呀他偷偷前进，虽没有羽翼飞腾，
他有一颗坚实顽强的心脏。
他绕得多紧，依恋得多深，
缠住他的朋友那巨大的老橡！
而他秘密地在地上蔓生着，
把他的叶子轻轻地摇荡，
欣然地拥抱和温存着，

死者们的坟墓的肥沃的土壤。
在这地方狰狞的死亡藏身，
爬着珍奇的老植物常绿的长春。

几个世纪已经过去，它们的业绩已经颓倾，
民族已经经历了桑沧；
但是壮健的老长春藤永不雕零，
他的绿色少壮如常。
在凄凉寂寞的日子里，
勇敢的老植物将借过去而发胖；
因为任何最堂皇宏伟的工程，
终于是长春藤的营养。

爬呀，在这地方时光留了残痕，
爬着珍奇的老植物常绿的长春。

当老绅士把这些诗句重念了第二遍、以便史拿格拉斯先生记录下来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带着很感兴趣的表情谛视了一下他的脸孔的轮廓。老绅士背完了，史拿格拉斯先生把笔记簿放回口袋，匹克威克先生就说：

“请原谅，先生，初次见面就说这种话；但是我想像你这样一位绅士，在你作为传道师的生活经验里是不会没有观察到许多值得铭记的景象和事件的。”

“我的确是目睹过一些，”那位老绅士回答；“但是事情和人物都很平凡，因为我的活动的范围是如此之有限啊。”

“你是做了些笔记的，我想，关于约翰·爱德门德，不是吗？”
华德尔先生问，他似乎是要引出他的朋友的话头，来给新宾客们

一些启迪。

老绅士微微点一点头表示同意，正要开始转换话题，但是匹克威克先生说：

“请你原谅，先生；但是对不起，我想冒昧问一问，约翰·爱德门德是谁呢？”

“我也正想问这句话哪，”史拿格拉斯先生急切地说。

“你是脱不了身啦，”兴高采烈的主人说。“迟早你总得满足这些绅士的好奇心；所见你不如利用现在这个好机会，立刻就说。”

老绅士一面和善地微笑，一面把椅子向前移一移；其余的人都把椅子拉得靠紧一些，特别是特普曼先生和老处女姑母，也许他们是因为耳朵不大灵吧；老太太的听筒被妥妥当当地安排好了，米勒先生（他在朗诵诗歌的时候睡过去了）被训诫地一把掐醒了——那是他的前搭档那位庄严的胖子从桌子底下使出来的，——于是老绅士不再用什么序言，直截了当地开口说了如下的故事，我们自作主张替它加了一个题目，叫做

归 囚

“我初到这村子来住的时候，”老绅士说，“离现在正二十五年了，那时，在我的教民之中有一个恶名最大的人，叫做爱德门德，他租了一块离这里很近的小小田地。他是一个脾气很坏、心肠野蛮的坏人；懒惰和荒淫的习气，残酷和凶猛的气质。除了几个跟他一道在田野里浪荡或是在酒店里纵饮的、懒惰而无赖的流氓之外，他连一个朋友或者熟人都没有；没有人愿意跟这个叫许

多人害怕而且叫人人痛恨的人说话——大家都躲避爱德门德。

“这人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儿子，那孩子在我初到这里的时候大约有十二岁。关于这个女人的痛苦的剧烈程度，关于她用以忍受这些的温和而忍耐的态度，关于她抚养那个孩子的时候的操心忧虑的苦痛，没有人能够恰当地想像出来。上天饶恕我这种猜测——假使那是不仁的猜测的话——但是我坚决地相信、而且我从心眼里相信，那人好多年来有系统地试着弄碎她的心；但是她为了孩子的缘故忍受了一切，而且也是为了孩子的父亲——虽然这在许多人看来也许是奇怪的；因为，虽然他是一个畜生、虽然他待她很残酷，然而她曾经一度爱过他：由于回忆到他曾经是她的什么人，就在她的胸中唤起了在苦难中要容忍和温顺的感情；这种感情，除了女人之外，对于上帝创造的一切生物都是陌生的。

“他们很穷——既然那男人过着这种日子，他们当然是非穷不可的；但是女人不停和不倦地操作，早晨、中午、夜里，不分早晚地干，使他们得免于饥寒。这种操作只得到恶意的报答。夜里经过那里的人们——有时已经是深夜了——告诉大家说听到一个悲痛的女人的呻吟和呜咽，还听到殴打的声音；不止一次，孩子在半夜以后轻轻地去敲邻居的门，到那里躲避他的反常的父亲醉后的暴行。

“在这些日子，这可怜的女子始终是我们的小小教堂的出席者，她来做礼拜的时候常常带着她不能完全掩饰掉的、虐待和暴行的伤痕。每个星期日的早晨和下午，她一定来坐在她的老位置上，把孩子带在身边；虽然他们两人都穿戴得很坏——比许多地位不如他们的邻居们还穿得坏得多——不过他们总是整齐和清

洁的。每人都对“可怜的爱德门德太太”友善地点一点头、和蔼地招呼一声；有些时候，当她做完礼拜站在通到教堂大门的一小排榆树下面和一个邻居交谈几句的时候，或者怀着母亲的骄傲和喜悦在旁边看着她的健康的孩子和一些小朋友做游戏的时候，她的憔悴的脸孔由于发自深心的感恩的表情而开朗起来；这时她的样子虽不是高兴和幸福的，至少是平静而满足的。

“过了五六年；孩子已经长成一个结实而发育健全的小伙子。把小孩子纤弱的身材和四肢加强和改造成为一个强壮男子的光阴，已经使他的母亲的身体弯了，使她的脚力衰弱了；但是那本来应该扶持她的手臂却不再在她的怀抱里了，那本来应该使她愉快的脸孔却不再望着她的脸了。她还是坐在她的老位置上，但是在她身边有一个位置空着。《圣经》还是像向来一样保存得很细致，要读的地方还是像向来一样查明了叠好；但是却没有和她一道读的人了；眼泪密而快地落在书上，字迹都模糊难辨了。邻居们对她还像从前一样和蔼，但是她掉开头躲避他们的招呼。现在再也不在老榆树下面勾留了——没有对未来幸福的欣慰的预期了。这孤苦的女人把软帽拉得更低些遮在脸上，匆匆地走掉了。

“那青年人假使还有记忆和良心的话，他只要想一想，从他的童年的最初直到那个时候，他没有一件事不是这样那样地和他的母亲长期的自愿的牺牲相关联的；她为他忍受了虐待、侮辱和暴行，一切都是为他。但是他，悍然不顾她那颗将要破碎的心，凶恶地故意忘怀她为他所做和所受的一切，跟一些堕落的、无赖的人混在一起，发疯似的干着一种要叫他送命和叫她丢人的冒险的勾当。这一点我要告诉你们吗？可悲的人性！你们是早已预料

到的了。

“这不幸女子的悲苦和不幸的定数是要满了。邻近已经出过许多罪案；犯案的人一直没有发现，所以他们的胆子更大了。一次，一件胆大妄为的劫案引起了他们没有料到的一番警戒的追究和严密的搜索。小爱德门德和三个伙伴被人怀疑了。他被捉了去——押了——审了——判了罪——死刑。

“庄严的判决宣读之后，法庭里发出女人的一声狂乱和刺耳的尖叫，这声音到如今还在我耳朵里响着。这声叫唤，使犯人感到恐怖，那是审讯、判罪——接近死亡——都没有唤起来的。他那始终含着执拗的怒气紧紧闭着的嘴抖动了，而且不由自主地张了开来；脸变得灰白，每个毛孔里都冒着冷汗；这个重罪犯人的强壮的四肢颤抖了，他在被告席上摇摇晃晃地站不住了。

“这受苦的母亲在她的精神惨痛的最初的袭击之下，向我面前一跪，热烈地祈求那位在她的一切困难中支持她到现在的全能的神，让她从这悲哀和苦难的世界解脱，饶了她的儿子的性命。接着是一阵悲痛的发作和一阵猛烈的挣扎，这种情景我但愿永远不再看到第二回。我知道她的心从那时起开始破碎了；但是我从来没有听到她的嘴里滑出一声诉苦或是怨言。

“看见这女人每天都到监狱的院子里去，急切而热烈地用感动和哀求的方法试想把她的硬心肠的儿子的心弄软下来，真是一种悲惨的景况。徒然。他还是快快的，执拗的，无动于中的。甚至他的判决得到意外的减刑、改做十四年的放逐，也没有能够使他态度上的阴沉的执拗软化片刻。

“但是，支持了她那么久的那种听天由命和忍耐的精神，不能够抵敌她肉体上的衰弱了。她病倒了。她从床上爬起来拖着摇

晃的腿子又去看她的儿子一次，但是她精疲力竭，无力地倒在地上。

“现在，这青年人的那种可夸耀的冷酷和淡漠真是受到了考验了；报应沉重地落在他身上，几乎逼得他发疯。一天过去了，他的母亲没有来；又是一天，她没有到他身边；第三天的晚上了，他还没有看到她；在二十四小时之后，他就要被迫和她别离了——也许是永别呢。啊！他几乎像奔跑似的在那狭小的院子里走来走去——好像消息会因为他着急就来得快些似的——这时，那些久已遗忘的旧事涌上了他的心头！而当他听到消息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又是怎样悲苦地涌出了一种毫无办法的孤寂的感觉！他的母亲，他所知道的唯一的长辈，在离他站着的地点一哩远的地方病倒在地上——也许要死了；假使他是自由的和不带镣铐的，只要几分钟就可以到她身边了。他冲到门口，拚命用力抓住铁栅栏摇撼得它发响，并且用身体向那厚墙上撞，像是想从石头里硬冲出一条路来；但是这坚固的建筑物嘲笑他的微弱的努力，他绞着两手啜泣得像小孩子一样。

“我把母亲的宽恕和祝福带给她那个在监牢里的儿子，把他的悔过的庄严誓约和求恕的热烈恳求带到她的病床前面。我怀着怜恤和同情听那悔过的人谈起当他回来之后如何安慰和奉养她的无数计划；但是我知道在他能够到达他的目的地之前几个月，他的母亲就不会再在人世了。

“他在夜里被解走了。过了一两个星期，可怜的女人的灵魂飞升了，我暗暗地希望并且庄严地相信它是到永恒的幸福和休息的地方去了。我给她的遗骸行了葬礼，她躺在我们的小小的教堂墓地里。她的坟头上没有石碑。她的悲哀世人知道，她的德行上

帝知道。

“在犯人解走之前已经和他约好，他一得到允许就写信给他母亲，信可以寄给我收。父亲自从儿子被捕之后就坚决地拒绝见他了；儿子是死是活，于他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他一去毫无消息，好几年过去了；到他的刑期过了一半，而我没有接到一封信的时候，我断定他是死了，而我的确几乎希望他如此。

“然而爱德门德呢，他在到了居留地之后被派到很远的荒僻地方去了，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寄的几封信都没有到我手里，他在整整十四年中都居留在一个地方。刑期终了之后，他坚持从前的决定和对母亲的誓约，经过无数的困难回到了英国，徒步走回家乡。

“在八月里一个晴和的星期日的黄昏，约翰·爱德门德踏进了十七年前他蒙着耻辱离开了的村庄。他的最近的捷径是要经过教堂墓地的。他穿过篱笆上的活门的时候，他心里激动起来。那些高大的老榆树——落日透过它们的枝叶把辉煌的光线这里那里地投射在荫影的小径上——唤醒了他童年的联想。他想像那时候的自己，吊住母亲的手，安静地走进教堂。他记起了自己是惯于抬头望着她的苍白的脸孔的；而有些时候她的眼睛对他脸上凝视的时候会充溢着眼泪——这些泪在她俯身吻他的时候就热辣辣地落在他的额头上，使他也啜泣了起来，虽然他那时一点也不懂得她的眼泪是何等悲苦的眼泪。他想起他如何常常在这路上和一些孩子气的游伴快乐地奔跑，时而回头看看，瞥瞥他母亲的微笑，或者听听她的温柔的声音；他的记忆上的一重帘幕似乎揭开了，于是，得不到报答的恩情的言语、被藐视的劝告、被毁弃的信约，蜂拥到他的记忆里，简直使他的心要破裂，他是再也受

不住了。

“他进了教堂。晚祷的礼拜仪式结束了，会已经散了，不过还没有关门。他的脚步在低矮的屋子里发出空洞的回声；是如此地寂静和悄然，他孤零零一个人几乎害怕起来。他向四面看看。什么都没有改变。地方似乎比从前小了些，但是那些古老的石碑还在那里，他小的时候曾经怀着孩子气的畏惧对它们凝视过无数次；铺了褪色的垫子的讲道坛，还在那里，还有圣餐台也在那里。在这圣餐台前面，他曾经时常背诵过他作为一个孩子的时候所尊敬而作为一个大人的时候所忘记的圣诫。他走近了从前的老座位，它显得冷清而凄凉。坐垫已经拿掉了，《圣经》也不在那里了。也许他的母亲现在是坐更坏的位置了，也许她身体已经太坏了，不能独自走到教堂来吧。他不敢想到他所害怕的事上去。他走开的时候颤抖得很厉害，浑身感到一阵冷。

“他正走到大门口的时候，一个老年人走了进来。爱德门德吃惊地缩回一步，因为他很清楚地认识他；他曾经好多次看他在墓地里掘坟墓的。他对这回家的囚犯会说些什么呢？老年人抬起眼睛对陌生人的脸看看，对他说了“晚安”，就慢慢地走了。他已经忘了他。

“他走下土冈子，穿过村庄。天气很热，人们都坐在门口，或是在他们的小园子里散步，享受着黄昏的宁静和劳动后的休息。许多人都对他看一眼，他也向两旁怀疑地看了几眼，看看是否有谁认得他和躲避他。差不多每家都是些陌生人；从一些高大的身材中间他认出他的一个老同学——他最后看到他的时候还是个孩子——被一群快乐的小孩子围绕着；另外一些呢，其中有一个坐在一所茅屋门口的安乐椅里的病弱的老年人，他记得他当年是

个筋强力壮的劳动者；但是他们都已经忘记了他，他走过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认识。

“落日的最后的柔光落在地面上，使一捆捆黄色的谷穗上发出辉煌的光采，拖长了果树的影子，这时他站在老家的门口了——这是他童年的家——是他的心在拘囚和悲苦的悠长岁月里怀着不可形容的强烈的爱恋所渴慕的家。围墙是低低的，虽然他清楚地记得从前在他看来是一座高墙；他从墙上对园子里看。里面的花果比从前多些和茂盛些，但是那些老树还在——他曾经无数次在太阳下面玩厌了之后躺在这些树下，渐渐感觉到幸福的童年时代的温柔的睡眠轻轻地来临。房子里有人声。他听见了，但是它们听来很陌生；他不熟识。声音也是愉快的，而他很明白他的可怜的老母亲是不会愉快的，于是他走开去。门开了，一群小孩子跳了出来，叫着和蹦着。手里抱了一个很小的孩子的父亲出现在门口了，于是他们包围着他，拍着小手，拖他出来参加他们的有趣的游戏。犯人想到，就在这个地方他曾经躲避过他的父亲多少次呵。他记起了他如何时常把发抖的头埋在被子里，听着那粗暴的言语、凶狠的鞭打和她母亲的哀号；虽然他离开这地点的时候由于心灵的剧痛、高声抽咽了，但是他在狂暴而悲痛的感情之下捏着拳头，咬着牙齿。

“这就是他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回家，这就是他历尽千辛万苦的回家！没有欢迎的脸孔，没有宽恕的眼光，没有容身的房屋，没有援助他的手——而且还是在他的老家的村上。他在那种人迹不到的、荒野的密林里的寂寞，比起这个来又算得什么！

“他觉得他在那蒙受耻辱和奴役的远方所想到的家乡，是他离开的时候的家乡，而不是他回来的时候的家乡。这种悲惨的现

实冷酷地打击了他的心，他的精神消沉了。他没有勇气探问，也没有勇气去见那唯一可能用亲切和同情接待他的人，他向前慢慢走去；闪闪躲躲地走在路边上，像一个犯罪的人；转到一片他还很记得的草地上之后，用手蒙着脸，扑在草上。

“他没有注意到有一个人躺在他旁边的河岸上，这人转身对新来的人偷看一眼的时候，衣服沙沙响了一下；爱德门德抬起了头。

“那人已经改成坐的姿势。他的身体很驼了，他的脸又皱又黄。他的服装说明了这是贫民收容所里的贫民：他的样子很老了，但是看来更像是由于放荡或疾病而不是由于年龄的缘故。他正紧紧地盯着这新来的人；虽然他的眼睛最初是没有光泽的和滞钝的，但是它们对他盯着看了一会儿之后，竟闪出一种不自然的和惊慌的表情，以至于几乎要从眼眶里爆出来。爱德门德逐渐抬起身体跪下了，对老年人的脸越来越热切地看着。他们默默地互相凝视。

“老年人脸色灰白得可怕。他抖了一下，蹒跚地站了起来。爱德门德跳了起来。他退缩了一两步。爱德门德走了过去。

“‘让我听你讲话，’犯人用沉重的变了声的声音说。

“‘站开！’老年人喊，带了一句可怕的咒骂，犯人向他走得更近些。

“‘站开！’老年人尖叫。由于恐怖而暴怒的他，举起手杖在爱德门德脸上重重地打了一下。

“‘父亲——恶鬼！’犯人咬着牙齿喃喃地说。他发狂地冲过去扼住老年人的喉咙——但是他是他的父亲呵；他的手臂无力地垂下了。

“老年人发出一声高呼，像一个妖怪的咆哮似的，在寂静的田野间飘过。他的脸发了青：血从他的脸上和鼻子里涌出来，把地上的草染成浓厚的暗红色，而他蹒跚地倒下去了。他裂了一根血管；他的儿子还没有来得及把他由那污浊的、呆滞的泥塘里扶起来的时候，他已经是死人了。”

“在教堂墓地的那个角落里，”沉默了几分钟之后老绅士说，“就是在我已经说过的那个教堂墓地的一个角落里，那里埋葬了一个男子，在这件事情之后我雇用了他三年：他是真正悔过了的和自卑的，做到了最好的人所能做到的地步。在他去世之前，除了我没有谁知道他是什么人、或是他是哪里来的：——他就是约翰·爱德门德，这重归的囚犯。”

第 七 章

文克尔先生倒不是打鸽子打杀乌鸦，却是打乌鸦伤了鸽子；丁格来谷板球队大战“全玛格尔顿”，而“全玛格尔顿”大吃“丁格来谷”；附带其他有趣而有益的事情

白天令人疲倦的遭遇、或者是牧师的故事的催眠作用，弄得匹克威克先生的睡意如此之浓，他被领到他的舒服的卧室里之后不到五分钟，就人事不省地而且梦也没有地睡着了；直到早晨的阳光谴责地把明亮的光线投射到房里之后，他才醒了过来。匹克威克先生可不是懒人；他像一个热情的战士似的一跳跳出了他的行军床。

“愉快的、愉快的乡村呵，”推开格子窗之后，这位热情的绅士叹息说。“曾经受过这样的景色熏陶的人，谁还能够天天望着砖头和石板？要是没有母牛，只有母牛的尸体，没有任何东西有牧神的气味，倒是都有财神的气味；没有田里长的五谷，只有田里用的肥料，那么谁还能够再在那种地方生活呢？住在那种地方

挨命，谁能受得住呢？我请问谁能够忍受呢？”匹克威克先生像这样用最完善的方式自盘自问了好一会儿之后，就把头伸出了窗格子，向周围眺望起来。

干草堆的浓烈的甜香直扑他的卧室窗户；下面小花园里的种种花草芬香四溢；在微风中颤动着的草叶，每一片草叶上闪耀着朝露，照亮了浓绿的草场；鸟儿歌唱着，好像每一颗晶莹的露珠都是它们的灵感的源泉。匹克威克先生堕入心旷神怡的出神状态了。

“哈罗！”这声音唤醒了他。

他向右手看看，但是看不见谁；他把眼睛转向左手，望穿了那一片风景；他凝视天空，但是那里没有人找他；后来他做了一个普通头脑的人立刻就会做的事——看看花园里，于是看见了华德尔先生。

“你好吗？”那位好兴致的先生说，由于愉快的期望已经兴奋得喘气了。“美丽的早晨呵，是不是？看见你起得这么早我很高兴。赶快下来吧。我在这里等你。”

匹克威克先生不用第二次邀请。十分钟已经够他梳洗装束之用；到这十分钟的末了，他已经在那位老绅士的旁边了。

“哈罗！”匹克威克先生也说。他看见他的同伴拿了一支枪，另外还有一支躺在草地上。“你要干什么？”

“呃，”主人回答，“你的朋友和我在早餐之前要去打白嘴鸦呵。他是一位呱呱叫的枪手，是吗？”

“我听他说过他的枪法很妙，”匹克威克先生回答；“但是我从来没有见他打过什么东西。”

“唔，”主人说，“我希望他就来才好。乔——乔！”

在早晨刺激的空气下的胖孩子，带着不过三分零一点儿的睡意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上去请那位绅士，告诉他我和匹克威克先生在鸟巢那里等他。你领他去；听到没有？”

孩子去执行他的任务了；主人像鲁滨孙第二似的掂了两支枪，带路走出花园。

“就是这里，”老绅士走了一会儿之后，在一丛树林子的进口站住了说。这话是不必要的；因为那些一无所觉的白嘴鸦的不停的哑哑声已经充分说明了他们所在的地方。

老绅士把一支枪放在地上，把另外一支装了弹药。

“他们来了，”匹克威克先生说；说着，特普曼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和文克尔先生的身形就远远地出现了。胖孩子因为弄不清楚要他请哪一位绅士，他为了防止任何错误的可能，想出一个特别聪明的办法，把他们都请了来。

“来吧，”老绅士对文克尔喊；“像你这样热心打猎的人早就应该起来了，虽说这里的玩意儿没有多大意思。”

文克尔先生报之以苦笑，脸上带着一种异样的表情拿起了剩下的那支枪；那种表情，假使有一只形而上学的白嘴鸦感到它即将横死的预兆的话，也许它会露出来的。那大概是表现热心吧，但是却显得非常可怜。

老绅士点点头；在婴儿兰伯特* 的指导之下列队而来的两个褴褛的孩子，就开始爬上两棵树。

* 兰伯特 (Lambert) 为英国著名胖人，重六百数十磅。这里所谓婴儿兰伯特是指胖孩子乔。

“这些孩子干什么的？”匹克威克先生突兀地问。他有点吃惊了；他还不大相信，不过他常常听说农民生活困难，所以他怕这会逼迫那些靠土地为生的小孩子去做一种危险而冒险的营生——把自己当做没有经验的猎人的靶子。

“不过是惊鸟而已，”华德尔先生回答，笑着。

“什么？”匹克威克先生问。

“呃，说得明白点，就是吓一吓白嘴鸦。”

“噢！就是如此吗？”

“你放心了吗？”

“放心了。”

“很好。我先来？”

“请，”文克尔先生说，任何的拖延他都高兴。

“那末，请站开些。干吧。”

一个孩子叫唤起来，并且摇撼一根有鸟巢的树枝。

半打惊慌的大声交谈着的小白嘴鸦，飞出来问是怎么回事。老绅士开了一枪作为回答。掉下了一只，其余的飞掉了。

“拾起来，乔，”老绅士说。

这孩子一面走过去一面脸上带着微笑。鸦肉饼的模糊的幻影浮现在他的想像里——那是很肥的一只呢。

“喂，文克尔先生，”主人说，把自己的枪重新装上。“打吧。”文克尔先生向前走了几步，举起了枪。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不由自主地退缩了几步，免得大批白嘴鸦沉重地落下来伤害了他们，这他们认为只要他们的朋友毁灭性的枪声一起，就一定会发生的。一种严重的停顿——一阵叫唤——一阵羽翼振动的声音——一声轻微的“咔嚓”。

“哈罗!”老绅士说。

“不行吗?”匹克威克先生问。

“不响,”文克尔先生说,脸色非常灰白,也许是因为失望的缘故。

“古怪,”老绅士说,拿过枪来。“无论哪一支以前从来没有不响过。啊,怎么看不见铜帽呀?”

“哎呀呀,”文克尔先生说。“我声明我忘记安铜帽了!”

这个小小的疏忽被纠正了。匹克威克先生又蹲下去了。文克尔先生带着毅然决然的神情走向前去;特普曼先生躲在一棵树后面往外看。孩子叫唤了;飞出了四只鸟,文克尔先生开了枪。一声痛叫——不像是白嘴鸦的,却像是一个肉体受到痛苦的人的。特普曼先生在左臂上接受了一部分子弹,这样救了无数无辜的鸟的性命。

要描写出接着发生的那场混乱简直是不可能的。匹克威克先生如何在情绪爆发的最初一瞬间骂文克尔先生“浑蛋!”特普曼先生如何直挺挺地扑倒在地上;文克尔先生如何吓得呆呆地跪在他身边;特普曼先生如何昏昏迷迷地乱叫些女人的教名,接着先睁开一只眼睛,再睁开第二只,然后倒了过去把两只统统闭上;——这一切,以及后来这不幸的人如何渐渐神志清醒过来,如何用手绢把他的手臂扎好,如何由他的焦虑的友人们用手搀扶着慢慢回去,都一样地难以详细叙述。

他们走近房屋了。女士们正在园门口,等他们来吃早饭。老处女姑母出现了;她微笑着招呼他们,叫他们走快些。显然她并不知道这场祸事。可怜的家伙!有的时候无知真是福气哪。

他们走近些了。

“嘿，那位小老先生怎么了？”伊莎白拉·华德尔说。老处女姑母没有介意这句话；她以为是说匹克威克先生。在她眼里，屈来西·特普曼是一个青年；她是通过缩小镜看他的年纪的。

“不要怕呵，”年老的主人远远地喊，恐怕吓了他的女儿们。因为打猎的一伙完全围住了特普曼先生，所以她们还没有弄清真相。

“不要害怕，”主人说。

“什么事情？”女士们尖叫。

“特普曼先生出了一点儿小事；就是这样。”

老处女姑母发出一声尖锐的嘶叫，歇斯底里地大笑一声，倒在她的侄女们的怀抱里了。

“给她浇点冷水，”老绅士说。

“不用，不用，”老处女姑母喃喃地说；“我现在好些了。白拉，爱米丽——请个外科医生来！他受了伤吗？——他死了吗？——他——哈，哈，哈！”老处女姑母又发出第二阵歇斯底里的大笑，点缀着几声尖叫。

“镇静一点，”特普曼先生说，被这种同情他的痛苦的表示感动得几乎下泪了。“亲爱的，亲爱的小姐，镇静一点。”

“是他的声音！”老处女姑母喊；第三阵强烈的征候又发展了。

“我求你不要着急，最亲爱的女士，”特普曼先生抚慰地说，“请你相信，我伤得很轻。”

“那末你没有死！”这位歇斯底里的女士大叫说。“啊，你说你没有死，说！”

“不要发傻了，来雪尔，”华德尔先生插嘴说，说得有点粗卤，

不十分适合于那富于诗意的场面。“真见鬼，叫他说没有死干什么呀？”

“没有，没有，我没有死，”特普曼先生说。“我除了你的帮助之外什么都不需要。让我倚在你的手臂上。”他接着用耳语声说，“来雪尔小姐呀！”兴奋的女人走了过来，伸出了手臂。他们走进了早餐室。屈来西·特普曼先生温柔地用嘴吻了吻她的手，坐上了沙发。

“你头昏吗？”忧虑的来雪尔问。

“不，”特普曼先生说。“没有关系，我马上就好的。”他闭了眼睛。

“他睡了，”老处女姑母喃喃地说。（他的视官闭了将近二十秒钟）“亲爱的——亲爱的——特普曼先生！”

特普曼先生跳了起来——“再说说这些话！”他喊。

那位女士一惊。“你一定没有听到！”她羞答答地说。

“啊，我听到了！”特普曼先生回答；“再说一遍。假使你要我好起来，你就再说一遍。”

“嘘！”女士说。“我的哥哥来啦。”

屈来西·特普曼先生恢复了先前的姿势；华德尔先生陪着一位外科医生进了房间。

手臂被诊察了，伤口被包扎好了，据说是很轻的伤；因此大家都放了心，带着重新恢复了愉快的脸孔开始满足他们的食欲了。只有匹克威克先生一个人沉默而且若有所思。他的脸上显露出怀疑和不信任的神情。他对文克尔先生的信任已经由于早上的事情而动摇了——大大地动摇了。

“你是一位板球家吧？”华德尔先生问那位射击家。

假使在别的时候，文克尔先生是会作肯定的回答的。他感到他的处境的困难，谦虚地回答说，“不是。”

“你是的吧，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问。

“曾经一度是的，”主人回答；“但是现在我已经把它丢了。我参加这里的板球会，但是我不打。”

“今天大比赛吧，我想，”匹克威克先生说。

“是今天，”主人回答。“你一定很想去看看的。”

“我吗，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回答，“我是欢喜看任何运动的，只要安全，只要里面的不熟练的人的无能的献丑不致于危害到人们的性命。”匹克威克先生打住了，注视着文克尔先生，他呢，在他的领袖的炯炯的目光之下畏缩着。那位伟人隔了一会儿之后收回了眼光，接上去说：“我们把受伤的朋友留给小姐们照应的话是不是对的呢？”

“你们把我交托给她们是再好也没有了，”特普曼先生说。

“的确再好也没有了，”史拿格拉斯先生说。

因此决定：把特普曼先生留在家里交给妇女们照应；而其余的客人们在华德尔先生的引导之下到将要举行把整个玛格尔顿从麻痹中唤起、并且叫丁格来谷兴奋得发狂的比赛的竞技场去。

他们这不超过两哩路的步行，一路都是走的荫凉的小径和幽静的狭路；而且在他们的谈话转到了四面八方围绕着他们的怡人的风景，匹克威克先生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玛格尔顿镇的大街上的时候，他几乎懊悔他们走得太急速了。

任何人，只要他天生有风土学的嗜好，都清清楚楚知道玛格尔顿是一个自治城市，这里有市长、市议员和公民；任何人假使参考过市长对公民说的话，或是公民对市长的，或是这两者对自

治团体的，或是这三者对国会的，就可以知道那种他们早就应该知道的事情，就是：玛格尔顿是一个古老而忠于王室的市镇，对基督教义的热心拥护和对商业权利的虔诚爱戴兼而有之；作为证明的，是市长、法人和其他居民曾经在各种时候上过不下一千四百二十次的呈文，反对国外继续保持黑奴制度，还有同样多的呈文反对国内干涉工厂制度；六十八次赞助在教堂里卖东西，八十六次主张废除星期日在街上做生意。

匹克威克先生站在这个大名鼎鼎的市镇的主要街道上，带着一种未必没有兴趣的好奇神情注视着周围的事物。那里有一片作市集之用的方场；场中央有一座大旅馆，旅馆面前有一块招牌，上面表现了一种在艺术上很普通、而在自然界却很少有的事情——这就是，一只蓝狮把三条弯腿悬在空中，用第四条腿的脚爪的中间一根爪子的最尖端平衡着身体。一眼看去，那里有一家拍卖行、一个火灾保险公司办事处、一家粮行、一家亚麻布店、一家马具店、一家糟坊、一个杂货店和一个鞋店——这最后一家商店还附带推销呢帽、女帽、服装、布伞和其他有用的东西。有一座红砖房屋，面前有一个小小的铺石院子，这大约任何人都知道是律师的产业；此外，还有一座安着百叶窗的红砖房屋，门上有一块大大的铜牌子，上面明明白白地宣布了这是属于外科医生的。有几个孩子正向板球场走去；还有两三个店老板，站在店门口，显出也想上那里去的样子，要不是怕因此会失掉了若干顾客的话，他们一定会去的。匹克威克先生停留下来作了这些观察，以便将来加以记载，然后赶上已经走出大街的朋友们，到了这里，战场已经在望了。

三柱门已经竖好了，作为参加竞赛的团体休息的地方的两

个大篷帐也竖好了。比赛还没有开始。两三个丁格来谷队队员和全玛格尔顿队队员，用威风凛凛的态度随意地把球由甲手到乙手丢来丢去在消遣；另外有几个打扮得和他们一样——草帽、法兰绒上衣和白裤子，他们穿了就像业余的石匠——的绅士，在篷帐周围撒水；华德尔先生正带着大家向其中的一位走了过去。

几十声“你好吗？”欢迎到场的老绅士；在他介绍了他的宾客之后，大家的草帽都举了起来，法兰绒上衣也都向前弯曲；他介绍的话是，这些是伦敦来的绅士，他们极其想看今天的节目，而他觉得这些节目会使他们大为高兴，那是毫无疑问的。

“你还是到篷帐里来好些，我想，先生，”一位非常胖的绅士说，他的身体和腿，看来就像半截其大无比的法兰绒卷竖在两只胀大的枕头套上。

“你会发现那里舒服得多呢，先生，”另外一位胖绅士敦促地说，他非常像上述的那一卷法兰绒的另外半截。

“你们太好了，匹克威克先生说。

“这里来，”第一个说话的人说；“他们在这里记分——这是全场最好的地方；”这位板球员喘吁吁赶到前面领他们进篷帐去了。

“妙极了的比赛——呱呱叫的游戏——好运动——非常之好，”这是匹克威克先生走进篷帐的时候袭进他耳朵里的话；而他的眼尖所遇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洛彻斯特马车上的那位绿衣朋友，正在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使全玛格尔顿队的选手们中间的上流分子们获得不小的愉快和启迪。他的服装略有改进，穿了靴子；但是无疑是他。

这位陌生人立刻认出了他的朋友们：冲过来抓住匹克威克

先生的手，用他惯常的那种性急的样子，把他拉到一张坐位上，一边不停地讲着话，好像这里的一切都是在他的特别保护和指导之下安排的。

“这里——这里——绝妙的趣事——很多的啤酒——几大桶；牛腱子肉——阉牛；芥末——几大车；好天气——坐下去——不用客气——看到你高兴——非常之高兴。”

匹克威克先生照吩咐坐下了，文克尔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也照着他们的神秘的朋友的指示做了。华德尔先生怀着沉默的惊奇旁观着。

“华德尔先生——我的一个朋友，”匹克威克先生介绍说。

“你的一个朋友！——我的亲爱的先生，你好吗？——我的朋友的朋友——握个手，先生。”——陌生人用一种多年老友的热情劲儿抓住了华德尔先生的手，然后退后一两步，像是为了把他的面貌和身材从上到下地打量一番，然后又和他握手，甚至比先前还要热烈——假使可能的话。

“好吧；那末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匹克威克先生说，带着一种慈爱和惊惶相搏斗的微笑。

“来了，”陌生人回答——“歇在王冠饭店——玛格尔顿的王冠饭店——遇到一批人——法兰绒上衣——白裤子——鳊鱼三明治——辣腰子——呱呱叫的家伙们——漂亮。”

匹克威克先生对于陌生人的速记法已经相当地精通，足以从这急速而不连续的话里推论出他反正是想着办法和全玛格尔顿队员结交上了，而且已经通过一种特属于他的过程，把这种结识转变成为很好的交情，因此轻而易举地就把他请来了。他的好奇心满足了，就戴上眼镜，准备看那正要开始的球赛。

“全玛格尔顿”是第一局的攻方；当这最出色的球队里的两位最出名的球员，钝金先生和拔多先生，各人拿了球棒向各人的三柱门走去的时候，兴趣大增了。丁格来谷的最高的光荣，路非先生，被选出来抵挡可畏的钝金，并且选了史特勒格尔先生做那位从来没有败过的拔多先生的敌手。几个球员分散在球场的各个位置上“警戒”着，各人摆好了正当的姿势，两手各自撑住一个膝头、深深地弯着腰，就像小孩子玩跳背游戏的时候“弯背供人跳过”的人似的。所有名符其实的球员都这么干法；——确实是大家公认其他任何姿势都不可能警戒得好的。

裁判员们站在三柱门后面；记分员们准备好了记分；接着是屏息的寂静。路非先生向采取守势的拔多的三柱门后面退了一两步，把球放在右眼上瞄了几秒钟。钝金胸有成竹地等着球来，眼睛紧盯着路非的动作。

“来了，”投球手突然一叫。球从他的手里笔直而迅速地飞向三柱门中间的一根柱子。小心的钝金是提防着的；球触在他的球棒的头上，又高又远地弹了出去，飞过了那些蹲得低低地正好让球飞过去的外野手的头。

“跑呀——跑呀——再跑呀。——好啦，甩过来——甩——站住——另外一个——不——是——不——甩掉，甩掉！”——这些是接着那一击的叫唤；这一次的结果，“全玛格尔顿”得了两分。拔多在替自己和玛格尔顿挣荣誉这方面，也不落后。他挡住可疑的球，放过坏的，看中好的，把它们打得飞到四面八方。外野手们跑得浑身又热又疲乏；投球手们换了又换，掷球掷得手臂发痛；而钝金和拔多兀然不败。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企图阻止球的前进，但是球从他的腿中间滚掉了，或者从他的手

里滑掉了。有一位瘦绅士想接住它，但是它打着他的鼻子，带着双倍的力量轻快地跳走了。让那位瘦绅士的眼睛里泪汪汪的，痛得身体乱扭。假使球是直向三柱门投来的，钝金就已经比球先到。总之，钝金和拔多失利下场的时候，全玛格尔顿队已经得了五十四分，而丁格来谷队的分数还是像他们的脸一样的一片空白。这种形势是太难挽回了。发狠的路非和热心的史特勒格尔使尽了浑身的解数，还是不能挽救丁格来谷队在这场竞赛中的失败；——徒劳无功；这场悦目的竞赛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丁格来谷队就服输了，承认了全玛格尔顿的优越的本事。

同时呢，那位陌生人不停地吃着、喝着和谈着。每逢有一种好手法表演出来的时候，他就用极其垂青和抬举的态度对那位球员表示满意和嘉许，使有关方面不得不大为感激；而每逢接球或者挡球失败的时候，他就把他个人的不满向那注定遭殃的家伙发泄，大骂“啊，啊！笨货”——“油手”^{*}——“傻瓜”——“骗子”——之类——这些叫唤似乎使周围的人都认为他对于板球这种高贵的游戏的全部技术和奥妙是一位最卓越的和无可疵议的评判家。

“妙极了的游戏——打得不坏——有几下真妙，”赛球结束，双方的球员都挤到帐篷里的时候，陌生人说。

“你从前玩过吧，先生？”觉得他多嘴多舌很有趣的华德尔先生问。

“玩过！可不是吗——几千次——不是在这里——在西印度群岛——兴奋的玩意儿——费劲儿——非常之费劲儿。”

* “油手”指球已到手却接不住的人。好像手上有油。

“在那样天气打起来倒有点热呢，”匹克威克先生发表感想。

“热！——滚热发烫——烫得发焦——冒火，有一次我打——一只三柱门——跟朋友陆军上校——托马斯·布莱佐爵士——看谁得分最多。——拈阄是我胜——首先是我攻——上午七点——六个土人警戒——开始了；不放手——紧张得要命——土人都晕倒了——抬掉——另外叫来半打——也发了晕——布莱佐掷球——两个土人扶着他——打不下我来——也发了晕——抬走了上校——不服输——忠心的随员——昆可·山巴——剩下的最后一个——太阳这么热，球棒起了泡，球发了焦——五百七十分了——有点儿累——昆可鼓起了最后的余力——他击倒球竿使我下了场——洗了一个澡，就去吃中饭。”

“那位叫什么的后来怎么了，先生？”老绅士问。

“布莱佐吗？”

“不是——另外一位。”

“昆可·山巴？”

“对啦。”

“可怜的昆可——徒劳无功——他往我的左侧掷是为我——打落球竿是为自己——死掉了，先生。”说到这里，陌生人把脸埋在一只棕色的大杯子上。究竟是为了遮掩他的感情呢，还是为了喝里面的东西，我们却不能明白确定。我们只知道他突然打住了，深而长地吸了一口气，对两位正走到匹克威克先生前面来说话的丁格来谷队的主要队员眼巴巴地望着——

“我们打算在蓝狮饭店吃家常便饭，先生；我们希望你和你的朋友们参加。”

“当然，”华德尔先生说，“我们的朋友之中还包括这一位

——”他对陌生人看看。

“金格尔先生，”这位随机应变的绅士说，他立刻就领悟了人家的意思。“金格尔——阿尔弗雷德·金格尔老爷，鸟有乡的无府的。”

“我非常荣幸，一定的，”匹克威克先生说。

“我也是，”阿尔弗雷德·金格尔先生说，一只手挽着匹克威克先生，另外一只挽着华德尔先生，一面对前一位绅士的耳朵里机密地轻声说：

“好得要命的菜——冷的，可是美妙极了——今天早上对里面张望了一下——鸡和馅儿饼，还有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家伙很有趣——而且很大方——非常之大方。”

再不用其他的程序，大家就三三两两地分成小组上镇去了；一刻钟之内都已经在玛格尔顿的蓝狮饭店的大厅里坐好——钝金先生做了主席，路非先生是副的。

发出了一大片谈话声和刀、叉、盘子的声音，三个笨头笨脑的侍者大大奔走一场，桌上的丰盛食品迅速消失：那位诙谐的金格尔先生在这场热闹的每一个项目里至少起了抵得上六个平常人的作用。每人都尽量吃饱之后，台布卷掉了，瓶子、杯子和尾食摆上了桌子；侍者们出去了，去“收拾”，换句话说，就是擅自去享受他们可能搞到的残余的食物和饮料去了。

在接着起来的一片谈笑声和普遍的嗡嗡声中，有一位矮小的人，带着气鼓鼓的、“你不用开口”或是“我要跟你抬杠”的脸色，一直保持着沉默；谈话声低落一些的时候，他就偶尔四面看看，像是要说几句非常重要的话的样子，并且时而发出一声庄严得形容不尽的短促的咳嗽。终于，在一个比较沉静的时机，这

位小人儿发出了一声很响的庄严的叫唤：

“路非先生！”

每一个人都缄默了，在深深的肃静之中，那位被人点了名的人回答说：

“先生！”

“我想对你说几句话，先生，请你请各位绅士先把杯子斟上吧。”

金格尔先生说了两声带着保护者口气的“是了，是了”，其余的人都响应了：杯子斟满之后，副主席摆出一副极其凝神注意的聪明神气，于是说：

“史推普尔先生”

“先生，”小人儿说，站了起来，“我想说几句我要对你说的，而不是要对我们可敬的主席说的话，因为我所要说的和我们的可敬的主席有一点——我可以说是有很大的关系——我所要说的、或是我所要——要——”

“发表的，”金格尔先生提醒他。

“对，要发表的，”小人儿说，“为了这个提醒我感谢我的可尊敬的朋友，假使他允许我这样称呼他的话（四声“对”，其中一声无疑是金格尔先生喊的。）先生，我是一个谷人，——丁格来谷人，（欢呼声）我不能自称有作为玛格尔顿居民的一分子的荣幸；而我也不，先生，我坦白地承认，也不贪图这种荣幸：我要说明为什么，先生，（啊呀）我要欣然地把玛格尔顿所应该得到的一切荣誉和声名让给它——这些是太多和太明显了，无须乎我来扼要地陈述了。但是先生，当我们记得玛格尔顿生过一个钝金和一个拔多的时候，同时也决不要忘记丁格来谷也有一个路

非和一个史特勒格尔足以自豪。（喧腾的欢呼）请不要以为我要贬低前面两位绅士的价值。先生，在这时候，我羡慕他们自己的丰富感情。（欢呼声）听我这么说，在座的每一位绅士大概都知道有一个人所回答的话的，那是一个——用一句普通的说法就是——‘住在’一个桶里的人对亚历山大皇帝说的：——‘假使我不是提奥奇尼斯*，’他说，‘我就要做亚历山大。’我想像得到这些绅士一定会这样说，‘假使我不是钝金，就要做路非；假使我不是拔多，就要做史特勒格尔。’（大激昂）但是玛格尔顿的绅士们，难道你们的贵同乡仅仅是在板球方面杰出吗？难道你们没有听说过钝金和果断？难道你们从来不知道把拔多和财富联系起来？（大喝采）难道你们在为你们的权利、你们的自由和你们的特权而奋斗的时候，就没有遭遇过忧惧和失望，哪怕是一瞬间的？而你们处在这种境地的时候，难道不是钝金的名字使那刚熄掉的火在你们胸中重新燃烧起来的；难道不是这人的一句话使它重新燃烧得像绝没有熄过一样的明亮的？（大欢呼）绅士们，我要求你们用热烈的欢呼给‘钝金和拔多’这联合的名字装上一圈辉煌的光轮。”

说到这里，小人儿不说了，而大家就开始大叫和拍桌子，这在这一晚的余下的时间内几乎一直没有停过。还有一次次干杯。路非先生和史特勒格尔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和金格尔先生，都先后做了无资格承担的颂辞的主题；并且各自在恰当的时候表示了答谢。

* 提奥奇尼斯 (Diogenes, 纪元前 412—323)，有名的古希腊犬儒学派哲人，据说他是住在一只桶里的。

我们对于我们所献身从事的高贵事业既然是非常热忱，所见，假使我们能够把这些演讲辞的最模糊的轮廓呈献于热心的读者之前的话，我们也会感觉到一种形容不出的骄傲了，也会感觉到我们已经做了一种应该不朽——但是现在我们是被剥夺了——的事情了。史拿格拉斯先生像平常一样做了很多的笔记，但是由于那些话的炽烈的辩才或是由于酒的狂热的影响，这位绅士的手抖动得如此厉害，以致他的字迹几乎不能辨认了，而他的文章也完全如此，不然的话，他的笔记无疑会供给我们最有用和最有价值的材料。凭着极其耐心的考察，我们发现某些字和发言的人们的名字依稀相似：我们还能够看出有一首诗歌的记录（据猜想也许是金格尔先生唱的），那里面常常隔不多远就重复“投球”“发光”“红玉”“光明”和“葡萄酒”这些字眼。我们还好像可以看出在记录的末尾隐约像是说到“红烧排骨”，随后出现了“冷的”“不用”；但是我们根据这些所能提供的任何假设，应该只是推测而已，既然如此，所以我们并不想流连于它们所能引起的任何推测之中。

因此我们要回头讲到特普曼先生了；还得再说一句的，只是这一点：这天夜里将近十二点钟的时候，人们听到了格来谷和玛格尔顿的名士们的集会上大唱其歌，带着很丰富的感情和很大的强调语气，用美丽而感伤的国歌调子唱着：

我们不到早晨不回家，
我们不到早晨不回家，
我们不到早晨不回家，
直到白日已来临。

第 八 章

真情实爱的轨道不是铁轨，这情形，这里有一个强有力的证明

丁格来谷的恬静的隐僻，这许多女性的亲近，以及她们为了他而表示的关怀和忧急，都是有利于助长自然所深深种植在屈来西·特普曼先生胸中的那种比较温柔的感情的发展和成长的；现在这种感情像是注定了要集中在一个可爱的对象身上了。那些年轻的小姐是很漂亮的，她们的风采动人，她们的品性是无可指摘的；但是老处女姑母呢，神情中有一种尊严的意味，步态中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姿态，眼睛里有一种高贵的神情，这，是她们目前所望尘莫及的，而这使她显得比特普曼先生从来所注目过的任何女子都出色。他们两人的气质有些地方很类似、在灵魂里有些地方很情投意合、在胸中有一种神秘的共鸣，这是明明白白的。特普曼先生受伤躺在草地上的时候，第一个浮上他的嘴唇的就是她的名字；当他被搀扶着回来的时候，第一个闯进他的耳朵的声音就是她的歇斯底里的笑声。但是，她的这种激动，究竟是由于一种在任何场合都同样难于遏制的、普通的好心肠的和女性的敏感呢，还是由于一种更加热烈和真挚的感情，世上所有男子之中

唯有他才能唤起的感情呢？这正是当他直挺挺躺在沙发上的时候绞着他的脑汁的疑问；这也正是他决定要立刻并且永远加以解决的疑问。

是晚上。伊莎白拉和爱米丽同特伦德尔先生出去散步了；聋子老太太在她的椅子上睡着了；胖孩子的鼾声低沉而单调地从老远的厨房里传过来；那些娇媚的女仆在后门口荡着，享受着黄昏的愉快，并且跟庄上的一些呆笨的牲口在卖弄风情（在原则上是如此）；这有趣的一对儿坐在家里，没有谁注意他们，他们也不注意谁，只梦想着他们自己：简单说，他们坐在那里像一双小心叠好的羔皮手套——缠在一块儿难解难分。

“我忘了我的花了，”老处女姑母说。

“现在去浇吧，”特普曼先生用劝谏的声调说。

“在这种黄昏时候你要受凉的呀，”老处女姑母脉脉含情地说。

“不，不，”特普曼先生说，站了起来；“这对我是好的。让我陪你去。”

女的停下来把吊着那位青年的左臂的吊腕带整理一下，于是换了他的右臂带他到花园里去了。

在花园那一头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座小亭子，长着些忍冬、素馨和藤蔓——这是人类为了蜘蛛的方便而造的、可爱的隐僻处所之一。

老处女姑母拿起放在一个角落里的一只大喷水壶，预备离开亭子了。特普曼先生留住了她，拉她坐在他身边的座位上。

“华德小姐！”他说。

老处女姑母发抖了；直抖到一些碰巧进入大喷水壶里的石

子像小孩子的玩具似的沙拉拉直响。

“华德尔小姐，”特普曼先生说，“你是个安琪儿呀。”

“特普曼先生！”来雪尔喊，脸红得就像喷壶贝一样了。

“哪里，”好口才的匹克威克派说——“我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了。”

“所有女人都是安琪儿，人们说，”女士喃喃地说，开玩笑似的。

“那末你是什么呢；或者说，我能把你比做什么——假使不太放肆的话？”特普曼先生回答。“世上哪有像你这样的女人？哪里还能够找到像你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美和妙的结合？哪里还能够找到——啊！”特普曼先生说到这里打住了，握住了那只抓住幸福的喷水壶的把子的手。

这位女士掉开了头。“男子们是那么会骗人的人呵，”她温柔地低声说。

“是的，是的，”特普曼先生脱口而出说；“但是并非所有男子都是如此。世上至少有一个人是决不变心的——这一个人，他甘心情愿为了你的幸福而献出他的整个生命——他只是在你的眼睛里才活着——他只是在你的微笑里才有呼吸——他忍受生命本身的重担，只是为了你的缘故。”

“难道找得到这样的人，”女士说——

“会找到这样人的，”热情的特普曼先生插嘴说。“已经找到了。他就在这里呀，华德尔小姐。”而特普曼先生趁那位女士猝不及防的时候，双膝着地跪在她面前了。

“特普曼先生，起来呀，”来雪尔说。

“决不！”是那勇敢的回答。“啊，来雪尔！”——他抓住她

的并不抗拒的手，而当他用嘴去亲它的时候，喷水壶掉到地上去了——“啊，来雪尔！你说你爱我。”

“特普曼先生，”老处女姑母说，掉过头去——“我很难说出这种话来；但是——但是——你在我心目中并不是完全不足轻重的呀。”

特普曼先生一听到这句自白，立刻开始进行他的热情所促使他做的事情了；这种事情，据我们看来（因为我们对于这类事情不大熟悉），大概处于这种境地的人总是这么做的吧。他跳了起来，抱住老处女姑母的颈子，在她嘴上大亲其吻；经过适度的挣扎和抗拒之后，这些吻就乖乖地被她接受了，特普曼先生还会吻多少次那就难说了，要不是那位女士一点儿不做假地惊跳了一下，并且用惊慌的声音喊起来，——

“特普曼先生，我们被人看见了！——我们被人发现了！”

特普曼先生回头一看。那胖孩子毫无动作地站在那里，用他的又大又圆的眼睛盯着亭子里，但是脸上没有丝毫表情，连最有本领的看相专家，都不能在上面找到任何可以称为惊讶、好奇、或者其他激动人类心怀的、叫得出名目的感情来。特普曼先生对胖孩子看看，胖孩子对他看看；特普曼先生对胖孩子的完全发了呆的脸越看下去，就越相信他对于刚才的事情要么是不知道、要么就是不懂。在这种印象之下，他就下了很大的决心说话了——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先生？”

“晚饭好了，先生，”是敏捷的回答。

“你是刚来的吗，先生？”特普曼先生问，用锐利的眼光盯他一眼。

“刚来，”胖孩子回答。

特普曼先生又对他紧紧地盯一眼；但是他的眼睛一霎不霎，他的脸皮子一动不动。

特普曼先生换了老处女姑母的胳膊向屋子走去；胖孩子跟在后面。

“他一点儿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低低地说。

“一点也不知道，”老处女姑母说。

他们背后发出了一种声音，像是一声没有完全遏制住的格格笑声。特普曼先生猛然回过头来。不是；那不可能是胖孩子；他的整个脸上没有丝毫笑意、或者别的什么，只有一副贪吃相。

“他当时一定睡得很熟，”特普曼先生低低地说。

“我觉得这是毫无疑问的，”老处女姑母回答。

他们两人都开心地笑了。

特普曼先生错了。胖孩子这一次却没有睡着。他是清醒的——当时所进行的事情他完全明白。

晚饭吃过了，大家没有任何进行谈话的企图。老太太上了床；伊莎白拉全神贯注在特伦德尔先生身上；老处女姑母的注意力是属于特普曼先生的；而爱米丽的思想又像是另有所属——那可能是不在场的史拿格拉斯。

十一点——十二点——一点都敲过了，而那些绅士还没有回来。每一张脸孔都罩上了惊骇。他们会遭到伏击和抢劫吗？要不要派人打着灯笼到他们回家的时候可能走的每一条路上去接？或者要不要——听！他们来了。他们怎么会弄得这么迟？还有一个陌生的声音！那是什么人的声音呢？他们赶到这些游手好闲的家伙已经去了的厨房里，立刻把事情真相弄得很明白了。

匹克威克先生两手插在袋里，帽子完全歪戴在左眼上，倚在

厨桌上把头左右地晃着，并且不断地发出最和善最仁慈的微笑，也不知是为了什么缘故；华德尔老先生带着慷慨激昂的脸色握住一位陌生的绅士的手，喃喃地声明要保持永久的友情；文克尔先生把身体倚在八日钟上，谁要是说他应该去睡觉，他就无力地诅咒谁；而史拿格拉斯先生缩在一张椅子上，他那富于表情的脸显出人类的头脑所能想像出的一副最颓丧最绝望的可怜相。

“有什么事情没有？”三位女士问。

“没有什么事情，”匹克威克先生回答。“我们——我们是——很好的——喂，华德尔，我们很好呵，是不是？”

“我以为是这样的，”兴高采烈的主人回答。——“我的亲爱的人们，这位是我的朋友金格尔先生——匹克威克先生的朋友，金格尔先生，他来——来看看我们。”

“史拿格拉斯先生没有什么吧，先生？”爱米丽很不放心地问。

“没有什么，小姐，”陌生人回答。“板球宴会——出色的人物——绝妙的歌——陈葡萄酒——红葡萄酒——好——非常之好——是酒，小姐——是酒。”

“不是酒，”史拿格拉斯喃喃地说，声音断断续续的。“是鲑鱼。”（不管怎样，在这样情形之下，那决不会是酒的缘故。）

“让他们上床去好不好；小姐？”爱玛问。“叫两个男佣人来抬这些先生上楼。”

“我不要上床，”文克尔先生坚决地说。

“没有人抬得动我，”匹克威克先生断然地说：——并且继续跟先前一样微笑着。

“好呵！”文克尔先生微弱地喘息着说。

“好呵!”匹克威克先生响应他,脱下帽子向地上一掬,并且发疯似的把眼镜甩在厨房的中央。——还对这滑稽的举动哈哈大笑。

“我们——再——喝——一瓶,”文克尔先生喊,开始的时候非常高亢,而结束的时候非常微弱。他的头垂在胸口;一面咕噜着他“不上床”的万万不能改变的决定和早上“没有干掉老特普曼”的残酷的懊悔,一面就人事不知地睡着了;他就在这种情形之下被两个青年的大汉子抬着,由胖孩子亲自指挥着,送到他的卧室去了。史拿格拉斯先生随后不久也就把自己交托给胖孩子照应了。匹克威克先生接受了特普曼先生奉献出来的手臂,一声不响地走了,一路上微笑得比以前更有劲;华德尔先生呢,像是马上要被执行死刑似的那么亲热地和全家道别之后,赏光让特伦德尔先生送上楼去了,努力想装出庄严和高贵的神气,但是徒劳无益。

“多怕人的景象!”老处女姑母说。

“讨厌!”两位小姐不觉失声地说。

“可怕——可怕!”金格尔先生说,显得很庄严;他的酒量比他的同伴们都要大这么一瓶半的样子。“怕死人的事情——非常之怕人。”

“多好的人呵!”老处女姑母对特普曼先生低低地说。

“而且漂亮哪!”爱米丽·华德尔低低地说。

“啊,的确的确,”老处女姑母说。

特普曼先生想到洛彻斯特的寡妇:心乱了起来。随后半点钟的谈话可又不是足以镇静他的紊乱的心情的。新来的客人非常健谈;他的掌故之多,唯有他的礼貌的周全庶几可以超过。特普曼

先生觉得金格尔的风头越出越足，而他自己却是向暗影里越退越远。他的笑是强颜为笑的——他的兴致是假装的；当他终于把发痛的太阳穴枕在床上的时候，他恨不得金格尔的头这时就在他的羽毛褥子底下好让他随意处置。

那位毫不疲倦的陌生人第二天一早就起身了，他的同伴们还被隔夜的放纵制服在床上的时候，他就为了增进早餐桌上的兴致大卖力气了。他的努力是如此成功，连聋老太太都坚持要他把最好的笑话通过传声筒向她传播一遍；而且连她都屈尊地对老处女姑母说，“他”（金格尔）“是一个老脸皮的青年人”，这个意见，那时她的在场的亲属都完全同意。

老太太有个习惯，在晴朗的夏天早晨到特普曼先生曾经显过身手的那个亭子里去，去的形式和方法如下：先是胖孩子到老太太的卧室门后的钉子上取下一顶紧小的黑缎子软帽、一条温暖的棉布披肩，还有一根有一个大把手的粗手杖；老太太悠悠然地穿戴了帽子和披肩之后，就一只手拄着手杖，一只手扶着胖孩子的肩膀，慢吞吞地走到亭子里，胖孩子就把她丢在那里呼吸半个钟头新鲜空气；到了钟点，他再回来带她进屋子。

老太太做事是非常精确和非常严格的；这个仪式已经一连进行了三个夏天，从来没有逸出过常轨，可是这天早晨，她看见胖孩子并没有丢下她离开亭子，却走出亭子几步、小心地四面八方看看，然后偷偷摸摸地，显出极其神秘的样子回到她身边来了，她这一惊可非同小可。

老太太是胆小的——大多数的老太太都是如此——她的第一个想法是那肿胀的孩子要给她什么严重的伤害，以便占有她的零钱。她原来要大呼救命的，但是年龄和疾病早就剥夺了她的叫

唤的能力；所以她怀着剧烈的恐惧心情察看他的行动；他走近她，用兴奋的、而且在她看来是威胁的声调，对她耳朵里叫唤，这并不能使她的恐惧减轻丝毫——

“太太！”

碰巧这时金格尔先生正在靠近亭子的花园里散步。他也听见了“太太”的叫声，于是站下来谛听。他这样做有三个理由。第一，他是无所事事而好奇的；第二，他是一点儿也不拘泥小节的；第三，也是最后一个理由，他是被些开花的灌木遮住了的。所以，他就站在那里听下去了。

“太太！”胖孩子喊。

“唔，乔，”发抖的老太太说。“我相信我是你的一个好女主人呵，乔。我向来待你很好的。你从来没有做过太多的事情；你总是吃得饱饱的。”

这最后一点是想投合胖孩子的最锐敏的的感觉的。他像是被感动了，用力地回答说：

“我知道呵。”

“那末你现在想要干什么呀？”老太太说，恢复了一点勇气。

“我要叫你汗毛倒竖，”孩子回答。

这活像是一种非常残忍的报恩方式；老太太不大知道达到这种结果（指汗毛倒竖）的过程究竟如何，所以先前的全部恐惧又回来了。

“你知道昨天夜里我在这个亭子里看见了什么吗？”孩子问。

“啊呀！什么呀？”老太太叫，被那肥胖的年轻人的庄严的态度吓住了。

“那个客人——就是膀子受了伤的那个——他吻着和抱着

——”

“谁呀，乔？不是女佣人里面哪一个吧，我希望。”

“还要坏哪，”胖孩子对着老太太的耳朵吼。

“不是我的孙女儿中间哪一个吧？”

“还要坏哪。”

“还要坏呀，乔！”老太太说，她以为那已经是人间坏事的极点了。“那是谁呀，乔？你一定要告诉我。”

胖孩子小心翼翼地四面看看，在考察完毕之后，对老太太的耳朵喊着说：

“来雪尔小姐。”

“什么？”老太太尖声说。“说响些。”

“来雪尔小姐，”胖孩子吼。

“我的女儿！”

胖孩子连连点头作为回答，这一动作使他的肥满的两颊像鱼胶凉粉似的抖动着。

“而她竟容许！”老太太叫。

胖孩子脸上偷偷地显出一种露齿怪笑，一面说：

“我看见她再一次地吻他。”

假使躲在那里的金格尔先生能够看见老太太听了这话之后脸上的表情，那是很可能突然发出一声大笑而泄露出他是躲在凉亭的附近的。他注意地听着。片片断断的忿怒的句子，像“不征求我的许可！”——“像她这样的年纪”——“像我这样的可怜老太婆”——“应该等我死了之后，”等等，传进了他的耳朵；随后他听到胖孩子的靴子踏着沙子路的轧轧的声音，他留下老太太独自走了。

也许是个稀有的偶合，但是总之是个事实，就是，金格尔先生头一天夜里到马诺庄园来了之后不到五分钟，就已经暗暗地下了决心，要毫不耽搁地进攻老处女姑母。他有足够的观察，看出他的随随便便的态度对于他要进攻的对象并不是不中意的；而且他认为——不仅是强有力的猜想——她在所有必要的条件之中有一项最使人渴望的东西，就是一笔小小的独立的财产。那种要用点儿手段打倒他的敌手迫切的需要很快地涌上他的心头，他立刻决定采取某些步骤来实现这个目的，片刻也不延迟。菲尔丁告诉我们，男子是火，女子是麻，而黑暗王子把它们点着。金格尔先生知道青年人对于老处女们就像烧着的煤气对于火药一样，他决定要赶快试验一下爆炸的效力。

他满脑子净盘算着这个重要的决定，从藏身之处爬出来，在上面说过的灌木的掩蔽之下，走近房屋。命运似乎决定了帮他的忙。特普曼和其他绅士们从旁门走出了花园，正好被他看见；年轻的小姐们刚吃了早饭就出去散步了。正是好机会。

早餐室的门半开着。他向里面窥探了一下。老处女姑母正在织东西。他咳嗽一声；她抬头看看，微微一笑。迟疑和阿尔弗雷德·金格尔先生的性格是无缘的。他神秘地把一只手指压在嘴唇上，走进房，关了门。

“华德尔小姐，”金格尔先生说，装出一副真挚的样子，“原谅打扰——拜识不久——没有工夫客气——统统被发现了。”

“先生！”老处女姑母说，由于这意外的降临有点吃惊，而对于金格尔先生的神志是否清醒不免有些怀疑。

“别响！”金格尔先生用高声的耳语说——“大孩子——汤团脸——圆眼睛——坏蛋！”说到这里，他把头富有趣味地摇摇，老

处女姑母激动得发抖了。

“我想你指的是约瑟夫吧，先生？”那位女士说，努力装作镇静。

“是的，小姐——该死的乔！——叛逆的狗，乔——告诉了老太太——老太太生气了——气得了不得——发狂——亭子——特普曼——接吻和拥抱——诸如此类——呃，小姐——呃？”

“金格尔先生，”老处女姑母说，“假使你，先生，你是来侮辱我——”

“一点儿也不是——完全不是，”不害羞的金格尔先生回答；“我无意中听到了这些话——来警告你当心——表示我一点好意——防止闹开来。没有关系——认为侮辱——我就出去——”于是他转过身，像是要实行他的威胁似的。

“我怎么办呢！”可怜的老处女说，哭了起来。“我的哥哥要生气了！”

“当然他要生气，”金格尔先生站住了说——“大大的生气。”

“呵，金格尔先生，我怎么说法呀！”老处女姑母喊，又来了一阵绝望的洪流。

“说是他做梦，”金格尔先生回答，冷冷地。

听了这个指点，老处女姑母的脑子里射过一道安慰的光。金格尔先生觉察到了，于是乘胜直追。

“呸，呸！——再容易也没有了——下流的孩子——可爱的女人——胖孩子用马鞭子抽一顿——你相信——没事了——万事就如如意了。”

是因为可能逃避这不合时宜的发现的后果，所以老处女觉

得高兴了呢，还是因为听到她自己被描绘成“可爱的女人”，所以她的忧愁的苦味减轻了呢，我们不知道。她微微地红了脸，抛给金格尔先生一个表示谢意的眼色。

那位善于献媚的绅士深深叹了一口气，把眼睛紧盯在老处女姑母脸上两分钟之久，演戏一样地一震，然后突然收回了眼光。

“你像是不快乐呵，金格尔先生，”那位女士用悲叹的声音说。“为了表示感谢你好意的帮忙我可以问一问是什么原因吗，以便——假使可能的话——设法加以解除？”

“哈！”金格尔先生叫，又是一震——“解除！解除我的不幸，而你的爱情却交托给一个不知道自己的福气的人——这人到现在还在想博取你的侄女的欢心，而你——但是不说吧；他是我的朋友；我不想揭发他的罪恶。华德尔小姐——再会了！”金格尔先生说完这话——从来也没有听到他说过这样最有连续性的话——就拿那块以前已经提过的手绢的破片擦擦眼睛，转身向门走去。

“不要走，金格尔先生！”老处女姑母用力地说。“你已经隐隐约约说到特普曼先生了——解释一下吧。”

“决不！”金格尔先生用职业的（就是戏剧性的）神气喊。“决不！”而且为了表示他不愿意再受盘问，就拉了一张椅子紧靠着老处女姑母坐了下来。

“金格尔先生，”这位姑母说，“我请你——我求你，假使有什么可怕的内幕和特普曼先生有关系，就说明白了吧。”

“我能够吗，”金格尔先生说，把眼睛盯着姑母的脸——“我能够袖手旁观吗——可爱的人——牺牲在神龛上——没有心肝

的贪婪！”他像是和各种矛盾的感情奋斗了几秒钟的样子，于是低沉地说——“特普曼不过是想你的钱呵。”

“浑蛋！”老处女喊，气得很厉害。（金格尔先生的疑问解决了。她是有钱的。）

“还不止如此哪，”金格尔先生说——“爱别人。”

“别人！”老处女失声地喊。“谁呀？”

“矮女孩子——黑眼睛——侄女爱米丽。”

一阵停顿。

假使说，全世界有一个人是老处女姑母所深深妒嫉、简直妒忌得要命的，那就是这个侄女。血色冲上了她的脸和颈子，她默默地带着不可名状的轻蔑神情昂一昂头。最后，咬着她那薄薄的嘴唇，仰着头，说：

“不会的。我不相信。”

“你注意他们好啦，”金格尔说。

“好的，”姑母说。

“注意他的神色。”

“好的。”

“注意他捣鬼话。”

“好的。”

“吃饭他会挨着她坐。”

“让他去。”

“他会恭维她。”

“让他去。”

“他处处体贴她。”

“让他去。”

“他要不睬你了。”“不睬我。”老处女姑母尖声叫。“他不睬我——他会吗！”而她气得和失望得发抖了。

“你会明白过来吗？”金格尔说。

“会的。”

“你会表示一下你的骨气吗？”

“会的。”

“你以后不要他了？”

“决不要。”

“你接受别人吗？”

“要接受。”

“接受吧。”

金格尔先生跪下去了，跪在那里五分钟之久；老处女姑母的获得承认的爱人起身的时候附带一个条件，就是要先把特普曼的罪状证明得明明白白。

找证明的责任落在阿尔弗雷德·金格尔先生身上；而当天吃中饭的时候他就提出了证据。老处女姑母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屈来西·特普曼先生坐在爱米丽旁边，送秋波，捣鬼话，微笑着，和史拿格拉斯先生对抗。对前一晚他心上引以骄傲的人却一句话、一个眼色、一瞥都没有赐与过。

“那孩子真该死！”华德尔老先生心里想。——他已经从母亲那里听到了那个故事。“那孩子真该死！他一定是睡昏了。全是幻想。”

“叛徒！”老处女姑母想。“亲爱的金格尔先生没有骗我。呸！我多恨这浑蛋呵！”

下面的谈话也许可以给我们的读者解释一下特普曼先生的

行为的这种显然不可解的转变。

时间是黄昏；背景是花园。有两个人在一条小路上走着；一个有点又矮又肥，另外一个有点又长又瘦。他们是特普曼先生和金格尔先生。胖的一个先开口。

“我干得怎么样？”他问。

“呱呱叫——妙极了——我自己也不能干得更好——明天你还应该重演一下——每天晚上——除非她另行通知。”

“来雪尔是不是还要这样呢？”

“当然——她不欢喜——但是得这样做——避免怀疑——怕她的哥哥——说是毫无办法——只要再过几天——老家伙们都受了蒙蔽的时候——你的幸福就完成了。”

“她给我捎来口信没有？”

“爱——最高的爱——最亲切的问候——不变的爱情。要我代你说什么吗？”

“我的亲爱的朋友，”毫不猜疑的特普曼先生回答，热情地握住他的“朋友”的手——请转达我的最高的爱——说我感觉掩饰真情是如何的为难——只要是温柔的话随你说吧；但是另外要告诉她，对于她今天早上请你转告我的提议，我有多么了解它的必要。就说我赞美她的聪明和佩服她想得周到。”

“好的。还有什么话吗？”

“没有了；只是请你再说一句，我是如何热烈地盼望着那个时候——能够说她是我的、而一切掩饰都成为不必要的时候了。”

“好的，好的。还有吗？”

“啊，我的朋友！”可怜的特普曼先生说，重新握住了他的同

伴的手，“请你接受我对于你的毫无私心的好意的最热烈的感谢；请你原谅我，假使我曾经——哪怕仅仅是想到——冤枉你疑惑你会碍我的事。我的亲爱的朋友呵，我怎么能够报答你呀？”

“不要说这个吧，”金格尔先生回答。他突兀地站住了，像是忽然想起什么，说——“顺便说一句——通融十镑可以吗？——有个特别的用场——三天还你。”

“怎么不可以，”特普曼先生回答，满腔的热情。“三天就还，你说？”

“只要三天——那就一切都解决了——再也没有困难了。”

特普曼先生把钱数在他的同伴手里，他就一个一个放进口袋，于是他们向屋子走去。

“当心呵，”金格尔先生说——“一眼都不要看。”

“一个眼色都不丢，”特普曼先生说。

“一个字也不要说。”

“一个耳语都不说。”

“你全神贯注在侄女身上——对姑母倒是粗卤些比什么都好——骗那些老家伙的唯一的办法。”

“我会加意小心的，”特普曼先生高声说。

“我也会加意小心的，”金格尔先生心里说；他们走进了屋子。

当天下午的情景在当天晚上重演了一次，并且在随后三天的下午和晚上都重演了一次。到了第四天，主人很高兴，因为他认为毫无责难特普曼先生的理由，觉得很满意了。特普曼先生也很高兴，因为金格尔先生对他讲他的事情不久就要达到紧要关头了。匹克威克先生也很高兴，因为他是难得不如此的。史拿格拉

斯先生并不高兴，因为他渐渐妒忌起特普曼先生来。老太太也很高兴，因为她打惠斯特赢了。金格尔先生和华德尔小姐也很高兴，因为这部故事层出不穷的传记里一些颇为重要的原因，要知道这些原因，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章

发现和追逐

晚饭已经开好，椅子围着桌子放好了，瓶子、壶、杯子，都安排在食器架上，一切都表示出整个二十四小时之中的最欢畅的时期就要到了。

“来雪尔呢？”华德尔先生说。

“噢，还有金格尔呢？”匹克威克先生加上一句。

“噢呀，”主人说，“我向来没有把他丢掉过呀。嘿，我想至少有两个钟头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爱米丽，亲爱的，拉铃。”

铃拉过了，胖孩子出现了。

“来雪尔小姐呢？”他说不出来。

“那末金格尔先生呢？”他不晓得。

大家都吃惊了。时间已经不早了——十一点多了。特普曼先生在肚子里暗笑。他们是在什么地方荡着，谈着他呢。哈，哈！真是个好主意——有趣。

“不要紧，”稍微停了一会之后，华德尔说。“他们就要回来的，我想。我从来不等任何人吃晚饭的。”

“这真是高明的规律，”匹克威克先生说，“可佩可敬。”

“请吧，请坐，”主人说。

“妙呵，”匹克威克先生说。于是他们坐下了。

桌上有老大老大的一块冷牛腱子，分给了匹克威克先生很大部分。他已经把叉子举到嘴边，刚刚要张开嘴来接受一片牛肉，这时，厨房里突然发出了许多人声构成的一片嗡嗡声。他停住了，放下了叉子。华德尔先生也停住了，不知不觉地松了手里的餐刀，让它插在牛肉里。他对匹克威克先生看看。匹克威克先生对他看看。

听见过道里有沉重的脚步声；客厅的门突然打开了；在匹克威克先生初到的时候替他擦鞋子的那个男仆冲进了房间，后面跟着胖孩子，还有所有的仆人。

“见鬼，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主人喊。

“不是烟囱里失火吧，爱玛？”老太太问。

“啊呀祖母！不是的，”两位小姐同声叫。

“什么事情呀？”家主吼似的叫。

男仆喘着气，无力地叫着说——

“他们走了，老爷——逃之夭夭，老爷！”（这时，特普曼先生放下了刀叉，大惊失色了。）

“谁走了？”华德尔先生说，恶狠狠地。

“金格尔先生和来雪尔小姐，从玛格尔顿蓝狮饭店，坐的衣（驿）车，我在那里；但是我挡不住他们；所以跑回来告诉。”

“我替他出了路费！”特普曼先生说，发疯似的跳起来。“他拿了我十镑！——抓住他！他骗了我！——我不能忍下去！——我要和他说理，匹克威克！——我不能就此了事！”这位不幸的绅士在一阵疯狂的发作之下，一面说着种种诸如此类的

不相连贯的话，一面在屋子里兜着圈子。

“上帝保佑我们呵！”匹克威克先生叫，怀着恐怖的惊慌看着他的朋友的失常的神态。“他发疯了！我们怎么办呀！”

“办去！”肥胖的老主人说，他只注意到这句话的最后一个字。“把小马车套上！我到蓝狮弄一部轻快的车子，立刻去追。”男仆跑出去执行任务之后，他又叫唤说：

“乔那恶棍哪去了？”

“在这里；但是我并不是恶棍，”一个声音回答。那是胖孩子的声音。

“让我去揍他，匹克威克！”华德尔喊，一面向那倒霉的年轻人冲过去。“他受了金格尔那个流氓的贿赂，胡诌一个故事说我的妹妹和你的朋友特普曼有什么，叫我上了他的当！”（说到这里特普曼先生颓丧地往椅子里一坐）“让我去揍他！”

“别让他去呀！”所有的妇女都尖叫起来，而胖孩子的号哭声凌驾于这些叫唤之上，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拉不住我的！”老头子叫。“文克尔先生，放开手！匹克威克先生，让我去，先生！”

这真是一个好看的场面，匹克威克先生，在这狼狈和混乱的情形之下，脸上显出平静而富有哲学意味的表情——虽说由于用力而涨得有点发红——用手臂紧紧的抱住他们的胖主人的宽阔的腰，这样来遏制他的感情的猛烈性，这时，集合在房里的所有的妇女把胖孩子又抓、又拖、又推地弄出了房间。他刚刚松手之后，男仆进来说小马车已经驾好了。

“别让他一个人去！”女人们尖叫道。“他要杀人的！”

“我同他去，”匹克威克先生说。

“你真是个好家伙，匹克威克，”主人说，握着他的手。“爱玛，拿条披巾给匹克威克先生围住颈子——赶快。照应你们的祖母，女孩子们；她晕过去了。喂，你准备好了吗？”

匹克威克先生的嘴和下巴已经被匆匆地包进了一条大披巾：他的帽子已经戴上了头，他的大衣已经披上了肩膀，所以他作了肯定的回答。

他们跳进了小马车。“放松它的缰绳，汤姆。”主人叫；于是他们沿着狭窄的小路驶去了：在车辙的里面和外面颠簸着，时而撞在两边的村篱上，像是随时有粉身碎骨的可能。

“他们先走了多少时候？”华德尔叫，这时他们已经开到“蓝狮”门口，时候虽然不早，那里却聚了一小群人。

“不出三刻钟，”这是大家的回答。

“驷马车！——马上赶出来！以后再把这小马车开进车房。”“喂，侍者！”店主叫——“把驷马车赶出来——赶快——你们起劲点！”

马夫们和侍者们跑去了。人们跑来跑去的时候灯笼一闪一闪；马蹄子在院子里铺得不平的地面上得得地响；车子辘辘地响着从车房里拖出来；一片喧声和忙碌。

“喂！——你这马车今天夜里弄得出来吗？”华德尔叫。

“就到院子里了，先生，”马夫回答。

车子出来了——马套进去了——车夫们*跳上去了——乘客们坐进去了。

* 驷马车常用一二仆人骑于马上，策马拖车而行，故所谓车夫与寻常不同，原文是 boys。

“注意——一站七哩必须在不到半个钟头的时间内赶到!”
华德尔喊。

“走吧!”

车夫们运用鞭子和马刺，侍者们叫唤，马夫们喝采，车子开了出去，又快又猛。

“好事儿，”匹克威克先生有了工夫想一下的时候，心里这样想，“匹克威克社的总主席碰上的好事儿。湿而冷的车子——奇怪的马——一个钟头十五哩的速度——在夜里十二点钟的时候!”

最初的三四哩路，两位绅士谁都没有说一句话，各人沉浸在自己的思虑之中，顾不得和同伴说话了。但是当他们过了这一关之后，马也完全跑上了劲、开始用真是呱呱叫的作风进行它们的工作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被这迅速的运动搞得太兴奋了，再也不能保持充分的沉默了。

“我们一定抓得到他们，我想，”他说。

“希望如此，”他的同伴回答。

“今天夜色很好呵，”匹克威克先生说，抬头看着亮堂堂的月亮。

“所以更坏，”华德尔回答；“因为他们正好利用月光抢在我们头里，我们却不能。再过一个钟头月亮就落下去了。”

“在黑暗里用这样速度开下去，那倒不免讨厌哪，不是吗?”
匹克威克先生问。

“我想是的，”他的朋友冷冷地回答。

匹克威克先生的暂时的兴奋开始减退了一点儿，因为他想到了他那么不加思索就参与了的远征的不便和危险。骑着先导马

的车夫高声的叫唤惊动了他。

“唷——唷——唷——唷——唷，”第一个车夫这样叫。

“唷——唷——唷——唷！”第二个也这样叫。

“唷——唷——唷——唷！”老华德尔把头 and 半个身体都伸在窗子外面，中气非常足地响应。

“唷——唷——唷——唷！”匹克威克先生也担负起叫唤的责任，虽然他一点儿不知道它的意义或者目的。在全体四个人的“唷——唷”声中，马车停住了。

“怎么回事？”匹克威克先生问。

“这里有一个卡子，”老华德尔回答。“我们还可以问问逃亡者的消息。”

不断的敲门和叫唤，花了五分钟之后，一个穿着衬衫和裤子的老头子从通行税卡的屋子里出现了，开了门。

“多久之前有一部驿车经过这里？”华德尔先生问。

“多久吗？”

“噯！”

“嘿，我不十分知道。并不是很久，也不是不久——就在这两者之间，也许吧。”

“到底有没有驿车经过呀？”

“是有的呀，有部车子经过的。”

“有多久了，我的朋友？”匹克威克先生插嘴说，“有一个钟头吗？”

“啊，我想差不多，”那人回答。

“或者有两个钟头了吧？”骑在后边一匹马上的人问。

“唔，假使是两个钟头我也不希奇的，”老头子疑疑惑惑地回

答。

“开车吧，”性急的老绅士叫，“不要跟这个老傻子白费工夫了！”

“傻子吗！”老头怪笑了一下说，他站在马路中心，门半关着，目送着那马车在渐渐增加的距离之中迅速地缩小下去。“不——一点儿也不；你们在这里浪费了十分钟，走的时候跟来的时候一样，依旧不得要领。假使一路上每个模棱两可的人也都这样半吞半吐的话，你们就不用想在米凯尔节*之前追到那部车子了，老矮胖子呵。”老头又做了一个持久的怪笑，关了门进了他的屋子，随手关了门。

同时，马车毫不减低速度向驿站的终点前进。月亮正如华德尔所预言的很快就要落下了；早已在渐渐布满天空的大片黑暗的浓云，现在已经聚成漆黑的一团遮在天上了；大滴的雨不断地打着马车的窗子，似乎警告旅客们风暴之夜的迫近。还有风也是偏偏和他们作对，一阵阵地在这狭路上狂刮，凄厉的哀号着吹过路旁的树木。匹克威克先生把大衣裹得更紧些，把身体更舒适地缩在马车角落里，人事不知地睡着了；直到马车停了，马夫的铃响了，和“立刻换马！”的叫声发出了，这才把他弄醒过来。

但是在这里又遇到了耽搁。仆人们睡得出奇地熟，每一个要费五分钟才叫得醒。马夫不知怎的把马厩的钥匙放在哪里找不到了，好不容易找到之后，两个睡得昏沉沉的助手又把马具套错了马，以致套车的过程要整个的从头来过。假使只是匹克威克先生一个人的话，这变故多端的阻碍毫无疑问立刻就会叫他停止追

* 九月二十九日。

逐，但是老华德尔却不是那么容易丧气的；他以他的那么好的心肠四面八方地砍杀，打这个一拳，推那个一把；这里扣上一条皮带，那里套上一只铁环，于是车子比较迅速地弄妥了，比预料在这许多困难之下所需要的合理的时间提早了不少。

他们重新上路了；而他们的前途的确很渺茫，一点儿不乐观。这一站是十五哩远，夜是黑的，风是紧的，下着倾盆大雨。在这些联合的阻难之下，要走得很快是不可能的：已经快要一点钟了；走完这一站又费了差不多两个钟头。然而在这一个站上出现了一样东西，重新燃起了他们的希望，重新鼓起了他们消沉的勇气。

“这部车子什么时候到站的？”老华德尔叫，跳出自己坐的车，指着停在院子里的一部涂满了湿泥的车子。

“还不到一刻钟以前，先生，”被他问的马夫回答说。

“一个女的和一个男的？”华德尔问，几乎着急得透不过气来了。

“是的，先生。”

“高高的绅士——常礼服——长腿子——瘦身材？”

“是的，先生。”

“上了点年纪的女太太——瘦脸——有点儿有皮没肉的——呢？”

“是的，先生。”

“天啊，一定是他们，匹克威克，”老绅士叫。

“不然早就到了，”马夫说，“但是他们断了一根挽带。”

“是他们！”华德尔说，“是的，凭宙斯神发誓！立刻弄部驷马车来！他们还没有到下一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追上他们了。

一个人一个金币，伙计们——赶快点儿——上劲——这才是好家伙。”

老绅士说着这样的训辞，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来回地忙着；这种兴奋也传染了匹克威克先生；受了这种影响，这位绅士把自己和马具弄得难分难解，或者钻进了马的中间和车轮的中间，极尽使人惊心动魄之能事，他坚决地相信他这样做是大大地促进了重上旅途的准备的。

“跳进去——跳进去！”老华德尔叫，爬上车子，拉起踏板，随手呼地一声带上了车门。“来吧！赶快！”匹克威克先生还没有十分明白他的处境之前，就觉得被老绅士一拉和马夫一推已经进了另外一扇车门；他们重新上路了。

“啊！我们现在又走了，”老绅士欢天喜地地说。他们的是又走了，匹克威克先生就是充分的证明，因为他不断地和车箱的硬木头或者他的同伴的身体相撞。

“抓紧点儿！”胖胖的华德尔老先生说，因为匹克威克先生一头俯冲到他的阔大的背心上了。

“我有生以来没有像这样的颠过，”匹克威克先生说。

“不要紧，”他的同伴回答。“不久就没有事了。坚决一点，坚决一点。”

匹克威克先生把身体尽可能牢牢地缩在自己的角落里；马车开得比先前更快了。

他们这样走了大约三哩路，这时候已经把头伸在窗外看了两三分种的华德尔先生突然缩回被溅满了泥水的脸，兴奋得透不过气似的说——

“他们就在这儿！”

匹克威克先生从他的窗子伸出头来。是的；他们前面不远，有一辆马车，正疾驰前进。

“赶上去，赶上去，”老绅士几乎是尖声叫喊了。“每人两个金币，伙计们——不要让他们占了我们的上风——追上去——追上去。”

第一辆车子的马用最高的速度奔驰，华德尔先生的马在后面拚命地追。

“我看见他的头，”性急的老年人叫，“该死的，我看见他的头。”

“我也看见，”匹克威克先生说，“是他。”

匹克威克先生没有错。金格尔先生的那张涂满了被车轮抛溅上来的泥的脸，在窗口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他把手臂对左马上的车夫剧烈地挥着，这个动作说明他是在鼓励他们更加努力。

真是紧张。他们前进得如此之急速，田地、树木和篱笆都像用旋风的高速度向他们后面飞过去。他们紧跟在第一辆车子后面了。金格尔的声音也听得很清楚了——甚至超过了车轮的喧声以上——他在催促车夫们。老华德尔愤怒得和兴奋得浑身冒汗。他大骂了几十声流氓和恶棍，捏紧了拳头对他的愤怒的对象晃着；但是金格尔只回答了一个轻蔑的微笑，并且对他的威胁报以一声胜利的叫声，那时他的马在加强的鞭刺之下开始更快地奔驰起来，把追赶者丢在后面了。匹克威克先生刚刚缩回头来，而叫喊得乏了力的华德尔先生也这么做了的时候，一阵特别大的颠簸把他们摔到车箱前面的一头。突然一撞——很响的咔嚓一声——一只轮子滚掉了——车子翻了身。

在几秒钟的惶惑和混乱之中只听到马提起后脚跳动和玻璃

的破裂声；之后，匹克威克先生觉得自己被人从马车的残骸堆里用力拉了出来；他一站稳了脚、把头从他那大大妨碍了眼镜的功能的大衣衣裾里探出来之后，这场不幸立刻整个地展开在他眼前了。

华德尔老先生站在他旁边，光着头，衣服撕破了好几处；马车的碎片散在他们脚下。车夫们呢，好不容易才割断了挽带，站在马的头旁，被淤泥弄得不成形，被辛苦的奔驰弄得头昏脑晕了。前面大约一百码远的地方，那另外一辆马车停在那里，它是因为他们听到了翻车的声音才刹住车子的。两个骑马的各自扭着一副咧开嘴大笑的怪脸，坐在鞍子上看着这一群不幸的人；金格尔先生带着显然很满意的神情，从窗口端详着这场颠覆。天色刚刚发亮，灰色的曙光使整个的景象看得十分清楚了。

“哈罗，”无耻的金格尔叫着说，“有什么人受了伤吗？——上了年纪的绅士们——斤量不轻——危险的工作——非常之危险。”

“你是流氓！”华德尔吼。

“哈！哈！”金格尔回答；随后，狡猾地霎一霎眼，翘起大拇指对车子里面一指，接着说——“听我说——她很好——叫我致意——请你们不必费神了——转致对特坏的爱——你们不跟上来了吗？——赶车吧，伙计们。”

车夫们恢复了正常的姿势，马车轧轧地赶走了，金格尔先生把一条白手绢嘲弄地在窗口挥着。

整个这一场事故，连翻车在内，什么都没有扰乱了匹克威克先生的心平气和的气质。然而，最初向他的忠实信徒借钱，后来把他的名字缩成“特坏”，这样下流，却不是他能捺住火性忍受

的。他的呼吸急促起来，脸红到眼镜脚子，缓慢而强调地说——

“我只要再碰到这人，我就——”

“不错，不错，”华德尔插嘴说，“那些话全都不错：但是我们站在这里讲话的时候，他们就要领了许可证在伦敦结婚了。”

匹克威克先生住了嘴，把他的报仇心忍下去，硬压住了。

“到下一站还有多远？”华德尔先生问车夫之一。

“六哩，是不是，汤姆！”

“还多一点儿。”

“六哩还多一点儿，先生。”

“没有办法，”华德尔说，“我们得走着去，匹克威克。”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那位名不虚传的伟人回答。

因此，打发了一个车夫骑着马先去搞新的车子和马匹，把另外一个留下来照应破车和马，匹克威克先生和华德尔先生英勇地徒步前进了：他们先把围巾紧紧围在颈子里，把帽子边翻下来，聊以抵挡那稍微停了一下之后又大落特落起来的倾盆大雨。

第 十 章

金格尔先生性格的刚正与否的一切疑问（假使有任何疑问的话）一扫而空

在伦敦还有些古旧的旅馆，它们在马车比现在扮演着更重大和更庄严的角色的时代，曾经是出风头的马车的总部；但是现在已经差不多降为乡下货车的停车处和卖票处了。读者要想在伦敦的大有改进的街道上的、门面堂皇的“金十字”和“牡牛和嘴”* 等类之中找这些古旧的逆旅，是徒劳无益的。要发现这些古旧的地方，非走到比较偏僻的地段不可；在那些隐晦的角落里他会找到一些，它们仍然阴暗而坚固地站在围绕着它们的现代新建筑之中。

特别是波洛，还有这么半打的旧旅馆，保持着它们的外貌不变，既没有被卷进公共的改革的狂潮，也没有受到私人的投机的侵害。它们巨大、零乱、古怪、陈旧，有走廊、过道、楼梯，广

* “金十字”及“牡牛和嘴”俱系伦敦旅馆常用之招牌。

阔而老朽，包藏着足够一百个鬼怪故事的材料——假设我们竟有创造任何鬼怪故事的可悲的必要的話，而且假设世界长久存在下去以致说尽了关于古旧的伦敦桥和苏雷滩上它的邻近地方的无数真实传说的話。

在这些旅馆之一——正是鼎鼎大名的“白牡鹿旅社”——的院子里，有一个人在忙着擦一双靴子上的灰，这是前一章所说到的事情的第二天清早的事。他穿着粗糙的条纹背心，带了黑布袖筒，和蓝色的玻璃钮子；褐色的短裤和裹腿。一条鲜红色的颈巾松松地、马马虎虎地绕在颈子里，一顶旧的白帽子随随便便地歪戴在头上。他面前有两排靴子，一排是擦好的，一排是脏的，他每次往擦好的一排上加一只的时候就停下手来带着显然的满意神情端详工作的成果。

院子里没有一点作为一个大驿车旅馆的通常特点的那种忙碌和活跃。搭在院子一头的高大的棚子下面，藏着三四辆笨重的货车，每个广大的车篷下都有约摸普通房屋的二层楼窗户那么高的一堆货物；另外有辆货车已经被拖到空地上了，也许是今天早上要开出去的。环绕在这零乱的地方的两边，是上下两层卧室走廊；走廊的栏杆旧而拙劣；走廊里各有一排铃子，装在通到酒吧间和咖啡间门口的小飞檐下面，为了避免雨淋日晒。有二三部小马车和轻便马车，转动到小棚子里和屋檐下；院子的较远的一头时而发出马蹄的沉重践踏声和铁链的当当声，使注意这种事的人一听就知道马厩是在那边。要是再说一声，还有一些沉重货包、羊毛包和其他物件，零乱地放在一堆堆的干草上，有几个穿工作服的仆人正在这些货包上睡觉；对波洛区大街上的白牡鹿旅社这天早晨院子里的景象，我们作这样的描写可以说是已经相当充分

了。

那些铃子中间的一只大响一阵，接着在上一层卧室的走廊上出现了一个漂亮的女侍者，她在一扇门上敲了两下，接受了房里发出的要求之后，对栏杆外面喊了起来：

“山姆，”

“哈罗，”戴白帽子的人回答。

“二十二号要他的靴子。”

“问问二十二号，他还是马上就要，还是等轮到他再送来，”这是答复。

“哪，不要傻了，山姆，”女侍者用好话哄他说，“那位先生马上就要靴子呢。”

“唔，你真是个好女人，说得这么好听，加入乐队倒不错，真是，”擦靴子的人说。“你看看这些靴子吧——十一双；还有六号按着木腿的人的一只鞋子。十一双靴子八点半钟要，这一只鞋子九点钟要。二十二号是什么人，想压下别的一切？不行，不行，杰克·凯契*把人绑起来的时候说得不错，要按次序轮流着来，对不起，要你等一等了，先生，但是我马上就来侍候的。”

说着，戴白帽的人更勤奋地擦起一只高统靴子来。

另外一阵很响的铃声；白牡鹿旅社的忙碌的老板娘在对面的走廊上出现了。

“山姆，”女店主叫，“上哪去了，这懒惰的、游手好闲的——啊，山姆——你在这里呀；你怎么不答应？”

“你还没说完我就回答，那是没有礼数了，”山姆回答，粗声

* 杰克·凯契 (Jack Ketch)：英国十七世纪有名的绞刑吏。

粗气地。

“喂，把这双鞋子马上给十七号擦出来，送到二层楼五号私人起坐间里。”

女店主把一双女人鞋子扔在院子里，又忙忙碌碌地走了。

“五号，”山姆说，一面拾起女鞋，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粉笔在鞋底上写明它们的去处——“女太太的鞋子和私人起坐间！我想她不是坐货车来的。”

“她是在今天一大清早，”仍旧倚在走廊的栏杆上的女侍者说，“同一位绅士坐了出租马车来的，要靴子的就是他，所以你还是快些把这些擦出来吧。”

“你怎么不早说，”山姆很愤慨地说，从面前一堆靴子里选出那双靴子来。“我看他也许是个十足的小脚色。私人起坐间！还有一个女太太！要是他真是个绅士的话，一先令一天不难，别说这些差使。”

塞缪尔先生受到这种兴奋想头的刺激，刷得那么起劲，不一刻儿靴子和鞋就到了五号门口，而且雪亮放光，真会使和善的华伦先生从心坎里妒忌（因为白牡鹿旅社里用的是“德和马丁”）*。

“进来，”一个男子的声音回答山姆在门上的轻叩。

山姆最恭敬地鞠了一躬，走到坐着吃早饭的一位女士和一位绅士面前，殷勤地把靴子放在绅士脚边、把鞋子放在女士脚边之后，就退到门口打算走了。

* 想来英国当时流行的鞋油主要是“德和马丁”和“华伦”两种牌子，故云。

“擦鞋子的，”绅士说。

“是，”山姆说，把手停留在门锁的把手上。

“你知道吗——那叫什么名字——‘民法博士协会’* 吗？”

“知道的，先生。”

“在哪里？”

“保尔教堂的墓地那里，先生；马车道那边有个低拱门，一个角落里是小书店，一个角落里是旅馆，中间是两个看门的——是执照的兜揽员**。”

“执照的兜揽员！”绅士说。

“执照的兜揽员呵，”山姆回答。“两个穿白围裙的家伙——你走进的时候向你敬个礼——‘执照吗，先生，执照？’古怪，真是，他们的主子也是的，先生——中央刑事法庭的代理人——一点不错的。”

“他们是干什么的？”绅士问。

“干什么！先生！这还不是顶坏的哪。他们叫老头子想起自己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我的父亲是个马车夫，先生。他是个孤老头子，胖得像个什么似的——特别的胖，的确的。他的女人死了，留给他四百镑。他到‘协会’里去找律师和领钱——打扮得很漂亮——穿了高统靴子——钮孔上插了花——宽边礼帽——绿围巾——像个绅士。进了拱门，想着把钱怎么投资——兜揽员

* 民法博士协会为英国十八世纪前之一种民法机关，专理遗嘱、结婚、离婚等执照手续。

** 执照兜揽员 (Tout)：俗语，作暗探、秘密解，也作招待主顾的人解。

走了上来，敬个礼——‘执照吗，先生，执照要吗？’——‘什么？’我父亲说。——‘执照，先生，’那人说。——‘什么执照？’我父亲说。——‘结婚执照呵，’兜揽员说。——‘该死，’我父亲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我想你是用得着一张的，先生，’兜揽员说。我的父亲站住了，想了一下——‘不行。’他说，‘该死，我太老了，况且我的块头大得太过火了，’他说。——‘一点也不是的，先生，’兜揽员说。——‘你真认为不吗？’我父亲说。——‘我说的确不，’他说；‘上个礼拜一我们还给一位比你块头大一倍的绅士结了婚。’——‘当真的吗？’我父亲说。‘当真的嘛，’兜揽员说，‘比起他来你是个小宝宝罢了——这里走，先生，这里走！’——当然我父亲是跟他去了，像只养驯了的猴子跟在风琴后面似的，走进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那里有个家伙坐在许多肮脏纸头和白铁箱子中间，装出很忙的样子。‘请坐一坐，先生，让我把这些公文清一清，’那律师说。——‘谢谢，先生，’我父亲说，坐了下来，张开了嘴、瞪着眼睛看那些箱子上的名字。——‘你叫什么名字呀，先生？’律师说。——‘汤尼·维勒，’我父亲说。——‘什么教区？’律师说。——‘贝尔·塞维奇，’我父亲说；他赶着车子来的时候是歇在那里的，他对教区是什么也不知道，的确是。——‘那位女士的姓名呢？’律师说。我的父亲被弄得慌做一团了。‘我要知道那就叫我该死，’他说。——‘不知道！’律师说。——‘正和你一样呵，’我父亲说，‘我以后再填上去行吗？’——‘不可能！’律师说。——‘好吧，’我父亲想了一会儿之后说。‘就写克拉克夫人吧。’——‘什么克拉克呢？’律师说，把笔插在墨水里蘸蘸。——‘苏珊·克拉克，’我的父亲说；‘她会跟我的，假使我向她提出

来，我相信的——我从来没有和她说过什么，但是我知道她会跟我的。’执照发出来了，而她真的跟了他，而且现在她迷住他了；那四百镑我永远得不到了，倒霉。对不起，先生，”山姆说到临了的时候说，“但是我受了这个害之后，我反而轻快了，像一部新的手车，轮子又加了油似的。”山姆说了这话，又停了一会看有没有新的吩咐，就退出了房间。

“九点半了——时间正好——马上就去；”那位绅士说，不用说，他就是金格尔先生了。

“时间吗——有什么事呀？”老处女姑母说，做出卖弄风情的神态。

“执照呵，安琪儿之中最可爱的——通知教堂——把你叫做我的，明天，”金格尔先生说，把老处女姑母的手捻了一把。

“执照！”来雪尔说，脸红起来。

“执照，”金格尔先生重复说——

忙啊，赶紧出去弄执照，

忙呵，叮叮当当我回来。

“你真会说：流水似的，”来雪尔说。

“流水——我们结了婚之后，什么小时、昼夜、星期、月、年，都谈不上了——流水也似的——它们是飞了——闪电——下雨——蒸气机——一千匹马力——什么都谈不上。”

“我们——我们不能在明天早上之前结婚吗？”来雪尔问。

“不可能——办不到——要通知教堂——今天送执照去——明天举行仪式。”

“我只怕我的哥哥要找到我们！”来雪尔说。

“找到——废话——翻车已经够他受的了——况且——极

端的谨慎——不坐驿车——步行——叫一部出租马车——到了波洛——他找遍了全世界才会找到这里来——哈！哈！——真是妙极了的主意——非常之妙。”

“不要很久呵，”老处女爱恋地说，金格尔先生已经把尖角帽子戴到头上了。

“离开你。很久吗？——残酷的迷人精呵，”金格尔先生嬉戏地跳跃到老处女姑母面前，在她嘴唇上亲了一个贞洁的吻，于是跳舞着出去了。

“可爱的男子呵！”门关上了之后，老处女说。

“古怪的老女人，”金格尔先生下过道的时候说。

想起我们人类的不义来，那是悲痛的；所以我们不想追寻金格尔先生一路向民法博士协会走去的时候的思想的线索。我们只要把事实简单的说一说就够了：他逃过守住那魔窟的大门的两个穿白围裙的怪物的圈套，安全地到了副主教的公事房，弄到一篇写在羊皮纸上的非常恭维的话，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对他的“忠实的和挚爱的阿尔弗雷德·金格尔和来雪尔·华德尔的问候”，于是他把那神秘的文件小心地放在口袋里，胜利地回头向波洛走去了。

他还在去白牡鹿旅社的途中，这时有两位胖绅士和一位瘦个子一同走进了院子，四面看着想找一个适当的人问几句话。塞缪尔·维勒先生这时正在擦一双高统漆皮靴子，那是一个农民的私产，那人在波洛市场上经过一番劳碌之后，正在小心吃一顿补养补养，冷牛肉吃了两三磅，黑啤酒是一两壶。瘦绅士看见山姆，就笔直向他走过来——

“我的朋友呵，”瘦绅士说。

“你是想白差遣我了，”山姆想，“要不你不会马上就这么看中我的。”但他只说了一句——“唔，先生。”

“我的朋友，”瘦绅士说，表示好意地在喉咙里哼了一声——“你们这儿现在歇了许多客人吧？忙吧，呃？”

山姆对问话的人偷看了一眼。他是一个瘦小枯干的小矮子，一张黑皱脸，机伶的小黑眼睛不断地在好事的小鼻子两边溜着霏着，像是跟鼻子在玩着永久的‘捉迷藏’游戏。他穿着一套黑衣服，靴子亮得像他的眼睛，低垂的领巾是白的，干净的衬衫上有一道折。一条金表链，连带图章，垂在表袋外面。他把他的黑羔皮手套捏在手里，却不戴在手上；说话的时候把手抄在西服的燕尾下面，那样子就像一个好出难题的人。

“很忙吧，呃？”那小矮子说。

“啊，没有什么，先生，”山姆回答，“我们不想破产，我们也不想发财。我们吃煮羊肉的时候不用续随子，弄到牛肉的时候也不管有没有萝卜。”

“啊，”小矮子说，“你是个爱说俏皮话的人呵，不是吗？”

“我的大哥常被人这样埋怨的，”山姆说，“或许是传染的——我总是和他睡在一起。”

“你们这座房屋是个奇怪的老房子呵，”小矮子说，四面看看。

“假使你先通知了你要来，我们就把它修一修了，”泰然自若的山姆回答。

小矮子像是被这几句闭门羹弄得没有主意，于是他和两位胖绅士之间进行了一场短短的商讨。临了，小矮子从一只长方形的银盒子里弄一撮鼻烟吸了，显然打算重新开始和山姆谈话了，

这时，两位胖绅士之一，有一张仁慈的脸、外加一副眼镜和一双黑色裹腿的那位，插嘴说——

“事实是这样的，”这位仁慈的绅士说，“我这位朋友（他指着另外一位胖绅士）要给半个金币，假使你能够回答一两个——”

“喂，我的好先生——我的好先生，”那小矮子说，“请你让我说一句——我的好先生，在这些事情上要注意的第一条原则是：假使你把一件事情交给一个专门的人，那么在过程中你就绝不应该干涉；你应该对他加以绝对的信任。真的，这位——（他掉过头对另外一位胖绅士说）——我忘了你这位朋友的名字。”

“匹克威克，”华德尔先生说，原来那不是别人，正是这位快活的老先生。

“啊，匹克威克——匹克威克先生呵，真的，我的好先生，原谅我——我很乐于接受你作为一位‘法庭之友’的私下的建议；但是你用这种笼络人心的言论，像什么出半个金币，来干涉我办这件案子的行动，这你应该看得出是不适当的吧。真的，我的好先生，真的，”小矮子吸了一撮为辩论而吸的鼻烟，显出非常卑恭的神情。

“我的唯一的愿望，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不过是要使这非常不愉快的事情尽可能的快些结束罢了。”

“很对——很对，”那小矮子说。

“因此我说了那种话，”匹克威克先生继续说，“那是我的人生经验所教导我的在任何场合都是最可能成功的一个办法。”

“嗯，嗯，”那小矮子说，“很好，很好，的确；但是你应该向我提议。我的好先生，我相信你不是不知道对于一个专门的人

所应该有的信任的限度。关于这一点假使需要任何证明的话，请你想一想巴维尔* 的有名的案子——”

“不用管乔治·巴维尔，”山姆插嘴说，他是一直好奇地听着那短短的谈话的；“谁都知道他的情形是怎样的，固然我要告诉你，我向来就认为那女人比他该死得多。且不管它，这跟本题无关。你们给我半个金币。很好，我赞成：我这话是再公平不过了，是吗，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微微一笑）那末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要我干什么呢，见你们的鬼？”

“我们要问你，”——华德尔先生说。

“喂，我的好先生——我的好先生，”多事的小矮子插嘴说。华德尔先生耸耸肩，不响了。

“我们要知道的是，”小矮子庄严地说，“我们要问的是——为了我们不要引起里面的人的不安起见——我们要问你，你们这儿现在住了些什么人。”

“这里住了什么人！”山姆说，在他的头脑里，这里的人们总是以在他直接管理之下的这些特殊的装束品的姿态而出现的。“六号里有一只木腿；十三号里有一双海孙；商人房间里有两双半统；这里的一双漆皮高统是酒吧间里的；还有五双高统是咖啡间里的。”

“没有了吗？”小矮子说。

* 乔治·巴维尔，十七世纪英国小说作家乔治·李洛所作通俗悲剧《伦敦商人》的主角，为一商店学徒，被下流女子莎拉·米尔吴所诱，为了她，始则偷窃，继则抢劫杀人，后因钱已用完竟被莎拉所逐；最后互相告发，两人都被处绞刑。这故事流行民间颇广。

“慢点儿，”山姆回答说，突然想起了什么。“唔；有一双威灵吞，已经很破旧了，还有一双女鞋，都在五号里。”

“什么样的女鞋？”华德尔连忙问。他和匹克威克先生一样，都被这旅客表弄得莫名其妙了。

“乡下货，”山姆回答。

“有厂家名字吗？”

“白朗。”

“什么地方的？”

“玛格尔顿。”

“正是他们，”华德尔喊。“天哪，我们到底找到他们了。”

“别响！”山姆说。“威灵吞到民法博士协会去了。”

“不会的，”小矮子说。

“是的，弄执照去了。”

“我们来得正好，”华德尔叫。“带我们到房里去；一刻也不耽搁。”

“对不起，我的好先生，对不起，”小矮子说；“小心呵，小心呵。”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红色的丝质钱袋，再从里面拿出一个金镑，一面对山姆紧紧盯着。

山姆富于表情地咧开嘴怪笑了一下。

“马上带我们到房里去，不用通报，”小矮子说，“钱就是你的了。”

山姆把漆皮靴丢在角落里，领头穿过一条黑暗的过道，走上一层宽阔的楼梯。在第二条过道的尽头处站住了，伸出手来。

“拿去吧，”辩护士低声说，一面把钱放在他们的向导的手里。

山姆走在前面一两步，后面跟着两位朋友和法律顾问。他走到一个门口停了。

“是这间房子吗？”小绅士喃喃地说。

山姆点点头。

老华德尔开了门；三个人都走了进去，这时，刚刚回来的金格尔先生正把执照拿了出来给老处女姑母看。

老处女高声尖叫了一声，扑通往一张椅子上坐，用手掩着脸。金格尔先生把执照捏成一团塞在上衣口袋里。不受欢迎的客人们走到房间的中央。

“你——你是一个高明的流氓呵，是吗？”华德尔叫，激动得气都透不过来。

“我的好先生，我的好先生，”小矮子说，把帽子放在桌上。“请你，想一想——请你。诽谤人格：要求赔偿损失的起诉。冷静些儿，我的好先生，请你——”

“你竟敢从我的家里把我的妹妹拐走？”老年人说。

“呃——呃——很好，”小绅士说，“这话你可以问。你怎么敢的，先生？——呃，先生？”

“你是什么东西？”金格尔先生问，声调如此凶猛，使那小绅士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一两步。

“他是谁吗，你这流氓？”华德尔插嘴说。“他是我的律师，潘卡先生，格雷院的。潘卡，我要控告这家伙——告发他——我要——我要——该死的——我要毁了他。你呢，”华德尔先生突兀地转向他的妹妹说，“你，来雪尔，你这么大年纪也应该懂事了，你怎么竟跟一个流氓逃走，玷辱了家声，害了你自己。把帽子戴好，回家去。马上叫一部马车来，并且把这位女太太的账开来，

听到没有——听到没有？”

“听到了，先生，”山姆回答，华德尔猛烈地拉铃叫人，铃声一响山姆就进来了，迅速得叫不明底细的人觉得奇怪；原来他一直在外面把眼睛凑着钥匙孔看的。

“把帽子戴上，”华德尔重复说。

“这样可不行的，”金格尔说。“出去，先生——这儿没有你们的事——女士有行动的自由——不止二十一岁了。”

“不止二十一岁！”华德尔轻蔑地脱口而出说。“不止四十一岁了！”

“我不是的，”老处女姑母说，她的愤怒战胜了她的昏厥的倾向。

“是的，”华德尔回答，“你十十足足是五十岁了。”

说到这里老处女姑母发出一声很响的尖叫，失掉知觉了。

“弄一杯水来，”仁慈的匹克威克先生说，召唤着女店主。

“一杯水！”激昂的华德尔说。“弄一桶水来，统统浇在她身上；那对她有好处的，也是她活该。”

“呸，你这畜生！”好心肠的老板娘冲口而出地叫。“可怜的宝贝呵。”老板娘一面叫唤着“得罗，这才是宝贝哪——喝一点儿——有好处的——不要这样伤心呀——听我的话才是好乖乖哪，”等等，等等，一面由一个女侍者协助着进行抹额头、拍手掌、搔鼻孔、解围胸，诸如此类的事，那是慈悲的女性们对于竭力要乱发一通歇斯底里的妇女所惯于施行的治法。

“马车来了，先生，”山姆出现在门口说。

“来吧，”华德尔叫。“我抱她下楼去。”

在这个提议之下，歇斯底里发作得加倍的猛烈了。

老板娘正要对这个举动大加反对，并且已经大胆地对华德尔发出一个愤愤然的质问，问他是否还认为自己是个万物之灵，这时，金格尔先生插嘴了——

“擦鞋的，”他说，“给我找个警察官儿来。”

“慢一点，慢一点，”小小的潘卡先生说。“想一想，先生，想一想。”

“我不要想，”金格尔回答，“她是自己的主宰——看谁敢带她走——除非她情愿。”

“我不要被人带走，”老处女姑母喃喃地说。“我不情愿走。”（说到这里又来了一阵可怕的发作。）

“我的好先生，”小矮子低声地说，把华德尔先生和匹克威克先生带到旁边：“我的好先生，我们的处境非常为难呵。这是麻烦的案子——非常麻烦；我从来没有遇到比这更棘手的了；但是真的，我的好先生，我们真的没有权力限制这位女士的行动呵。我在我们来之前就警告过你了，我的好先生，我说除了和解之外没有别的希望的。”

短时间的停顿。

“你主张的是哪一种和解呢？”匹克威克先生问。

“哪，我的好先生，我们的朋友碰着不愉快的事了——的确是。我们不得不受些金钱上的损失了。”

“任何损失都可以，只要不丢这种脸，不叫她一辈子受苦，虽然她自己找的，”华德尔说。

“我看那是办得到的，”忙忙碌碌的小矮子说。“金格尔先生，请你到隔壁房里和我们去谈一会儿好吗？”

金格尔先生同意了，于是四个人走到一间空房里。

“喂，先生，”小矮子说，一面小心地关了房间，“这个事情难道没有和解的办法吗——请你到这边来，一会儿就行了——到窗户这里，先生，我们可以单独两人谈谈——喂，先生，喂，请坐吧，先生。那末，我的好先生，只在你我之间谈谈，我们很清楚，你带这位女士跑掉是为了她的钱呵。不要皱眉头，先生，不要皱眉头，我说呀，只在你我之间谈谈，我们是很清楚的。你我都是懂世故的人，而我们很清楚我们这两位朋友并不是这种人——是吗？”

金格尔先生的脸孔渐渐松动了，并且有某种约略类似于霎眼的东西在他的左眼里颤动了一会儿。

“很好，很好，”小矮子说，他看出他的话所产生的印象了。“事实是这样的，这位女士除一二百镑之外，手里是什么也没有，一切都要等她母亲死了之后——就是那位健康的老太太呵，我的好先生。”

“老了，”金格尔先生说，虽然简单却很强调。

“嗯，不错，”代辩人轻咳一声说。“你说得对，我的好先生，她年纪是老了一点儿，然而她是一个老家族出身，我的好先生；样样都老。这家族的缔造者到肯特州来的时候，正是裘里厄斯·凯撒侵犯不列颠的时候；——他的后代只有一个人没有活到八十五岁，而他是因为被亨利杀了头的缘故。那位老太太现在还没有满七十三岁呢，我的好先生。”小矮子停下来，吸了一撮鼻烟。

“唔，”金格尔先生喊叫。

“唔，我的好先生——你不吸鼻烟吗？——啊！这倒好——浪费的习惯呵——那末，我的好先生，你是一个出色的青年，深通世故的人——很能够拚命挣家当，只要有资本的话，是吗？”

“唔，”金格尔先生又说。

“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不大懂。”

“你觉得怎么样——我的好先生，我向你提出来吧，你觉得怎么样——五十镑和自由，是不是比华德尔小姐和承继遗产的希望好些？”

“不成——一半还不够！”金格尔先生说，站了起来。

“慢，慢，我的好先生，”小小的辩护士劝谏地说，拉住他的衣钮。“不小的一笔款子了——像你这样的人马上就会把它变成三倍的——五十镑可以有许多用处哪，我的好先生。”

“一百五十镑用处更大，”金格尔先生冷冷地回答。

“罢了，我的好先生，我们不必浪费时间来斤斤计较了，”小矮子重新说，“喂——喂——七十吧。”

“不行，”金格尔先生说。

“不要走呀，我的好先生——请你不要性急，”小矮子说。“八十吧；好了：我马上写张支票给你。”

“不行，”金格尔先生说。

“好的，我的好先生，好的，”小矮子说，仍旧拉住他；“你说要什么数目才行吧。”

“费本钱的事情，”金格尔先生说。“已经用掉的——车马费，九镑；执照费，三镑——就是十二镑——赔偿费，一百镑——一百十二镑——坏了名誉——损失了女人——”

“是的，我的好先生，是的，”小矮子说，带着心里明白的神气，“不必介意这最后两点。那是一百十二镑——就算一百镑——得罗。”

“还有二十，”金格尔先生说。

“来，来，我出张支票给你，”小矮子说；坐到一张桌子旁边打算开支票了。

“我写明是后天支付，”小矮子说，对华德尔先生看一眼；“同时我们就把这位女士带走。”华德尔先生悻悻地点头同意了。

“一百镑，”小矮子说。

“还有二十，”金格尔先生说。

“我的好先生哪，”小矮子劝谏地说。

“给他吧，”华德尔先生插嘴说，“好让他走路。”

支票由那小绅士开好，金格尔先生装在口袋里。

“那末，立刻走你的路吧！”华德尔说，跳了起来。

“我的好先生，”小矮子劝告说。

“注意，”华德尔先生说，“我跟你妥协绝不是为了别的——甚至也不是为了我的家声——要不是我知道你的口袋里一有了钱，你上魔鬼那里去就会更快些——”

“我的好先生，”小矮子又劝告说。

“别响，潘卡，”华德尔继续说。“出去，先生。”

“马上就走，”毫不羞惭的金格尔说。“少陪，少陪，匹克威克。”

假使任何冷静的旁观者看到这位名人——他的名字在本书的书名里占着领导的地位——在这场谈话谈到后来的时候的面孔，几乎是要怀疑怎么他眼睛里冒出来的怒火竟没有把他眼镜的玻璃融化掉——他的怒火是那么大呵。他听到那恶棍喊他的名字的时候，他的鼻孔张大了，拳头不知不觉他捏紧了。但是他还是控制住了自己——没有撕碎他。

“拿去，”那冷酷的背信弃义的人继续说，把执照丢在匹克威克先生脚下；“把名字改一改——把女人带回家——给特坯去罢。”

匹克威克先生是一位哲学家，但是哲学家到底不过是穿着铠甲的人。这支箭射中了他，穿过了他的哲学武装戳进他的心。他在狂怒之下把墨水缸发狂地向前一扔，自己也跟了上去。但是金格尔先生已经不见了，他发现自己是被抱在山姆的手臂里。

“哈罗，”这位怪异的职员说，“你们来的地方东西便宜吧，先生；这是自动的墨水，它把你的名气写在墙上了，老绅士。不要动，先生：你跟他后面追有什么用呀，算他走了运，他这时候要到波洛那一头了！”

匹克威克先生的头脑是服理的，像所有真正的伟大人物的头脑一样。他是敏捷而高强的推理家；稍一思索之后就足以使他知道自己的愤怒的无能为力了。它消失得像发作起来的时候一样快。他喘喘气，温和地对左右的朋友们看看。

华德尔小姐发现她被毫无信义的金格尔丢掉之后的悲哀，我们要不要说呢？匹克威克先生对于这伤心惨目的场面的高妙的描写，我们要不要加以摘录呢？他的笔记簿摊开在我们面前，那上面斑斑点点地染着同情的仁慈之泪；只要一句话，它就在印刷者的手里了。但是，不！我们要毅然割爱了！我们不能用这种痛苦的描画来折磨公众的心！

第二天，两位朋友和被抛弃了的女士坐了到玛格尔顿的沉重的马车，慢慢地和悲哀地回去了。当他们又到了丁格来谷、站在马诺庄园的大门里的时候，夏夜的朦胧的暗影已经模模糊糊地、黑魑魑地笼罩在周遭了。

第十一章

另外一趟旅行和一个考古的发现。
说到匹克威克先生决定去出席一个选举大会；还包括老牧师的一部手稿

在丁格来谷的深沉的寂静之中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又在它的新鲜而芬芳的空气里呼吸了一个钟头，使匹克威克先生完全从身体的疲劳和心灵的焦虑之中恢复过来了。这位卓越的人物已经和他的朋友兼信徒们分别了两整天；所以，他作了清晨的散步之后回来碰到文克尔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的时候，怀着何等的欣喜和愉快上前去招呼他们，决不是普通的想像力所能够胜任愉快地设想出来的。愉快是两方面的；因为，谁能够看着匹克威克先生的容光焕发的脸孔而体会不到这种情绪呢？虽然如此，他的同伴们的脸上似乎还有一层暗云罩着，这一点，那位伟人虽然不能不感觉到，却完全摸不着头脑。他们两人都带着一种神秘的神情，这是既异常又惊人的呵。

“怎么样，”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信徒们握了手，交换了热烈

的问候之后，说：“特普曼好吗？”

文克尔先生——刚才的问话一大半是对他说的——不回答。他掉过头去，像是沉浸于忧郁的思虑之中。

“史拿格拉斯，”匹克威克急切地说，“我们的朋友怎么样——他没有生病吗？”

“没有，”史拿格拉斯先生回答；一颗眼泪在他的感伤的眼皮上颤动了，就像窗户框子上的一颗雨滴。没有；他没有生病。”

匹克威克先生站住了，轮流着看他的两位朋友。

“文克尔——史拿格拉斯，”匹克威克先生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的朋友呢？出了什么事情？说呀——我求你们，我请你们——不，我命令你们，说呀。”

有一种庄严——一种威严——在匹克威克先生的态度里，那是不可抗拒的。

“他走了，”史拿格拉斯先生说。

“走了！”匹克威克先生喊，“走了！”

“走了，”史拿格拉斯先生又说一遍。

“哪儿去了？”匹克威克先生叫唤说。

“我们只能从这个通讯猜测，”史拿格拉斯先生回答，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交在他的朋友手里。“昨天早上接到华德尔先生的信，说是你们同他的妹妹晚上就到家了，这时，前天一整天缠着我们的朋友的那种忧郁，看得出来是更变本加厉了。随后不久他就不见了；整天都不知道他的下落，到晚上，玛格尔顿王冠旅社的马夫送来了这封信。那是早上交给他们的，严格吩咐了非到晚上不能送出来。”

匹克威克先生打开了信。那是他的朋友的手迹，内容是这

些：

我亲爱的匹克威克，

你，我亲爱的朋友，你是远远超出人类的许多弱点和缺欠之外的，而这些却不是普通人所能克服的。一个人受了这种打击、被一个可爱的和迷人的人抛弃了，而且变成了挂着友谊的面具、却笑里藏刀的一个恶棍的诡计的牺牲，那种滋味你是不知道的。我希望你永远不知道呵。

有什么信给我，可以寄到肯特州、科伯姆村、皮瓶子——假使我还活着的话。我急忙逃开了这个在我已经变成可憎恶的世界。我应该根本脱离这个世界才好呢，可怜——饶恕我吧。生命，我的亲爱的匹克威克，对于我已经变成不能忍受的了。在我们的内心燃烧着的精神，就像脚夫的肩上的瘤子，上面放着尘世的忧烦之重担；而当这种精神离开了我们的时候，这重担就重得不堪承受了，我们就在它的压力之下倒下去了。你不妨告诉来雪尔——呵，这个名字！——

屈来西·特普曼。

“我们应该立刻离开这地方，”匹克威克先生说，一面把信重新折好。“既然发生了这种事情，我们再留在这里无论如何是不适合的了；现在我们非得去找我们的朋友不可。”说着，就领头向屋子里走去。

他的心思很快就说出来了。留客的恳求是真挚的，但是匹克威克先生不为所动。他说，有事情要他立刻去料理。

老牧师也在座。

“你真的要走吗？”他把匹克威克先生领到旁边说。

匹克威克先生重申了先前的决定。

“那末，”那位老绅士说，“这是一本小小的手稿，我原来想读给你听的。这是我的一个朋友死的时候我在可以随意加以毁弃

或保存的许多文件里找到的；他是一个医生，在我们的州立疯人院里服务。我几乎不相信这稿本是原稿，虽然确实不是我的朋友写的。无论怎样吧，不管它是一个疯子的原作也好、是根据什么不幸的人胡言乱语作成的也好——我觉得这是更可能的——总之请你读一读，自己来判断一下吧。”

匹克威克先生接了手稿，说了许多表示善意和尊重的话，跟那位仁慈的老绅士分别了。

跟马诺庄园的人们别离却是比较更困难的工作，因为他们曾经受到这些人那么多的殷勤款待。匹克威克先生吻了小姐们——我们原来打算说，他吻她们的时候就像她们是他自己的女儿一样，只是因为他可能是在这礼节里注入了稍微多一点儿的熱情，所以这个比拟是不十分适当的；他用孝道的真诚拥抱了老太太。他用十足的家长派头拍拍女仆们玫瑰色的脸蛋，一面在她们每人手里塞了些实质上更能表现他的嘉许的东西。至于跟他们的好老主人和特伦德尔先生的道别，那互相交换的诚挚，甚至还要强烈而持久；直到史拿格拉斯先生被人喊了好几次、终于从一条黑暗的过道里走了之后（不久爱米丽也跟了出来，她的明亮的眼睛显得异乎寻常的阴暗），三位朋友这才和他们的友好的主人们分了手。他们慢慢走开的时候对庄园回顾了许多次：史拿格拉斯为了答谢楼上一个窗户里挥动着的像是一条女人手绢的东西，在空中送了许多飞吻，直到小路转了弯把那古旧的房屋遮着看不见了为止。

他们在玛格尔顿弄到一辆交通工具到洛彻斯特去。到达那里的时候，他们的悲哀的剧烈性已经相当减轻，所以能够吃一顿非常丰盛的提早的中饭了；下午，打听了关于路途上一些必要消

息，三位朋友下午又出发，步行到科伯姆去。

那是愉快的步行：因为那正是六月的愉快的下午，而他们的路是在又深又密的树林之中，使浓密的树叶轻轻响着的微风吹得他们很凉爽，停在树枝上的鸟儿的歌唱增加了他们的兴致。长春藤和青苔一丛丛地爬在古树上，柔软的绿茵像丝质地毯似地铺在地上。他们走进一个开放的花园，里面有一所古厦，是伊利莎白时代的古雅而别致的建筑。四面是长排的威风凛凛的橡树和榆树：一大群一大群的鹿正在吃新鲜的草；偶尔有一只吃惊的野兔在地上窜过，速度快得就跟那像夏季的微风似的掠过充满阳光的地面的轻云所投下的影子一般。

“假使，”匹克威克先生说，四面看看，“假使所有像我们的朋友一样受到那种心病的苦恼的人都到了这里，我想他们从前对于这个世界的留恋很快就会恢复的吧。”

“我也这样想，”文克尔先生说。

“当真的，”经过半小时的步行达到了村庄之后，匹克威克先生又说，“对于一个厌世者，这里的确是再好不过的、再合意不过的栖身之所了，我从来没有看到比这更适合于厌世者的地方。”

文克尔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两位，对于这个意见也表示了赞同；这三位旅人受了人家的指点，走进了那清洁而宽畅的乡村酒店“皮酒囊”，一进去就探问有没有一位叫做特普曼的绅士。

“把绅士们请到客厅里呀，汤姆，”老板娘说。

一个矮胖的乡下小伙子打开了过道尽头的一扇门，三位朋友走进了一间低顶的长房间，里面陈设了许多张式样古怪的高背皮垫子的椅子，墙上装饰着许多旧的肖像和有点儿古气的着色粗

陋的印刷画片。房间的上首是一张桌子，铺了白色的台布，摆满了烤鸡、腌猪肉、啤酒以及其他等等；坐在桌旁的是特普曼先生，看上去完全不像一个弃世的人。

朋友们进来的时候，这位绅士放下了刀叉，带着悲哀的神情走过去迎接他们。

“我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你们，”他说，一面握住匹克威克先生的手。“你们待我非常好呵。”

“啊，”匹克威克先生说，坐下来揩掉由于走路的缘故额头上冒出来的汗。“把饭吃完了和我出去走走。我要和你单独谈谈。”

特普曼先生照着要求他的做了；匹克威克先生喝了大量啤酒提了神之后，在旁边等候着他的朋友。饭很快就吃完了，于是他们一同走了出去。

足有半个钟头，可以看见他们的形影在教堂坟地里踱来踱去，这时匹克威克先生正在和他的朋友的决定搏斗。把他的议论加以任何复述都是无益的；因为，什么语言能够把这位伟人发言时那种态度里所表现的精神和力量传达出来呢？是特普曼先生已经对退隐厌倦了呢，还是完全不能抗拒向他发挥的那场雄辩呢？反正这是无关紧要的，总之他最后不抗拒了。

“他无论在什么地方度过他的悲惨的余生，”他说，“对于他都无关紧要；既然他的朋友对他的卑微的陪伴如此重视，他愿意担负起他的冒险事业。”

匹克威克先生微笑了；他们握握手；重新回到同伴们身边去。

就在这个时候，匹克威克先生有一个不朽的发现。这个发现是他的朋友们的骄傲和荣耀，也是本国或其他全国的一切考古家

们所妒忌的。他们已经走过了他们的旅馆的门口，并且在村庄上走了一小截路，这才想到旅馆的准确地点。他们返回头走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的眼光落到一块小小的破石头上，那是在一所茅屋门前，一半露出一半埋在地里。他停住了。

“这非常奇怪呀，”匹克威克先生说。

“什么东西奇怪？”特普曼先生问，仔细地察看附近的一切东西，偏偏没有看到该看的那一件。“上帝保佑我，什么事情呀？”

这最后一句是遏制不住的惊讶的叫唤，因为他看见热心于发现的匹克威克先生双膝跪在那块小石头前面，开始用手绢替它擦灰。

“这上面有铭文呢，”匹克威克先生说。

“真的吗！”特普曼先生说。

“我看得出，”匹克威克先生继续说，一面用全副气力擦灰，并且聚精会神地通过眼镜凝视着石头：“我看得出有一个十字，一个B字，然后是一个T字。这是很重要的，”匹克威克先生跳了起来继续说。“这是一个很古的碑文，也许比这里的古老救济院还要古得多。可不能把它埋没呵。”

他敲那茅屋的门。一个工人开了。

“你知道这块石头怎么会在这里吗，我的朋友？”慈爱的匹克威克先生问。

“不，不知道，先生，”那人有礼貌地回答说。“我没有出世的时候，或者无论我们哪个都没有出世的时候，这石头就老早在这里了。”

匹克威克先生得意地对他的同伴们瞥一眼。

“你——你——你并不一定要它吧，我想，”匹克威克先生

说，心急得发着抖。“喂，你肯卖的吧？”

“啊！但是谁买它呀？”那人问，脸上带着也许是表示他很狡猾的表情。

“我出十先令买它，立刻给你钱，”匹克威克先生说，“只要你替我挖出来。”

匹克威克先生凭着自己很大的气力亲手捧着它（这小石头被一把锹一掘就挖出来了）到旅馆里，小心加以洗涤之后把它放在桌上，这时，全村的惊讶是可想而知了。

匹克威克派们的欢欣鼓舞是无限的，因为他们的忍耐和勤勉、他们的洗和括，换得了成功的无上光荣。石头是不平而破碎的，字迹是零乱而不规则的，但是下面的一部份铭文的片断，清清楚楚看得出：

十

BILSTUMPSHIS. M. ARK

匹克威克先生坐在那里欣然凝视着他所发现的宝物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冒着愉快的火花。他的最大的野心之一已经达到目的了。他——他，匹克威克社的主席——在一个以富有古代遗物而出名的地方，在一个仍然存在着往昔的若干纪念物的乡村里；发现了一个奇怪而有趣的、毫无疑问是古代的碑文，他以前的许多饱学之士竟然完全没有注意到。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感官了。

“这——这，”他说，“这使我决定了。我们明天就回伦敦去。”

“明天！”不胜钦佩他的信徒们喊。

“明天，”匹克威克先生说。“这个宝物应该立刻放到能够彻底研究和充分理解它的地方去。采取这一步骤我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过几天伊顿斯威尔自治城就要举行选举；在这场选举中，我新近认识的一位潘卡先生是一位候选人的代理人。我们要去看看、并且细细观察一番这种对于每一个英国人都有那么大的利害关系的场面。”

“我们去吧，”是三条喉咙一致的兴奋的叫声。

匹克威克先生四面看看。他的信徒们的爱戴和热情，在他内部燃起了感奋的火焰。他是他们的领袖，他感觉到这一点。

“让我们痛饮一番来庆祝这幸福的聚会吧，”他说。这提议像其他的一样，被一致喝采地接受了。他亲自把那重要的石头放在特地向老板娘买来的松板小箱子里之后，在桌子上首的一张安乐椅里坐好；于是这一晚就献给宴会和谈论了。

过了十一点——在科伯姆这个小村子上，这已经是很迟的时间了——匹克威克先生告退到为他预备好的卧室去了。他推开了格子窗，把蜡烛放在桌上，一个接着一个地回想起两天来的匆促的事件。

时间和地点都有利于思索；教堂的钟打十二点，把匹克威克先生从沉思中惊醒了。钟声的第一下很庄严地送进他的耳朵；但是钟声停止的时候，那种寂静似乎是不能忍受的了；——他几乎觉得他好像失掉一个伴侣。他神经紧张起来和激动起来；连忙脱了衣服；把火放在炉架上，钻进了床。

身体的疲困之感徒然和失眠相挣扎，这种不愉快的心情是人人都经历过的。这时候匹克威克的情形正是如此：他先往这边

翻个身，又往那边翻滚；耐心地闭着眼睛像是在哄自己入睡。没有用。不知是因为白天做了不惯的劳力的事呢，还是因为天热，还是因为白兰地和水，还是因为陌生的床，——不论是因为什么吧，反正他脑子里很不舒服地不断回想楼下的那些怪相的图画，并回想他们在晚上因为这些图画而谈起的一些古老的故事。转侧了半小时之后，他得到一个不愉快的结论，硬想睡是没有用的了，因此他爬了起来，并且穿上了一部分衣服。他想，随便怎么都比躺在那里胡思乱想着种种怕人的事情好。他看着窗户外面——外面很黑。他在房里走走——又是非常寂寞。

他从门到窗子、又从窗子到门地转了几趟，这时他第一次想到了牧师的稿本。这个主意不坏。假使它不能使他发生兴趣，那也许会使他睡觉的。他把它从口袋里拿出来，拉过一张小桌子靠在床边，弄亮了灯光，戴上了眼镜，静心读起来。字迹很奇怪，纸头很脏。而且题目就教他吃了一惊；他不免若有所见地对房里环顾一眼。然而他想到屈伏于这种感情之下有多么荒谬，于是重新剪一剪烛心，读之如下：

疯子的手稿

“不错！——一个疯子的！这话假使在许多年以前是多么刺我的心呵！它一定会引起我常常感到的那种恐怖；教血液在我的血管里沸腾，以致恐惧的冷汗大颗大颗地冒出皮肤，怕得我的膝盖互相敲击！然而我现在欢喜它。它是一个好名字。请问有哪一个君王，他的发怒的睥睨能够像疯子的眼光这样让人害怕——他的绳索和斧头能够有疯子握紧的拳头一半坚实？嗨！嗨！发了

疯，这真是伟大！——被人从铁栏外面看狮子似的窥视——在漫漫的静夜咬牙切齿咆哮，应和着沉重的铁链的快乐的银铛声——在干草里打滚和乱扭，陶醉于这种勇敢的音乐之中。疯人院万岁！它是一个难得的地方呵！

“我还记得我怕发疯的时候；那时我常常从睡眠中惊醒，跪下来求上帝使我免了我们人类的这种灾难；我逃开了欢乐和幸福的情景，藏在什么孤寂的地方，把使人生厌的时间消磨在注意那要烧干我的脑汁的热狂的进展上面了。我知道疯狂是混在我的血液里了，我的骨髓里也有；上一代没有出现这种疫病，那末它是它要在里面复活的第一个了。我知道那一定是这样的：向来就是这样，而将来也永远是这样的；当我在一个拥挤的房间里缩在什么隐晦的角落里的时候，就看见人们捣着鬼话，指指点点，并且对我看看，我知道他们是在互相谈论这注定要发疯的人；于是我又溜走了，独自快快地呆着。

“我这样做了几年；这几年真是悠长的、悠长的岁月呵。这儿的夜有时也是长的——很长；但是比起那几年的不眠的夜和怕人的梦，简直不算什么了。我回想起来就觉得发冷。那些又大又黑的人影，带着鬼鬼祟祟的和讥嘲的脸色，缩在房间的角落里，到夜里就俯在我的床上，引诱我发疯。他们用低微的耳语告诉我说，我的父亲的父亲死在里面的那所房屋的地板上沾着他自己的血，是他在疯狂之中用自己的手弄出来的。我把手指塞住耳朵，但是他们高声往我的头里叫唤，叫得整个房间都回响起来，说是在他的上一代疯狂没有发作，但是他的祖父有好几年却被铁链把手扣在地上，为了防止他把自己撕成碎片。我知道他们说的是实情——我知道得很清楚。那是我几年之前就发现了的，虽然

他们还想瞒着我！哈！哈！他们以为我是疯子，其实我可比他们狡猾。

“最后，它落到我身上来了，我倒奇怪我以前怎么竟会害怕它。现在我能够走进这个世界了，能够和其中最好的人一同笑、一同叫了。我知道我疯了，但是他们甚至都没有怀疑。他们从前对我指指点点和斜眼看我，那时我并不疯，不过是耽心我也许有一天会疯罢了；现在我已经疯了而他们却不知道，我想到我这样报复地作弄他们，真是满心欢喜！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想到我把我的秘密保守得多好，想到我的和善的朋友们要是知道了实情的话会多么迅速地背弃我，这时我总是快活地大笑起来。我和什么兴高采烈的家伙单独两人一道吃饭的时候，想到他假使知道坐在他身旁边磨着明晃晃的小刀的好朋友竟是一个完全有力量 and 很想把小刀刺进他的心的疯人，那末他的脸色会变得如何的苍白，而且他会逃得多么迅速呵——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高兴得恨不得大叫起来。啊，这是愉快的生活啊！

“财富为我所有了，财富向我涌来，我尽情沉醉于快乐之中，而这些快乐由于我知道我的秘密保守得很好而增加一千倍。我承袭了一笔财产。法律——目光炯炯的法律，被骗过了，把争论中的巨产交给了一个疯子。头脑健全的明眼人的聪明哪儿去了？热心于找错处的法律家们的本领哪儿去了？疯人的狡猾骗过了他们大家。

“我有了钱。人家是如何地拍我的马屁！我挥霍得很厉害。人家是如何地恭维我！那三个傲慢不逊的弟兄在我面前是何等的卑恭！还有那个白头发的老父亲——这样的谦逊——这样的敬重——这样恳切的友谊——是呀，他崇拜我。老年人有一个女儿，

也就是那些青年人有一个姊妹；而他们五个人都穷。我是富有的；我娶了这女孩之后，我看见她的拮据的亲属们的脸上现出了胜利的微笑，因为他们想到他们的周密的计划和他们的那一大笔横财了。应该微笑的倒是我。微笑！要公然地大笑，揪我的头发，开心地尖叫着在地上打滚。他们一点也没有想到他们把她嫁给了一个疯人呵。

“且慢。假使他们知道，是不是就不会把她嫁给我？一个姊妹的幸福是以她丈夫的金子为背景的。我吹到空中的最轻的羽毛，是以装饰在我身体上的美丽的铁链为背景的！”

“虽然我很狡猾，却有一件事情我受了骗。假使我没有疯——因为我们疯子虽然很聪明，有些时候却会糊涂一时——我就会知道这个女孩子宁愿僵硬而冰冷地被人放在一口黑沉沉的笨重的棺材里，而不愿做我的富丽堂皇的家庭里的使人妒羡的新妇了。我早该知道她的心是在一个黑眼睛的男孩子身边，这人的名字我曾经听见她在一次不安的睡眠中低声说过；而她的献身于我，是为了解救白发老人和傲慢的兄弟们的贫穷。

“我现在已经记不得身材和面孔了，但是我知道那女孩子是很美的。我知道她是；因为，在一些光明的月夜，我从睡眠中惊醒，周围一切都寂然无声的时候，我看见一个苗条和消瘦的人影一动不动地站在这小房间的一个角落里，长长的黑发披在背上，在非人间的风中飘动，眼睛紧盯着我，绝不霎动或者闭上。嘘！我写下这话的时候，心里的血都发冷了——这个身影就是她的；面孔呢，非常苍白，而眼睛是玻璃似的发光；但是我很熟悉它们，这个身影绝不移动；它绝不皱眉头、咧嘴，像有些时候挤满了这里的别的人影那样；但是它更使我害怕，甚至比多年前引

诱过我的那些精灵更可怕——它是刚出坟墓的，而且非常像死了一样。

“差不多有一年了，我看着这面孔越来越苍白；差不多有一年了，我看着眼泪偷偷滚下那悲哀的两颊，却不知道原因何在。然而我终于找到了原因。它们不能长久瞒过我。她从来没有欢喜过我；我从来没有以为她欢喜过我；她藐视我的财富，憎恨她所过的豪华的生活；我倒没有料到这一点。她爱别人。这个我也从来没有想到。忽然一些奇怪的心情袭上我的心来，什么秘密的力量逼得我起了种种想头，在我的脑子里旋来转去。我不恨她，虽然我恨那个她仍然为他哭泣的男孩子。她的冷酷自私的亲属使她陷入这种不幸的生活，使我怜悯——是的，怜悯。我知道她活不长，但是我想她在死掉之前也许会生出不幸的小生命，注定了要把疯狂传给子孙，就使我下了决心。我决定杀死她。

“我想下毒想了好几个星期，后来想到淹死她，再后来想到用火烧死她。那所巨厦燃烧起来，而疯子的妻子烧成了枯炭，这真是怪好看的。想想看，这是对他们所希望的大报酬怎样的一种嘲弄呵；想想看，一个什么神志清爽的人为了他从来没有犯过的罪行而被绞死又是多么有趣，而这一切都是由于疯子的狡猾而造成的！我常常想到这个，但是终于放弃了它。啊，一天又一天地磨着剃刀，抚摸着它的锋利的刀口，想像着它的发亮的薄刃一下子会割成多大的裂口，是何等有趣呵！

“最后，从前常和我在一道的那些精灵，对我耳朵里低低地说时候已经到了，他们把那把出鞘的剃刀放在我的手里。我把它紧紧握住，从床上轻轻爬起，俯在我的睡着的妻子身上。她的脸是埋在手里的。我轻轻把她的手拿开，它无力地落在她的胸口上

了。她曾经哭过的；因为她的颊上还有潮湿的泪痕。她的脸色安静而和平；甚至在我望着它的时候，她的苍白的脸上还露出平静的微笑。我把手轻轻放在她的肩膀上。她惊了一下——那只是一个转瞬就消逝的梦。我又俯在她身上。她叫起来，醒了。

“我的手只要一动，她就永远不会再发出叫唤或者声音了。但是我着慌了，缩回去。她的眼睛紧盯着我。我不知是怎么回事，但是它们使我畏惧和惊慌了；我在她的眼光之下发抖。她从床上爬起来了，一面还是紧紧地盯着我。我抖着；剃刀在我手里，但是我不能动。她向房门走去。她走近门口的时候，她转了身，眼光离开我的脸了。魔力消失了。我跳上去抓住她的胳膊。她接连尖叫了几声，倒在地上了。

“现在我不用格斗就能够杀掉她了；但是家里人惊动了。我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我把剃刀在常放的抽屉里放好，开了门，高声地叫人来。

“他们来了，把她抬起来放在床上。她毫无生气地在床上躺了好几个钟头；等到生命、眼神和言语恢复了之后，她的理性已经丧失，她变成狂乱的了。

“医生们被请来了——都是些坐着舒服的马车来的、有好马豪仆的大人物。他们围在她床边好几个星期。他们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开过一次伟大的会议，用低而庄严的声音互相商讨。其中一个最聪明最出名的，把我领到旁边，叫我准备一下以防万一，告诉我——我这个疯子！——说，我的妻子疯了。他紧靠着我站在一个开着的窗户前面，眼睛对我的脸上看着，一只手放在我手臂上。我只要一下子，就可以把他甩到下面的街上了。假使这样干了，那才真是好玩哪；但是我的秘密却要孤注一掷了，于是我放

过了他。过了几天，他们对我说，我必须对她加以一些约束了：我必须替她找一个看守了。我！我走到没有人能够听到我的声音的空地上放声大笑，笑得空中回荡着我的叫声。

“第二天她死了。白头发的老年人送她到坟墓去。骄傲的兄弟们对着她的毫无知觉的尸体洒了一点儿泪，在她活着的时候他们对于她的痛苦却是用铁石一样的心肠来对待的。这一切都是我秘密的喜悦所吃的食物，我们坐了马车回家的时候，我把白手绢蒙住脸偷着发笑，笑得直淌眼泪。

“但是我虽然达到了目的，杀死了她，我却感到不安和烦恼，我觉得不久我的秘密就一定要人人皆知了。狂乱的欣喜和愉悦在心中沸腾，当我单独在家的時候，便忍不住跳跃和拍手，在房里绕来绕去地跳舞，高声吼叫；这，我隐藏不了。我出去的时候看见忙碌的人群在街上奔走；或者到戏院里的时候听到音乐的声音和看见人们跳舞，我就觉得如此的欢喜，恨不得冲到他们中间，把他们撕成一片片的，并大声狂吼。但是我咬咬牙齿，在地上顿脚，把尖利的指甲攥到自己手里。我忍住了；还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疯子。

“我记得——虽然这是我能够记得的最后的事了：因为现在我已经把现实和幻梦混在一起，而这里老是有这么多事情要做，老是这样的忙法，所以没有工夫把这两者由它们所陷入的这种奇怪的混乱中分析出来了——我记得我怎样终于把秘密泄露出来了。哈！哈！我似乎现在还看见他们的惊骇的脸色，还感觉得我多么轻易地把他们甩到一边，用紧捏着的拳头捶他们的白脸，然后像一阵风似的溜掉，让他们在后面老远的地方尖叫和呼号。我想到它的时候，巨人的力量就上了我的身。瞧——瞧这铁条在我

狂扭之下弯得多么厉害呀。我能够把它像小树枝似的噼啪折断，只是这里有许多许多门的长走廊——我想我要在里面迷路的：纵使不迷路，我知道楼下还有几重大铁门是上了锁加了门的。他们知道我是多么聪明的疯子，他们要我在这儿，供人参观，很引以自傲。

“让我想想；——唔，我出去了。我到家的时候已经夜深了，发现三个骄傲弟兄之中最骄傲的一个正等着见我。我记得很清楚：他说有要紧事。我怀着一个疯人的全部憎恨恨他。我的手指不知有多少次想撕碎他。他们告诉我他在那儿。我迅速地跑上楼。他有一句话要对我说。我把仆人打发开了。时间很迟了，我们又是单独两人在一起——第一次单独在一起。

“开头我小心地把眼光避开他，因为我知道——而且因此很自鸣得意哩——他一点也没有想到我的眼睛里正射着像火一样的疯狂的光。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他终于说话了。我最近的放荡行为和奇怪的言语，居然就发生在他的姊妹死了以后不久，这在纪念她的意义上说对她是一种侮辱。再加上许多他最初没有注意到的事实，所以他以为我以前待她很不好。他想知道一下，假使他说我对已故的她加以污辱并且对她的家庭有所不敬，这话是否正确。他要求我加以解释，是适合于他穿的这一身制服的。

“这人在军队里有一个官职——是用我的钱和他的姊妹的痛苦换来的官职！他就是最积极地设计陷害我和要抢夺我的财产的人。他就是强迫他的姊妹嫁给我的主要居间拉拢的人；他很清楚她的心已经属于那个小娃娃似的孩子了。适合！适合于他的制服！他的下流的制服！我把眼睛对着他了——我忍不住——但是我一句话也没有说。

“我看见他在我的眼光之下突然变了模样。他是勇敢的人，但是他的脸上失色了，他把椅子向后拉开了些。我把我的拉近他些；我大笑起来的时候——那时我非常开心——我看见他颤抖起来。我觉得疯狂在我的内部升腾。他怕我了。

“‘你的姊妹活着的时候你是很欢喜她的，’——我说——‘很欢喜呵。’

“他不安地四面张望，我看见他的手抓住椅子背：但是他没有说什么。

“‘你这恶棍，’我说，‘我看破你了；我识破了你害我的毒计；我知道在你强迫她嫁我之前她的心已经属于了别人。我知道——我知道。’

“他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举起椅子在空中挥舞，并且叫我退后——因为我说话的时候一直注意着更向他靠近些。

“我与其说是在说话，不如说是在嘶叫，因为我觉得骚动的感情在我的血管里回旋，从前那些精灵向我耳语，激我把他的心扒出来。

“‘你这该死的东西，’我说，跳起来对他冲过去；‘我杀了她。我是个疯子。打倒你。血，血！我要它！’

“我一拳挥开了他在恐怖中对我摔过来的椅子；窜近他的身边；轰隆一声，我们在地上滚做一团了。

“那真是一场好斗；他是高大而强壮的人，为自己的生命而奋斗；我是强有力的疯人，渴望着毁灭他。我知道我的力气是谁都比不上的，而我想得很对。我又对了，虽然我是疯子！他的挣扎渐渐没力了。我跪在他胸上，用两只手紧紧掐住他的强壮的咽喉。他的脸发了紫；他的眼睛从头壳里突了出来，舌头伸着，像

是嘲讽我。我勒得更紧一些。

“突然门被大声打开了，一群人冲了进来，互相大叫抓住疯人。

“我的秘密暴露了；而现在我的唯一的挣扎是为了争取自由了。有一只手还没有抓住我的时候我就跳了起来，冲进我的迫害者们之中，用我的强壮的手臂打开一条路，好像我手里拿着一把镰刀把他们纷纷砍倒似的。我冲到门口；跳过栅栏，马上就到了街上。

“我一直向前迅速奔跑，没有一个人敢阻止我。我听见后面的脚步声，于是把我的速度加快了一倍。脚步声越来越微弱，终于完全消失了；但是我还是跳跃着前进，穿过沼泽和小溪，跳过篱笆和墙头，拚命地叫唤着——我的叫唤被集合在我周围的许多奇怪的东西接下去，因为叫声扩大了，直冲天上，我被一些鬼怪抱在怀里，它们驭风而行，越过重重障碍，把我一圈一圈地旋转，转得沙沙作响而且非常迅速，使我头昏脑晕，最后它们猛然一摔，丢开了我，我重重地跌在地上了。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是在这里——在这可爱的小房间里，这里阳光难得进来，月光还偷偷地进来——然而它的光线只足以照出我周围的黑暗的人影和那个老是待在一个角落里的沉默的人影。有的时候我醒着躺在这里，能够听到从这所大房屋的老远的别处传来奇怪的尖叫和呼号。这些是什么。我不知道；但这些既不是那灰白的人影发出的，也与它无关。因为从黄昏的最初的阴影到早晨的第一线光辉为止，它一直一动也不动地站在老地方，听着我的铁链的音乐，看着我在干草铺上的欢腾雀跃。”

在这篇稿子的末了，另一笔迹写了这样的话：——

〔上面是一个不幸的人的呓语的记录。这人是一个凄惨的实例，是早年用错精力和放纵无度延续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造成的有害结果的实例。他年轻时代的轻率的放肆、纵欲和淫佚，引起了高热和精神错乱。这后者的第一个结果是他那奇怪的幻想，以为疯狂存在于他的家族里，所根据的是一些人所强烈拥护但是另外一些人所同样强烈反对的、一个有名的医学理论。这种幻想产生了确定不移的忧郁，到了时候就发展成为一种病态的精神错乱，终于成为暴乱的疯狂。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他所详述的事实虽然被他的病态的想像歪曲了很多，但却是真正发生过的。在熟知他早年生活上的罪恶的人们看来，他的感情既然已经失了理性的控制，却没有引导他做出还要更可怕的事情，这倒是奇怪的事。〕

匹克威克先生读完老牧师的稿本的时候，烛洞里的蜡烛也刚刚点完；火光没有任何作为警告的先行的闪烁，就突然熄掉的时候，这使他的激昂的心境受了很大的惊吓。他连忙把先前睡不着爬起来穿上的一些衣物脱掉，用畏惧的眼光四顾一下，慌忙地重新爬进被窝，不久就沉沉睡去了。

醒过来的时候太阳正光明地照在他的卧室里，早晨已经前进了很远了。昨夜压抑着他的那种忧郁，已经和包着大地的黑暗一道消失了，而他的思想和感情正像早晨一样的轻松愉快。用过一顿丰盛的早饭之后，四位绅士就徒步向格雷夫孙德出发了，后面跟了一个人，掂着装在松板箱子里的那块石头。他们大约一点钟的时候到了那里（他们已经把行李交给从洛彻斯特运到伦敦），而且幸运地弄到了马车外面的坐位，当天下午就在心身俱健的状态之下到了伦敦。

此后的三四天是做一些到伊顿斯威尔市旅行的必须的准备。关于这极其重要的举动必须另起一章加以叙述，所以我们不妨把本章临了的少许篇幅用来叙述一下那个考古的发现的后续，当然是极其简略的。

据匹社的文件上的记载，他们回到伦敦之后的那夜，举行了全体社员大会，匹克威克先生对于这发现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并且对于铭文的意义作了种种天才而博学的推测。还记载了一位高明的艺术家把这刻在石头上的珍物作了一幅忠实的写生画，送到王家考古学会和其他学术团体去，——为这问题而写的许多文章，发生了敌对的论战，造成了怀恨和妒忌——匹克威克先生本人也写了一部小册子，有九十六页，都是很小的号字，里面提出了那铭文的二十七种不同的读法。还有三位老绅士用给一先令遗产的办法解除了他们各人的长子的承继权利*，就因为这些孩子胆敢怀疑那残碑是古物——一位热心人士提早“解除”了自己的生命，就因为莫测铭文的高深而绝望了。匹克威克先生被选为十七个本国的和外国的学会的名誉会员，因为他有了这个发现；这十七个学会没有一个对于铭文能够作任何解释，但是它们全都同意那是非常之不平常的。

布辣顿先生，真的——这个名字是注定了要受那些从事神秘而崇高的研究的人永生永世的蔑视了——布辣顿先生，居然有这种事情，他抱着鄙俗的头脑所特有的怀疑和吹毛求疵的态度，狂妄地发表了一个意见，既卑鄙又可笑。布辣顿先生心怀恶

* 遗嘱上写明给某人一先令遗产，实即不给遗产之意，为的是防止以脱漏名字为借口而反对遗嘱。

意，想损伤匹克威克先生的不朽之名的光泽，真的亲自到科伯姆去了一趟，回来之后在社里演说的时候，讥讽地说他曾经见过向他买到石头的那个人，那人认为石头是古的，但是庄严地否认铭文是古的——他说那是他自己在无聊的时候随随便便刻出来的，那些字母所表示的不是别的，只不过是“BILL STUMPS, HIS MARK”*。

这几个字，而史登普斯先生因为不大熟悉文字的组织，他写字与其是按照严格的拼字法的规律，不如说是按照声音来拼的，所以就把他的教名（皮尔 BILL）的第二个 L 丢掉了。

匹克威克社是如此高尚的机关，所以可见预料得到，这意见受到了它所应得的轻蔑待遇，该社开除了那傲慢而坏心眼的布辣顿，表决了送给匹克威克先生一副金边眼镜，作为他们的信任和嘉许的标记；为了酬答这一层，匹克威克先生就请人给他自己画了一张肖像，挂在社里。

布辣顿先生虽然受到排斥，却没有被征服。他也写了一本小册子，是对十七个学会发言的，里面包含他已经发表过的那个演讲的复述，并不止一次隐隐约约地暗示他认为那十七个学会是许多“骗子”。因此之故，激起了十七个学会的名正言顺的愤慨，几个新的小册子出现了；外国的学会和本国的学会意见一致，本国学会把外国学会的小册子译成英文，外国学会把本国学会的小册子译成各种文字；于是就开始了那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有名的科学讨论，就是所谓匹克威克论战。

但是这个中伤匹克威克先生的下流企图没有成功，那个诽

* “皮尔·史登普斯，他的记号”。

谤人的作者反倒受到了报应。十七个学会一致通过那傲慢的布辣顿先生是个无知的好事者，因此就格外大做其文章了。直到今天，那块石头仍然是标志匹克威克先生之伟大的费解的纪念碑，也是揭示他敌人之渺小的持久的胜利品。

第十二章

描写匹克威克先生本人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这对他的一生是个新纪元，对这部历史也是

匹克威克先生在高斯维尔街的寓所虽然不算宽敞，然而不仅非常舒适合意，而且特别适合具有他这样天才和观察力的人居住。他的起坐间是一楼的前房，他的卧室是二楼的前房；因此，无论他是坐在他的客厅里的写字台旁边，或者站在他的寝室的穿衣镜前面，都有同等机会观察那条人口既多、声名又大的通衢大道上所展现的人性的无数方面。他的女房东，巴德尔太太——一个病故的税关职员的寡妇和唯一的遗嘱执行人——是个神情忙碌、相貌可人、体态优美的女人，具有烹调的天才，由于研究和长期的实践，更进一步成为一种绝技了。这里没有小孩子，没有仆人，没有家禽。房子里所仅有的其他的居住者只是一个大男人和一个小男孩；前者是房客，后者是巴德尔太太的产物。那个大男人老是夜里十点正回家，然后就循规蹈矩地把自己的身子收缩在后客堂的一张矮小的法国式床上；巴德尔少爷的幼稚的游戏和

体育锻炼呢，是绝对被限制在邻近的人行道和阴沟那里的。整洁和安静统治了全家；而匹克威克先生的意志就是这里的法律。

任何知道这里的家政的这些特点的人、熟悉匹克威克先生的头脑的令人钦佩的规律性的人，要是看到了他在预定要到伊顿斯威尔去的前一天早晨的外貌和行为，一定会觉得极其神秘和不可思议。他在房里急促地走来走去，差不多每隔三分钟就把头伸到窗子外面看一下，不断地看表，还显出了其他种种焦急的表现，这都是他向来少有的。显然是正在筹划什么重大的事情，但是什么事情，连巴德尔太太也不能发现。

“巴德尔太太，”匹克威克先生终于说，那时这位和善的女子已经快要结束那拖得很长的打扫房间的工作了——

“先生，”巴德尔太太说。

“你的孩子去了好久啦。”

“唉呀，离波洛有老远哪，先生，”巴德尔太太提出异议说。

“啊，”匹克威克先生说，“的确；是这样。”

匹克威克先生又沉默了，巴德尔太太继续打扫。

“巴德尔太太，”匹克威克先生隔了一两分钟之后说。

“先生，”巴德尔太太又答应说。

“你觉得养两个人是不是要比养一个人多花钱呵？”

“唷，匹克威克先生，”巴德尔太太说，脸红到帽子边，因为她自以为看到她的房客眼睛里有某种关于男女问题的眼光一闪；“唷，匹克威克先生，这是什么问题哪！”

“别管吧，但是你到底觉得怎样呀？”匹克威克先生问。

“这要看，”巴德尔太太说，把拂尘伸到撑在桌上的匹克威克先生的胳膊肘的近旁——“这主要看是什么样的人，你要知道，

匹克威克先生；主要看是不是一个节省的和谨慎的人哪，先生。”

“这是的确的，”匹克威克先生说，“但是我心目中的那个人（这时他紧紧地对巴德尔太太盯着）我想是有这些条件的；除此之外，还深通世故，很精明呢，巴德尔太太；那对于我也许有很大的用处的。”

“唷，匹克威克先生呵，”巴德尔太太说；脸又红到帽子边了。

“是的，”匹克威克先生说，渐渐上了劲，那是他说到有兴趣的题目的时候的习惯，“是的，当真；老实告诉你吧，巴德尔太太，我已经下了决心啦。”

“嗟呀，先生，”巴德尔太太叫。

“你觉得很奇怪吧，”和蔼的匹克威克先生说，对他的同伴兴高采烈地瞥了一眼，“因为我从来没有和你商量过这个事情，连提都没有提过，直到今天早上把你的小孩打发出去了才——呃？”

巴德尔太太只能对他看一眼作为回答。她很久以来就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崇拜着匹克威克先生，但是现在，突然之间，她被提高到一个绝顶——那是即使她抱着最狂妄和最过份的希望也从来不敢期望的。匹克威克先生竟提出了——并且还作了一个周密的计划——打发她的小孩子到波洛去，免得他碍事——考虑得多么谨慎——多么周到！

“唔，”匹克威克先生说，“你觉得怎么样？”

“啊，匹克威克先生，”巴德尔太太说，激动得颤抖着，“你对我真好，先生。”

“那可以免掉你好多麻烦了，是不是？”匹克威克先生说。

“啊，我从来没想到麻烦不麻烦呵，先生，”巴德尔太太回答；

“而我当然从此以后更要不辞辛苦地来讨你的欢喜了；但是你真是心肠好，匹克威克先生，你为我的孤独设想得这么多。”

“啊，真的呢，”匹克威克先生说；“我倒从来没有想到这一层。只要我在城里的时候，你总有人陪伴了。毫无疑问是这样的。”

“我相信我应该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女人了，”巴德尔太太说。

“而你的小孩子呢——”匹克威克先生说。

“上帝保佑他呵，”巴德尔太太带着一声母性的呜咽打断他的话头说。

“他呢，也要有一个同伴了，”匹克威克先生继续说，“一个活泼的同伴，他可以教他许多本领，一个星期就比他一年里学的要多，这我可以担保的。”匹克威克先生平静地微笑了。

“啊，你这可爱的人——”巴德尔太太说。

匹克威克先生一惊。

“你这仁慈的、好心的、爱玩笑的、可爱的人呵，”巴德尔太太说；以后毫不费力地，立刻站了起来搂住匹克威克先生的颈子，接着来了一阵瀑布似的眼泪和合唱似的呜咽。

“嗟呀，”这位吃惊的匹克威克先生喊；——“巴德尔太太，我的好人——嗟呀，多糟糕——请你想一想。——巴德尔太太，不要——假使有人来——”

“啊，让他们来吧，”巴德尔太太叫，发了疯似的；“我永远不离开你——亲爱的、仁慈的好人；”巴德尔太太一面这么说，一面更紧地搂住他。

“上帝可怜我，”匹克威克先生说，猛烈地挣扎着，“我听见有人上楼梯来了。不要这样，不要，好人，不要。”但是恳求和

抗议都无效：因为巴德尔太太已经在匹克威克先生怀里晕过去了；他还没有来得及把她放在椅子里的时候，巴德尔少爷就进来了，引进来特普曼先生、文克尔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吓得动弹不得，一句话都说不出。他怀里抱着他的可爱的负担站在那里，失神地凝视着朋友们的脸孔，既不招呼他们也不加以解释。他们呢，也凝视着他；而巴德尔少爷呢，对大家瞪着眼睛看。

匹克威克派们的惊讶是如此深刻，而匹克威克先生的惶恐是如此厉害，假使不是那位女太太的小儿子表示了极其美丽和动人的孝道的话，他们一定会这样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各人的位置和姿势，直到那位人事不知的女子苏醒过来为止。这个穿着缀着发亮的大铜钮子的灯芯绒紧身衣服的孩子，起初吃惊和犹豫不决地站在门口；但是他的不大懂事的脑子里渐渐形成了一种感想，以为他的母亲一定受了什么伤害，而匹克威克先生就是侵害者，于是他发出一声凄惨的几乎非人间所有的长号，一头冲了过去，对这位不朽的绅士的背上和腿上拳脚交加，尽他的力量和他的激愤所能做到的打他和掐他。

“把这小恶棍拉开，”吃了大苦头的匹克威克先生说，“他发疯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三位张口结舌的匹克威克派说。

“我不知道，”匹克威克先生很不高兴地说。“把这孩子拉开，”——（文克尔先生这就把那叫着和挣扎着的有趣的孩子抱到了房间的另外一头）——“现在帮助我把这女人弄下楼去吧。”

“啊，我现在好些了，”巴德尔太太有气无力地说。

“让我扶你下楼吧，”永远是英雄气概的特普曼先生说。

“谢谢你，先生——谢谢你；”巴德尔太太歇斯底里地叫。于是她被扶下楼了，她的挚爱的儿子跟着。

“我简直想不出——”特普曼回来之后匹克威克先生说——“我简直想不出那女人是怎么回事。我只是告诉她我想用一个男仆人，她就发作了一阵你们所看见的那种古怪的毛病。真是古怪得很。”

“古怪得很，”他的三位朋友说。

“弄得我尴尬得要命，”匹克威克先生继续说。

“要命，”是他的信徒们的回答，他们一面轻轻地咳嗽，并且怀疑地互相看看。

这种举动并没有逃过匹克威克先生的眼睛。他注意到了他们的不信任。他们显然是怀疑他的。

“过道里有个人来了，”特普曼先生说。

“就是我对你们说的那个人，”匹克威克先生说，“我今天早上派人到波洛去叫他来的。劳驾叫他上来吧，史拿格拉斯。”

史拿格拉斯先生照着要求他的做了；塞缪尔·维勒于是出现了。

“啊——你还认得我吧，我想？”匹克威克先生说。

“那还用说，”山姆回答，把眼睛表示爱护地霎一下。“那真是怪事呵，但是他一个人就叫你们这么多人吃不消了，不是吗？滑头得很——呃？”

“不要再提那事了，”匹克威克先生连忙说，“我要和你谈别的事情。坐下吧。”

“谢谢，先生，”山姆说。于是他先把那顶旧的白帽子放在房门外面的地板上，不等人再邀请就坐了下来。“这看上去并不漂

亮，戴起来倒是呱呱叫；只要帽沿没有坏，总是一顶很漂亮的礼帽呵。不管怎样，没有它总像是轻浮了点儿，这是第一点；每一个洞里都能透气，这是第二点——我叫它出气筒。”维勒先生发表这种感想的时候对聚在一起的匹克威克派们和善地微笑着。

“那末，谈谈关于我在这些绅士的赞同之下叫你来的事情吧，”匹克威克先生说。

“正是的罗，先生，”山姆插嘴说；“就像儿子吞了铜板，父亲对他说的一样：吐出来吧。”

“我们，第一点，是要问你，”匹克威克先生说，“你对于现在的位置有没有任何不满呢？”

“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绅士们，”维勒先生答，“我倒要问问，第一，是不是你们有更好的位置给我做？”

匹克威克先生的脸上浮上温和的仁爱之光，一面说，“我已经一半打定了主意要用你。”

“真的吗？”山姆说。

匹克威克先生点点头。

“工钱呢？”山姆问。

“十二镑一年，”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衣服呢？”

“两套。”

“活儿呢？”

“侍候我；跟着我和这些绅士去旅行。”

“立下契约吧，”山姆强调说。“我同意这些条件，租给一个单身绅士吧。”

“你接受这个职位了？”匹克威克先生问。

“自然，”山姆回答。“假使衣服有这地方一半合我的意，就行了。”

“你当然可以弄一份推荐书来吧？”匹克威克先生说。

“你去向白牡鹿旅社的老板娘要好了，先生，”山姆回答。

“你能够今天晚上就来吗？”

“现在就把衣服给我穿吧，假使现成的话，”山姆欢天喜地地说。

“今天晚上八点钟来吧，”匹克威克先生说；“假使打听的结果很满意，衣服是现成的。”

除了仅有的一桩可爱的轻率举动——那是他和一个助理女侍者共同参加的——之外，维勒先生的行为的历史是毫无瑕疵的，所以匹克威克先生觉得无妨当天晚上就把事情决定下来。敏捷和能干不仅是这位非常人物的公事上的特征，而且是他的一切私事上的特征；所以他立刻领了他的新的仆人到那些便利的市场之一，就是出卖绅士们的全新或半旧的服装使你免除量尺寸的麻烦和不便的手续的地方；天还没有黑下来，维勒先生就已经从头到脚打扮好了：一件钉着有“匹社”两字的钮子的灰色上衣，一顶有帽章的黑帽子，一件红条子的背心，浅色的短裤和裹腿，还有其他种种必需品，名目繁多，不胜概述。

“罢了，”那位突然变了模样的家伙第二天早晨坐在到伊顿斯威尔的马车的外面座位上的时候说：“不懂我到底是一个跟班呢，还是一个马夫，还是一个猎场看守，还是一个播种农人。倒像是这些东西的混合物。由他去吧；换换空气，见识多，事情少；正对我的劲：所以我说呀，匹克威克们万岁！”

第十三章

关于伊顿斯威尔；关于那里的政党
的情形；关于一个选举——为这个
古老、忠诚和爱国的市镇选出一位
参加国会的议员

我们坦白承认，一直到我们初次埋头研究匹克威克社的浩瀚的文件那个期间，我们从来也没听说过伊顿斯威尔这个地方；我们也同样坦白地承认，我们曾经查考过它是现在的什么地方，但是查不出来。我们知道人们对于匹克威克先生的每一札记和记载都是深信不疑的，我们也不敢凭着我们的记忆来反对这位伟人所记录的言论，所以参考了一切可供参考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凭据。我们查遍甲乙两种目录的地名，没有找到伊顿斯威尔这个名字；我们把我们的优秀出版家为了社会之便而出版的《本州袖珍地图》的每一个角落都仔细看过，而我们的研究也得到同样的结果。因此我们相信，匹克威克先生因为要避免得罪什么人，并且因为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所特有的那种审慎，故意把他去观察的地方的真名字用一个假名代替了。有一件小事使我们确信了这个

想法，这件事本身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按照这种观点想来，却并非不值得注意的。我们在匹克威克先生的笔记本上可以找到这样的记载，说他自己和他的随从们的座位是在瑙里治驿车公司买的；但是这句话后来又被划掉了，像是要连那市镇的方向也隐瞒起来的样子。因此，我们不对这问题冒昧加以猜测了。只好立刻开始叙述这段经历，将他的描写供作我们的材料就满足了。

那末，伊顿斯威尔的人民呢，就像许多别的小市镇的人民一样，认为他们自己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伊顿斯威尔的每个男子，知道自己起模范作用的重要性，所以都觉得义不容辞要全力地和那划分该镇的两个党派之一联合起来。那两党是“蓝党”和“浅黄党”。蓝党利用一切机会反对浅黄党，浅黄党也利用一切机会反对蓝党；因此，只要在公共集会上，在市政厅，在市场上，蓝党和浅黄党碰了头，就要争论和吵闹起来。既然是这样的互相倾轧，所以几乎不用说，伊顿斯威尔的一切都是党派问题了。假使浅黄党提议在市场上开个天窗，蓝党就召开群众大会，痛斥这个提议；假使蓝党提议在大街上多造一个水龙头，浅黄党就一致起来大惊小怪地反对。商店分蓝党商店和浅黄党商店，旅馆分成蓝党旅馆和浅黄党旅馆；连教堂里也有蓝党的过道和浅黄党的过道。

这两个强大的党派应该各有各的机关报和代表，这当然是极其重要和万不可少的；因此这市镇上有两种报纸——《伊顿斯威尔新闻报》和《伊顿斯威尔独立报》；前者拥护蓝党的主义，而后者无疑是以浅黄党的立场办的。它们都是好报纸。那种社论，那种猛烈的诟骂！——“我们的毫无价值的同行，那《新闻报》”——“那份丢脸的和怯懦的日报，《独立报》”——“那个

虚伪的和下流的印刷品,《独立报》”——“那个卑贱的和造谣的诽谤者,《新闻报》;”——这些,还有其他刺激精神的斥骂,布满了这两种报纸的每一期的各栏,在市民的胸中激起最强烈的愉快和愤慨。

匹克威克先生凭着他一贯的先见之明和智慧,选了这个特别合意的时机到这市镇上来。像这样的竞选是从来没有过的。史伦基府的塞缪尔·史伦基大人是蓝党的候选人;靠近伊顿斯威尔的非兹金宅邸的荷瑞萧·非兹金老爷呢,是被他的朋友们说服了出来维护浅黄党的利益的人。《新闻报》警告选民们说,不仅是英格兰的眼睛,而且是整个文明世界的眼睛,都在注视着他们;《独立报》却断然地提出质问,伊顿斯威尔的选民们到底是像他们一向所认为的那样是大好老呢,还是既不配称为英国人也不配享受自由的幸福的下贱而卑鄙的工具。从来没有过像这样激动全市的风潮。

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同伴们在山姆的协助下从伊顿斯威尔的马车的车顶上爬下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蓝色的丝质大旗子在武器旅社的窗口飘着,而每一扇窗框上都贴了标语,用巨大无比的字通知可敬的塞缪尔·史伦基的委员每天都坐在那里。一大群闲人聚在马路上,看着阳台上的一个哑嗓子的男子,他显然是为史伦基先生宣传得面红耳赤;但是他的议论的力量和特点不免有点儿被街角上的四只大鼓的不断的敲声所损害,那些鼓是非兹金先生的委员放在那里的。但是在那演讲的人旁边,有一个忙碌的少年人,他时时脱下帽子,示意听众欢呼,而听众就极其热情地照着去做;红脸的绅士继续讲下去,讲到脸上比以前更红了,好像这就是达到了他的目的,跟有什么人听了他的话是

一样的。

匹克威克派们刚下车，就被一支诚实而有独立性的群众包围了，并且对他们发出三声震耳欲聋的欢呼，他们的欢呼被群众的主力所响应（因为群众一点儿也不用知道他们在欢呼什么），扩大成为一阵胜利的巨吼，连阳台上的红脸男子都不说话了。

“万岁！”群众最后喊了这一声。

“再来一下，”阳台上的年轻的领导者尖叫说，于是群众又叫喊了一声，好像肺是生铁的，里面有钢的机器。

“永远要史伦基！”诚实而有独立性的人们吼叫。

“永远要史伦基！”匹克威克先生响应地叫，脱下了帽子。

“不要非兹金！”群众吼叫。

“当然不要！”匹克威克先生喊。

“万岁！”于是又来了一阵咆哮，像是打了吃冷肉的钟之后整个兽苑里发出的声音。

“史伦基是谁！”特普曼先生低声说。

“我不知道，”匹克威克先生用同样的声调回答。“别响。不要问任何问题。在这种场合最好是群众怎么做就怎么做。”

“但是假使有两种群众呢？”史拿格拉斯先生提出意见。

“跟着大多数人叫，”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这一席话抵得上万卷书。

他们走进屋子，群众左右闪开让他们走过去，喧腾地欢呼着。首先要考虑的是找地方过夜。

“我们在这里可以有床铺吗？”匹克威克先生叫了侍者来问。

“不知道，先生，”仆人回答；“恐怕已经客满了，先生，——我去问问，先生。”他为了这缘故去了，不久回来说，请问绅士

们是不是“蓝党”。

无论匹克威克先生或他的同伴们，都没有为了哪一个候选人拚命卖力过，因此，这问题倒有点难于回答了。在这进退两难的窘境中，匹克威克先生想到他的新朋友潘卡先生。

“你知道一位姓潘卡的绅士吗？”匹克威克先生问。

“当然罗，先生；塞缪尔·史伦基大人的代理人呵。”

“他是蓝党吧，我想？”

“是呀，先生。”

“那末我们是蓝党，”匹克威克先生说；但是他看到那仆人对这个圆通的宣布像是有点怀疑，就把名片交给他，叫他送给潘卡先生去，假使他碰巧在这旅馆里的话。侍者退出去了；几乎立刻就回来了，请匹克威克先生跟着他去，把他领到第一层楼的一间大房间里，潘卡先生正坐在那里一张放满了书和文件的长桌子旁边。

“啊——啊，我的好先生，”那小矮子说，走过来迎接他；“看见你我很快乐，我的好先生，很快乐。请坐。那末你是把你的心愿付诸实行了。你是来看选举的了——呢？”

匹克威克先生作了肯定的回答。

“激烈的竞争呵，我的好先生，”那小矮子说。

“我听见了很高兴，”匹克威克先生说，搓着手。“我欢喜看坚定的爱国主义，无论是哪一方面唤起来的；——的确是场激烈的竞争吗？”

“是呀，”小矮子说，“的确是如此。这里所有的饭店都是我们开的，剩给我们敌手的只有啤酒店了——这是了不得的手段吧，我的好先生，呢？”——小矮子得意地微笑着，吸了一大撮

鼻烟。

“这场竞争的结果可能会怎样呢？”匹克威克先生问。

“那就不一定了，我的好先生；还很成问题呢，”小矮子回答。
“非兹金的人在白牡鹿饭店锁好的车库里有三十三票。”

“在车间里！”匹克威克先生说，听了这第二个手段大吃一惊。

“他们把他们锁在那里，直到需要他们的时候才放出来，”小矮子继续说。“这用意是，你知道，防止我们找上他们；即使我们找得到，那也没有用处，因为他们故意把他们灌得烂醉。非兹金的代理人是很机伶的家伙呵——真是非常机伶的家伙。”

匹克威克先生瞪着眼睛，但是没有说什么。

“话虽这么说，我们却十分放心，”潘卡先生说，把声音放得低到几乎像耳语声。“我们昨天夜里在这里开了个小小的茶会——四十五个女人，我的好先生——她们临走的时候我们每人给了一把绿阳伞。”

“一把阳伞！”匹克威克先生说。

“真的，我的好先生，真的。四十五把绿阳伞，七先令六便士一把。凡是女人都欢喜装饰品——这些阳伞的作用是非凡的。拿稳了她们所有的丈夫和一半的兄弟——完全打垮了袜子、法兰绒和诸如此类的一切。我的主意呵，我的好先生，完全是我的。无论下雹子、下雨或者好天，你在街上走几步就会碰到几把绿阳伞。”

说到这里，那小矮子尽情地捧腹大笑起来，进来了一位第三者，这才不笑了。

这是一个瘦长的人，黄赤色的有点秃的头，一张庄严的自傲

之中混合着深不可测的神气的脸孔。他穿了一件棕色的紧身长外套、黑色的布背心和褐色的裤子。背心旁边吊着一副双目眼镜：头上是一顶帽顶很低的宽边帽子。这位新来的人被介绍给匹克威克先生了，他叫做卜特先生，是《伊顿斯威尔新闻报》的编辑。几句开场白之后，卜特先生回过头来对匹克威克先生庄严地说

“这次竞选在首都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吧，先生？”

“我相信是的，”匹克威克先生说。

“对于这一点，”卜特说，望着潘卡先生要求他加以证实，——“对于这一点，我相信上星期六我的论文是有点功劳的。”

“毫无疑问，”小矮子说。

“报纸是个伟大的发动机呵，先生，”卜特说。

匹克威克先生对于这个意见表示完全同意。

“但是我敢说，先生，”卜特说，“我从来没有滥用过在我掌握之中的这种巨大的权力。我敢说，先生，我从来没有把在我手里的这种高贵的工具用来攻击私人生活的神圣的胸怀，或是个人名誉的娇嫩的感情；我敢说，先生，我把我的力量贡献在这上面的——那份努力，——也许是卑微的，我知道是卑微的，——却是灌输那些主义的——那种主义呢——”

说到这里，《伊顿斯威尔新闻报》的编辑先生像是茫无头绪了，匹克威克先生来解救他了，说——

“当然罗。”

“那末先生——”卜特说——“那末先生，让我请问你，你是一个不偏不倚的人，伦敦的舆论，关于我和《独立报》的争论

的舆论怎么样？”

“大为兴奋呵，无疑的，”潘卡先生插嘴说，露出诡谲的神情，那大约是偶然的。

“这个争论，”卜特说，“要一直延长下去，只要我还有康健和精力以及天赋予我的那一份才能。这个争论，先生，虽然可能叫人头昏，叫人感情兴奋，叫人做不了日常生活的经常工作；但是我决不罢休，除非我已经把《伊顿斯威尔独立报》踏在脚底下。我希望伦敦的人民知道，希望全国的人民知道，先生，他们是可以信托我的；——要知道我不会离弃他们，先生，我是下定决心援助他们到底的。”

“你的行为是极其高尚的，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于是和那位高尚的卜特握握手。

“你先生是，我看得出，是一位明达事理而且很能干的人，”卜特先生说，由于自己刚说过那番充满热烈的爱国心的言论，激动得几乎气都透不过来了。“我真是十分幸福，先生，能够结识这样一位人物。”

“我呢，”匹克威克先生说，“我对于你这个意见感到深深的荣幸。先生，请你允许我给你介绍我的旅伴们，他们也是我所创办的足以夸耀的俱乐部的通讯员。”

“那我高兴得很，”卜特先生说。

匹克威克先生退出去，带了他的朋友们回来，正式把他们介绍给《伊顿斯威尔新闻报》的编辑先生。

“哦，我的亲爱的卜特，”小小的潘卡先生说，“问题是，我们怎么招待我们这几位朋友呢？”

“我想，我们能歇在这旅馆里吧，”匹克威克先生说。

“这里一张空铺也没有了，我的好先生——一张铺也没有。”

“糟糕极了，”匹克威克先生说。

“非常糟糕；”他的旅伴们说。

“这事我倒有个主意，”卜特先生说，“实行起来也许很好的。孔雀饭店还有两张铺位，另一方面，我可以冒昧地替卜特太太说一句，她会欣然地招待匹克威克先生和另外随便哪一位，只要其余两位和他们的仆人不反对到孔雀饭店去将就睡觉，这是无可奈何的。”

经过卜特先生一再提出邀请之后，并且经过匹克威克先生一再声明决不能够打扰或麻烦他的可爱的妻子之后，大家决定这是唯一行得通的办法了。所以就这样办了；大家一道在武器饭店吃了饭之后，朋友们分开了，特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到孔雀饭店去休息，匹克威克先生和文克尔先生就上卜特先生的公馆去；预先约定第二天早上在武器饭店重新集合陪着塞缪尔·史伦基大人的游行队伍到选举的地方去。

卜特先生的家庭成员只有他本人和他的妻子。凡是由于伟大的天才而在世界上大出风头的人们，常常都有一些小小的弱点，这种弱点和他们的一般性格对照起来就尤其显得触目。假使说卜特先生是有弱点的话，那也许就是他有点儿太顺从他的妻子的未免有点太傲慢的管束和支配了。我们并不认为应该特别着重这件事，因为现在卜特太太的全副迷人本领都运用在招待这两位绅士上呢。

“亲爱的，”卜特先生说，“匹克威克先生——伦敦的匹克威克先生。”

卜特太太用迷人的甜劲儿接受了匹克威克先生的父亲般的

握手：文克尔先生根本没有被介绍，鞠了一躬，偷偷溜到一旁，没有人理睬地待在一个角落里。

“卜呀，我亲爱的——”卜特太太说。

“我的生命呵，”卜特先生说。

“请你介绍一下另外一位绅士呀。”

“万分对不起，”卜特先生说。“请让我来介绍，卜特太太，唔——”

“文克尔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

“文克尔先生，”卜特先生响应一声；介绍的礼节就完成了。

“我们对你是非常的抱歉，夫人，”匹克威克先生说，“因为这样突然地就到府上来打扰了。”

“请你不要客气呵，先生，”卜特太太活泼地回答。“我请你相信，看见新的脸孔对于我是最愉快的事了；我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生活在这沉闷的地方，一个人也看不见。”

“一个人也看不见吗，我亲爱的！”卜特先生撒娇似的喊。

“除了你之外没有一个人，”卜特太太驳斥他，声音里带着刻薄的意味。

“你知道，匹克威克先生，”主人解释他的妻子的诉苦说，“我们多多少少是被剥夺了一些娱乐，否则可以参加许多娱乐。我的社会地位，作为《伊顿斯威尔新闻报》的编辑，这个报纸在国内所占的地位，我经常沉溺在政治的漩涡里——”

“卜呀，我亲爱的——”卜特太太插嘴说。

“我的生命呵——”编辑说。

“我亲爱的，我希望你找些能引起这些绅士的适当兴趣的话题。”

“但是亲爱的呀，”卜特先生非常卑恭地说，“匹克威克先生对于这个很感兴趣呢。”

“他若是很感兴趣，那就好了，”卜特太太强调说；“我是讨厌死了你的政治，你和《独立报》的吵嘴，还有你的胡说八道。卜呀，你这样到处出丑，真叫我吃惊呢。”

“但是我亲爱的——”卜特先生说。

“啊，废话，不要跟我说啦；”卜特太太说。“你打爱卡特*吗，先生？”

“我很乐于在你的指教之下学习一下，”文克尔先生回答说。

“好，那末把那小桌子拉到这扇窗户这里吧，好让我听不到那没趣味的政治。”

“珍，”卜特先生对拿进蜡烛来的仆人说，“下去到办公室，拿一千八百二十八号合订本的报来。我要念给你听听——”编辑转过来接着对匹克威克先生说，“把我那时写的社论念几篇给你听听，那是关于浅黄党要派个新收税人到这个卡子上的鬼花样的；我想它们会使你感到兴趣的吧。”

“我非常想听听，真的，”匹克威克先生说。

合订本拿了上来，编辑坐了下去，匹克威克先生坐在他的旁边。

我们仔细阅读匹克威克先生的笔记簿，想找到那些美丽的文章的概括的摘要，但是枉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是被那文章的风格之有力和新鲜所充分陶醉了的；而且文克尔先生有这样的记载，说在他们阅读的整个时间中，他的眼睛一直是闭着的，

* 爱卡特：两人玩的牌戏。

像是喜悦过度似的。

开晚饭的通报，使爱卡特牌和《伊顿斯威尔新闻报》的优点的反复陈述都告一结束。卜特太太兴致异常高、脾气异常好。文克尔先生已经大大地获得了她的好感，她毫不犹豫地、推心置腹地对他说，匹克威克先生是“一个有趣的老宝贝”。这话里含着亲昵和随便的意味，那是和这位伟大头脑的人亲近的人们之中少有人敢做出来的。虽然如此，我们把这话保存下来，因为它足以既动人而又有力地证明他受到社会各阶级如何地尊敬，和证明他征服他们的心和感情是如何地轻易。

夜很深了——特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早已在孔雀饭店的最深的角落里睡着了——两位朋友才去休息。睡眠很快就占据了文克尔先生的知觉，但是他的感情已经激动了，他的崇拜心已经觉醒了；睡眠虽然已经使他对于世间的事物失了知觉，但是好几个钟头之内可喜的卜特太太的脸孔和身形还再三再四地在他的漫无规律的幻想之中出现。

早晨所引来的喧哗和忙碌，足以把世上最富于浪漫幻想的头脑里的一切心思驱散，除了和快要来临的选举直接有关的那些联想。敲鼓的声音、吹号角和喇叭的声音、男人们的叫唤声、马蹄声，从一大早就不断地在街上回荡；两党之间时而发生的小冲突，立刻就使大选的准备活跃起来，也使它们的特色可人地变得丰富多趣。

“嗯，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这时他的仆人在他的卧室门口出现，而他正好装束完毕；“今天很热闹吧，我想？”

“真是好玩意儿，先生，”维勒先生回答；“我们的人聚在武器饭店那里，他们已经把嗓子喊哑了。”

“啊，”匹克威克先生说，“他们看起来很忠于他们的党吧，山姆？”

“我一生一世没有看见过这样忠心的，先生。”

“有劲儿呵？”匹克威克先生说。

“了不得，”山姆回答；“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人们吃得和喝得这样多。我不懂他们怎么不怕胀破了肚子。”

“那是这儿的先生们用得不得当的好意呵，”匹克威克先生说。

“大概是的，”山姆简单地回答说。

“他们看来是精力充沛，很好、很忠实的家伙，”匹克威克先生从窗户对外瞥了一眼说。

“精力很充沛，”山姆回答；“我，同孔雀饭店的两个侍者曾经用水龙头冲了那些独立的选举人，他们昨天夜里是在那里吃的晚饭。”

“用水龙头冲独立的选举人！”匹克威克先生喊。

“是呀，”他的仆人说，“每个人都是倒在哪里就在哪里睡了；今天早上我们把他们拖出来，一个一个放在龙头下面冲一冲，现在他们都是好好的了。这个工作，是每冲一个，委员会就给一先令。”

“有这种事情！”吃惊的匹克威克先生喊。

“上帝保佑你，先生，”山姆说，“你少见多怪干什么？——这没有什么呀，没有什么呵。”

“没有什么？”匹克威克先生说。

“一点儿也没有什么，先生，”他的仆人回答。“这里上次选举的头天夜里，敌党收买了武器饭店的酒吧间女侍者，在掺上水

的白兰地里加了麻醉药给歇在那里的十四个没有投票的选举人喝。”

“你说在掺上水的白兰地里‘放上麻醉药’是什么意思？”匹克威克先生问。

“把鸦片精放在里面，”山姆回答。“她弄得他们一直睡了十二个钟头选举已经过了才醒，真糟糕。他们把一个放在手车里，还睡得人事不知哪，弄到选举棚去试试，但是不行——他们不让他投票；所以他们又送他回来，放在床上了。”

“奇怪的门道，真是，”匹克威克先生说；一半对自己，一半对山姆。

“比我父亲碰到的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差得远了，先生，那也是在选举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地方，”山姆回答。

“怎么回事呢？”匹克威克先生问。

“哦，他有一次赶了一辆马车来，”山姆说；“正要选举了，就有一个党雇了他把选举人从伦敦运来。头天夜里，他正要开车，另外一边的代理人不声不响地把他请去了，他就跟送信的人同去，那人请他进去；——一间大屋子——许多绅士——许多文件、钢笔和墨水等等。‘啊，维勒先生，’坐在椅子上的绅士说，‘看到你很高兴，先生；你好吗？’——‘很好，谢谢你，先生，’我父亲说；‘我希望你过得还马马虎虎吧，’他说。——‘很好，谢谢你，先生，’那绅士说；‘坐吧，维勒先生——请坐吧，先生。’于是我父亲坐下了，他们两人紧紧盯着。‘你不认识我了吧？’那绅士说。——‘确实不认识，’我父亲说。——‘啊，我可认识你的，’那绅士说；‘你小孩的时候我就认识你了，’他说。——‘唔，我记不得了，’我父亲说。——‘这才奇怪呢，’那绅士

说。——‘很奇怪，’我父亲说。——‘你的记性一定很坏，维勒先生，’那绅士说。——‘唔，是很坏的，’我父亲说。——‘我想是的，’那绅士说。那样他们就给他倒了一杯葡萄酒，跟他瞎拉瞎扯些赶车的事，使他很高兴，最后还塞了一张二十镑的钞票在他手里。‘这里到伦敦的路很坏呵，’那绅士说。——‘到处的路都是难走的啊，’我父亲说。——‘特别是靠近运河的地方，我想，’那绅士说。——‘那是有一点地讨厌，’我父亲说。——‘那末，维勒先生，’那绅士说，‘你是个好车夫，你要你的马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我们知道。我们都很喜欢你，维勒先生，所以要是你送那些选举人来的时候出了什么事，要是你把他们翻到运河里去，可是却不致于伤害了他们，这就是给你的，’他说。——‘先生，你真好，’我父亲说，‘我要再喝一杯祝你健康，’我父亲说；他喝了，然后收了钱，鞠个躬就出来了。先生，”山姆继续说，带着对他的主人说不出的冒犯的神情，“你不会相信的，就在他装了那些选举人下来的那天，他的马车当真在那个地点翻了，上面的人一个个都滚到运河里。”

“又都爬上来了吧？”匹克威克先生连忙问。

“嘿，”山姆回答，说得很慢，“我想是有一个老先生失踪了；我知道他的帽子是找到了，但是我不大清楚他的头到底是不是在帽子里。但是我觉得有趣的倒是这种离奇古怪的凑巧的事情，那个绅士说了之后，我父亲的车子当真就在那个地方、就在那一天翻了！”

“这真是一个非常离奇的事情，”匹克威克先生说。“但是替我把帽子刷一刷吧，山姆，我听见文克尔先生在喊我吃早饭了。”

说了这些话，匹克威克先生下楼走到客厅里，他看见早饭已

经开在桌上，家里人已经集合在那里了。匆匆吃了早饭；每一个绅士的帽子上都装饰了一朵巨大的蓝结，那是卜特太太用巧手亲手做的；文克尔先生担负了伴送那位太太到选举场邻近的一座屋顶上去的任务，剩下匹克威克先生和卜特先生去了武器饭店，那个饭店的后窗里，史伦基先生的代表之一，正对外面街上的六个小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演讲，他在每一个辅助句子上都用“伊顿斯威尔的大丈夫们”来称呼他们，因此那六个男孩子听了就大声地喝采。

马厰场上显示了伊顿斯威尔蓝党的锋头和力量的明白无疑的征象。那里有一队蓝色旗帜的队伍，有的是单柄的，有的是双柄的，上面招展着四呎高四呎大的金字图案。有一个包括喇叭、低音笛和鼓的大乐队，排成四个人一排的队伍，很卖力，很值得他们的工钱，尤其是那些鼓手，他们都是非常强壮。有几小队拿着蓝棍子的警察，二十个打着蓝领带的代表人和一群戴蓝帽章的选举人。选举人有骑马的，有步行的。有一部敞篷的驷马车，是给可敬的塞缪尔·史伦基坐的；还有四部双马马车是给他的朋友们和支持者们坐的；旗帜沙沙地飘着，乐队吹奏着，警察咒骂着，二十个代表人口角着，群众叫唤着，马倒退着，仆人们冒着汗；此时此地集合着的所有人和所有东西，都是专门为了伊顿斯威尔市参加联合王国的国会下议院代表的候选人之一、史伦基府的可尊敬的塞缪尔·史伦基的用处、利益、荣誉和声名。

卜特先生的黄赤色的头从一个窗口里被下面的群众看见的时候，一阵响亮而持久的欢呼声爆发了，一面写了“出版自由”字样的蓝旗子强有力地挥舞着；而可敬的塞缪尔·史伦基出现的时候，热情更是巨大无比了，他穿了高统靴子，打了蓝色领带，

走过来抓住那位卜特的手，用传奇剧式的姿势表示给群众看，他对于《伊顿斯威尔新闻报》的不能抹煞的感谢。

“一切都准备好了吗？”可敬的塞缪尔·史伦基对潘卡先生说。

“都好了，我的好先生，”是那小矮子的回答。

“没有忘掉什么吧，我希望？”可敬的塞缪尔·史伦基说。

“没有还没有做好的了，我的好先生——无论什么都没有了。在大门口有二十个冲洗过的人等着你去和他们握手；还有六个抱在怀里的孩子你要去拍拍他们的头和问问他们的岁数；请你特别注意小孩子，我的好先生，——这种事情总是有很大效果的。”

“我注意就是了，”可敬的塞缪尔·史伦基说。

“还有，也许，我的好先生——”谨慎小心的小矮子说，“也许你能够——我不是说非如此不可——但是假使你能够吻他们哪一个一下的话，那是会使群众非常感动的。”

“假使提名的人或是附议的人这样做的话，会不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呢？”可敬的塞缪尔·史伦基说。

“啊，我怕不会，”代理人说；“假使你亲自做的话，我的好先生，我想会使你大获人心。”

“很好，”可敬的塞缪尔·史伦基说，带着服从的神气，“那末一定要做。就是这样了。”

“排好队伍吧，”二十个代表叫喊。

在荟集的群众的欢呼声中，乐队、警察、代表、选举人、骑马的人和马车，都各就各位了——每一部双马车里都塞满了许多绅士，大家笔直地站在里面，挤得要多紧就有多紧；指定给潘

卡先生的那一部，包括匹克威克先生、特普曼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另外还有大约半打代表。

行列在等待可敬的塞缪尔·史伦基跨进他的马车，这是庄严的停顿的瞬间。突然，群众发出大声的欢呼了。

“他出来了，”小小的潘卡先生说，大为兴奋；其所以如此地兴奋，正因为从他们的所在地并不能看见正在进行的事情。又是一阵欢呼，声音更大了。

“他和那些人握手了，”小小的代理人喊。

又是一阵欢呼，声音尤其猛烈。

“他拍了那些小孩子的头啦，”潘卡先生说，激昂得发抖。一阵喝采的吼声冲破了天空。

“他吻了他们一个啦，”高兴的小矮子喊。

第二阵吼声。

“他吻了另外一个啦，”激动的代理人喘着说。

第三阵吼声。

“他们把他们都吻了！”狂热的小绅士尖声叫唤。于是行列在群众的震耳欲聋的叫声和祝贺声中前进了。

这个行列如何或怎么和另外的行列混合了起来，以及它如何由因此而产生的混乱中解脱出来，这可不是我们能够加以描写的了，因为游行才开始不久，匹克威克先生的帽子就被浅黄党的一根旗一击，打得一直歪到眼睛、鼻子和嘴巴上。他描写说，在他能够对当时的情景瞥视一眼的时候，只看到包围在他自己四面八方的是许多发怒的和凶猛的脸孔、一大阵灰尘和密密的一群格斗者。他说他自己是被什么看不见的力量硬拖出了马车，并且亲自参加了一场斗拳的遭遇战；但是跟谁打，怎么打，或者为什

么打，他完全说不出来。后来他觉得自己被背后的人们硬推上什么木头扶梯：把帽子戴好的时候发现自己是在他的朋友们的包围之中，在选举台左边的最前排。右边是留给浅黄党的位置，中央是市长和他的官吏们；其中之一——伊顿斯威尔的胖司仪——正在摇一只极大的铃，教大家肃静；而荷瑞萧·非兹金先生和可敬的塞缪尔·史伦基，都把手按在胸口上，正在极度殷勤地对那泛滥在前面空地上的汹涌人头之海鞠躬；从那里发出了一片呻吟、叫唤、呐喊和叫骂的风暴，颇有地震的威望。

“文克尔在那边呵，”特普曼先生说，扯扯他的朋友的袖子。

“哪里？”匹克威克先生说，戴上眼镜——这东西他幸而是一直放在口袋里的。

“瞧哪，”特普曼先生说，“在那所屋子的顶上。”的确，那在盖着瓦的屋顶上的铅承霪旁边，文克尔先生和卜特太太很舒服地坐在一对椅子上，向这边挥着手绢打招呼——匹克威克先生向那位太太丢吻作为回礼。

程序还没有开始；没事干的群众一般都欢喜开玩笑的，因此，这无所谓的举动就足以唤醒他们的诙谐了。

“啊，你这坏良心的老流氓，”一个声音喊，“吊女孩子的膀子，是吗？”

“啊，你这年长德高的*放荡鬼，”另外一个叫。

“戴上眼镜看一个结了婚的女人，”第三个说。

“我看见他对她霎眼睛呢，用他那坏心眼的老眼睛呵，”第四个叫。

* 无教育者之语病。

“看你的老婆呵，卜特，”第五个大吼说；——于是来了一阵哄然大笑。

这些嘲弄夹杂着把匹克威克先生比做老公羊的令人不快的比喻，还有其他几个类似的嘲谑；而且他们还想隐隐地非难一位无辜的女太太的荣誉；因此，匹克威克先生气得不得了。但是这时恰巧大呼肃静，所以他只好用可怜他们思想谬误的眼光对群众看看，作为痛斥，而他们看了却比以前笑得还要喧腾。

“静些！”市长的侍从们咆哮说。

“惠芬，教大家肃静，”市长用适合于他的高高在上的地位的堂堂的神气说。司仪服从了命令，又用铃子演奏了一支合奏曲；于是人群里有一位绅士喊了一声“发昏”^{*} 又引起了一阵大笑。

“绅士们，”市长说，尽可能地提高了嗓音，——“绅士们。伊顿斯威尔市的公民兄弟们。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是为了选举一位代表来接替我们已故的——”

说到这里，市长被群众里的一个声音打断了话头。

“祝市长成功！”那声音喊，“祝他永远不要放弃钉子和锅子的生意，因为他靠这赚钱的呀。”

这对于演说者的职业的隐喻，引起了一阵暴风雨似的欢笑，再加上铃声的伴奏，弄得他的演说的下文完全听不出来了，除了末尾那一句，这句他说，他感谢大会上大家很耐心地从头到底听完了他的话，——这句表示感激的话引起了另外一阵欢笑，持续了大约有一刻钟之久。

* “发昏”（Muffins）原意松饼，因与惠芬（Whiffin）音近，故引人发笑。因译成“松饼”有失谐音之趣，故改作“发昏”。

其次，一位瘦长的、带了很硬的白围巾的绅士，他在群众一再要求“打发一个佣人回去问问，是不是他的声音丢在枕头下面了”之后，要求大家提名一位适合的和恰当的人去代表他们出席国会。当他说那是伊顿斯威尔的非兹金府邸的荷瑞萧·非兹金老爷的时候，非兹金派就大喝采，史伦基派就嘲骂，喧声是如此持久而强大，他和赞成人都可以乱唱些滑稽歌来代替演说，谁也不会知道的。

荷瑞萧·非兹金老爷的朋友们完成了他们的首轮攻势之后，一位小小的、容易发脾气的、红脸孔的人站出来提议另外一位适合而恰当的人做伊顿斯威尔选民们在国会里的代表；这红脸的人，要不是脾气太大了一点儿，一觉察到群众的喧哗就受不住了，他倒是可以很顺利地说下去的。在一二句典雅的雄辩之后，红脸的绅士因为斥责群众里打断他演说的人就和台上的绅士们对骂起来；因此引起了一场大骚动，使他不得不用严厉的手势来表现他的感情，表现过之后就把演讲台让给了他的后继人，他发表了一个书面的演说，诵读了半小时之久；这篇演说是阻遏不了的，因为他已经把全文交给了《伊顿斯威尔新闻报》，而《伊顿斯威尔新闻报》已经一字不漏地把它发表过了。

然后，伊顿斯威尔附近的非兹金府邸的荷瑞萧·非兹金老爷，为了对选举者们演讲而出现了；他刚一说话，可敬的塞缪尔·史伦基雇来的乐队就开始那么用力地吹奏起来，他们早上所用的力气比起现在的简直微不足道。为了报复起见，浅黄党的群众就使劲打蓝党群众的头和肩膀；因此，蓝党群众就努力想撵走他们的讨厌的邻人——浅黄党群众；接着是一场挣扎、拥挤和殴打，这一点我们和市长一样无法公平处理——虽然他已经下了

强制的命令叫十二个警察去逮捕肇事的罪魁，不过所谓罪魁大约有二百五十人的样子。菲兹金府邸的荷瑞萧·非兹金老爷和他的朋友们气得了不得；终于非兹金府邸的荷瑞萧·非兹金老爷请问他的敌手，史伦基府的可敬的塞缪尔·史伦基，那乐队是不是得到他的同意而吹奏的；可敬的塞缪尔·史伦基拒绝答复这个问题，非兹金府邸的荷瑞萧·非兹金老爷就在史伦基府的可敬的塞缪尔·史伦基的脸上挥动拳头；因此，可敬的塞缪尔·史伦基的血涌上来了，他就向荷瑞萧·非兹金老爷挑战，要拚个你死我活。对于这种违犯众所周知的法律和秩序的事，市长摇铃下令再奏一次幻想曲，并且宣称他要把非兹金府邸的荷瑞萧·非兹金老爷和史伦基府的可敬的塞缪尔·史伦基两人都带到他面前来具结不再妨害治安。由于这种可怕的恫吓，两位候选人的支持者们出来干涉了，于是两党的朋友们成双作对地互相口角了三刻钟之后，荷瑞萧·非兹金老爷对可敬的塞缪尔·史伦基脱帽致敬；可敬的塞缪尔·史伦基也对荷瑞萧·非兹金老爷脱帽致敬；乐队停止了；群众部分地安静了；荷瑞萧·非兹金老爷有可能进行演说了。

两位候选人的演讲虽然在其他各点都不相同，但是一致称道伊顿斯威尔的选举人们的功德和崇高的价值。两者都表示这样的意见，说世界上决没有比答应选举他的人更具有独立性、更开明、更有公益心、更思想高尚、更大公无私的了；各人都暗示他怀疑维护对方利益的选举人有某些昏聩的、猪一般的缺点，所以不配来执行请求他们来执行的这个重要义务。非兹金表示他准备欣然执行所要求于他的任何事情；史伦基呢，表示了有求必应的决心。两人都说伊顿斯威尔的工商业和经济的繁荣在他们心上永

远是比世上任何的一切都更宝贵的东西；而各人都抱着最高的自信说 he 自己是终于会当选的。

举手了；市长裁决史伦基府的可敬的塞缪尔·史伦基获胜。非兹金府邸的荷瑞萧·非兹金老爷要求投票，因此投了票，纪录了票数。于是大会通过对市长致谢，为了 he 做主席的能干；市长致答词的时候诚心诚意地说 he 但愿能有一个“席位”来表现他的能干（因为他一直站着没有坐一坐）。行列重新排好了，马车慢慢地在人群里开走，群众就在马车后面尖声嘶叫和呐喊，一任他们的感情或反复无常的心情所驱使。

在投票的全部时间里，全镇始终处在兴奋得发狂的状态中，一切都是按照最君子风的和最使人悦意的标准行事的。酒店里的应该收税的东西（指酒类）都特别便宜；弹簧轻便马车巡游大街，为的是忽然发生什么暂时的头昏毛病的选举人的方便，因为竞选的时候这种毛病在选举人之间流行得非常厉害，非常可惊，常常看到发这种病的人知觉全无地躺在人行道上。有一小群选举人在选举的最后一天一直不投票。他们都是会打算盘的和深思熟虑的人，到现在还没有被任何一党的意见所说服，虽然他们和每一方面都常常商讨。在投票终止之前一小时，潘卡先生要求拜访这些明哲的、这些高贵的、这些爱国的人士。蒙他们接见了。他的议论是简短的，但是使人满意的。他们大伙儿同到投票所；他们回来的时候，史伦基府的可敬的塞缪尔·史伦基就当选了。

第十四章

包括对集合在孔雀饭店的一群人的简单的描写，和一个旅行商人讲的故事

从观察政治生活的倾轧和骚乱转移到私生活的和平的静穆之中，这是愉快的。匹克威克先生虽然在实际上对于两方面都没有怀着多大的党派观念，但他是被卜特先生的热忱激动起来了，所以把他的全部时间和注意力都用在上一章已经描写过的那些事上了——上一章的描写我们是根据他自己的备忘录编出来的。他这样忙着的时候文克尔先生可也没有闲着，他的全部时间都献给和卜特太太作愉快的散步和短程的郊游了；卜特太太呢，只要有这种机会，她从来也不放弃利用来排解她所经常抱怨的那种可厌的单调。这样，这两位绅士在编辑先生的家里完全搞熟了，特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只得自寻出路。他们对于公共事情很少兴味，主要是用孔雀饭店里能有的娱乐来消遣时间，但这也不处是在一层楼上打打弹子和在后院里的隐僻地方玩玩九柱戏罢了。这两样娱乐的科学和奥妙，却比一般人所设想的要艰

深得多，他们呢，由于精通这类消遣的维勒先生的传授，逐渐入了门。因此，虽然他们是大大地失去了和匹克威克先生在一起的安慰和益处，却还能够消遣时间，使它不致于教他们烦闷。

然而，在一天晚上，孔雀饭店显出了那么大的吸引力，竟使这两位朋友拒绝那位虽然令人生厌、然而确实有天才的卜特的邀请。这天晚上，“商人房间”里聚集了一群交际场中的人物，他们的特征和态度是特普曼先生所乐于观察的；他们的言行是史拿格拉斯先生所惯于记录下来的。

大多数的人都知道商人房间通常是怎么一种地方吧。孔雀饭店的商人房间和一般的在形式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别：这就是说，那是一间看上去没有什么陈设的大房间，里面的家具在比较新的时候无疑要好一些，中间是一张大桌子，角落里是许多比较小的桌子，近有各种各样形式不同的椅子以及一条旧的土耳其地毯，它和地板的大小的比例大约等于一方女人的手绢和一所岗亭的地板的比例。墙上装饰着一两张大地图；有几件褪色的粗劣的大衣，上面带着绞成一团的披肩，从一个角落里的一长排衣帽钉上悬挂下来。壁炉架上摆设了一个木制的笔墨盘，里面有一支断笔杆和半片干胶，一本道路指南；一本没有封面的州志，一条放在玻璃棺材里的鳊鱼的尸体。空气里充满烟草气味，烟草的烟使整个房间蒙上一层有点儿暗昧的色泽，尤其是那些遮窗子的积满了灰尘的红色窗帘。食器架上乱堆了许多零零碎碎的东西，其中最刺眼的是几只布满云状花纹的鱼露调味瓶，两只御者坐垫，两三根鞭子，两三条旅行披巾，一盘刀、叉和芥末。

选举结束之后的那天晚上，特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和酒店里其他几个暂时的住客就坐在这房间里，抽烟和喝酒。

“喂，先生们，”一个强壮的、大约四十岁的人说，他只有一只眼睛，但那却是一只非常明亮的黑眼睛，闪烁着流氓气的表情，诙谐而高兴；“我们高贵的诸公，先生们。我老是提议干一杯祝我们大家健康，并且祝我讨玛丽的欢喜。呃，玛丽呀？”

“滚你的吧，你这坏东西，”女侍者说，然而显然并非不高兴这个恭维。

“不要走呀，玛丽，”黑眼睛的人说。

“不干你事，没有规矩的，”青年女子说。

“没有关系，”一只眼的人在向外走出去的女侍者后面叫着说；“我过一会儿就出来的，玛丽。不要灰心呀，宝贝。”说到这里他完成了那不很困难的动作，就是用他的独眼向在座的大家一霎，这使一位脸孔肮脏的、嘴里衔着泥烟斗的、上了年纪的人物大为高兴。

“女人真是妙得很，”停了一会儿之后，那脏脸的人说。

“啊！一点不错，”一个正在抽雪茄的红脸的人说。

说了这一点哲学之后，又停顿了一下。

“可是世上还有比女人更妙的东西哪，你们要注意，”那黑眼睛的人说，一面慢吞吞地装上他的斗子极大的荷兰大烟斗。

“你结婚了没有？”脏脸的人问。

“不能说结了婚。”

“我想就没有嘛。”说到这里，脏脸的人因为自己说的这句反驳的话得意得忘乎所以；有一位声调殷勤而脸色温和、对于任何人都随声附和的人附和他。

“绅士们，总而言之，”热情的史拿格拉斯先生说，“女人是我们生命的伟大的支柱和安慰呵。”

“是的呀，”那位温和的绅士说。

“在她们高兴的时候，”脏脸的人插嘴说。

“这是的确确的，”温和的人说。

“我否认这种论断，”史拿格拉斯先生说，他的思想飞快地回到爱米丽·华德尔身上去了，“我抱着鄙视——抱着愤慨——否认这话。我倒要看看谁敢说任何话反对女人——单为反对女人而反对女人；我毅然地说，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大丈夫。”史拿格拉斯先生从嘴里拿下雪茄，用握紧的拳头把桌子使劲一捶。

“这是很有理由的意见呵，”温和的人说。

“这里面有一点是我所否认的，”脸孔肮脏的那人插嘴说。

“你所说的，的确也有很多的真理呢，先生，”温和的人说。

“祝你健康，先生，”独眼的旅行商人说，对史拿格拉斯先生表示嘉许地点一点头。

史拿格拉斯先生领了他的情。

“我总是欢喜听一番好议论，”那旅行商人继续说，“欢喜听像这样精辟的议论；这很有益处的；但是这关于女人的小小争论教我想起了我的一个老伯父讲给我听的一个故事，因为想到这个故事，所以我说我们有些时候会碰到比女人更妙的东西。”

“我倒想听听这个故事，”衔了一支雪茄的红脸的人说。

“要听吗？”是那继续狠命吸烟的商人的仅有的回答。

“我也要听，”特普曼先生说，这是他第一次开口。他永远是急于要增加他的经验的储备的。

“你要吗？好的，那末，我就讲吧。不，我不讲。我知道你不会相信的，”眼光里带点流氓气的人说着，他那个器官显得比以前更流氓气了。

“假使你说的是真实的故事，我当然就相信了，”特普曼先生说。

“好，根据这个谅解，我就讲吧，”那个旅行者说。“你们听说过别尔逊和斯伦这个大商号吗？但是有没有听说过并没有关系，因为这店早已不开了。八十年前，有一个到商号去的旅客在那里碰到一件事情，他是我的伯父的一个要好的朋友；是我的伯父把这故事告诉我的。名字很奇怪，不过他总是把它叫做

旅行商人的故事

而且他总是像这样讲法：

“一个冬季的傍晚，大约五点钟，正是天色开始昏暗的时候，可以看到通过玛尔波洛冈到布列斯托尔去的路上有一个坐着小马车的人鞭策疲惫的马前进，我说可以看到，而且我相信假使任何人——除非是个瞎子——走过那条路的话，是一定会看到的；可是天气那么坏，夜是那么寒冷潮湿，路上除了水别无他物，所以那个旅行者在马路当中摇摇晃晃地前进，真是寂寞和凄凉得很。那冒着风险的红轮子土色小马车，还有那泼妇似的、坏脾气的、快步奔着的栗色母马，就像屠户的一匹马和一匹不值钱的邮局小马的杂种，这些，要是那一天有任何旅行商看到的话，他一定立刻就晓得这个旅行者不是别人，正是伦敦卡泰顿街别尔逊和斯伦大商号的汤姆·斯马特。可是没有任何旅行商看到，根本没有人知道这回事；所以汤姆·斯马特、他的红轮子土色小马车和那泼妇似的快步跑着的母马就这样前进着，他们之间保守着秘密，别人谁也不知道一点儿。

“哪怕在这凄惨的世界上，比大风大雨里的玛尔波洛冈舒服些的地方，还是有很多哪；假使你在一个阴暗的冬天晚上，走到泥泞不堪的路上，在倾盆大雨的倾注之下，亲身尝尝这种滋味，你就相信这句话的道理了。

“风呢——不是在路上迎面吹过来，或者从背后吹过来——固然这已经够坏的了——却是一直横着吹过马路，把雨吹成斜的，就像人们在学校里用尺画在抄本上让孩子们照着写字的斜线似的。有的时候它会停一阵子，旅行的人不免自骗自地以为它是因为被早先的猛劲儿弄得累了，所以是安安静静地躺着去休息了，谁知道“呼！”的一声，远远地咆哮着，唿哨着，冲过山冈的顶上，在平原上扫过来了；越近，劲儿和声音就越大，然后一股脑儿扑在马和人身上，把刺人的雨吹进他们的耳朵，把冷冰冰的湿气吹进他们的骨头；它由他们身边刮过去老远了，还发着使人发昏的吼叫，像是讥笑他们的软弱，得意自己的威力。

“栗色母马蹚着泥水前进，耳朵垂着：时而昂一昂头像是对风暴的这非常不绅士气的行为表示厌恶一样，可是却保持着它的快步子；直到后来一股比以前更猛的风向他们攻过来，使它突然站住，把脚牢牢地撑在地上，免得被风吹倒。它能这么站住了，真是靠天保佑，因为，假使它被吹倒了，这泼妇似的母马是这么轻，小马车也是这么轻，再加汤姆·斯马特也是这么轻，所以他们必定要一道滚了又滚，一直滚到地球的边上为止，或者要等风停了才止；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那末不管泼妇似的母马也好，红轮子的土色车子也好，汤姆·斯马特也好，总之他们谁都不能再派用场了。

“‘罢了，该死的车子，’汤姆·斯马特说（汤姆是欢喜乱咒

乱骂的)，‘该死的车子，’汤姆说，‘这要算是倒霉，那我就该死！’

“你们可能要问我汤姆·斯马特已经是够倒霉的了，他怎么还说不算倒霉。我可说不出道理来——我只知道汤姆·斯马特是这么说的——或者至少是他老对我伯父说他是这么说的，反正都是一样。

“‘该死，’汤姆·斯马特说；母马嘶鸣着，像是它恰好也抱着这个意见。

“‘起劲点儿。老女人，’汤姆说，用鞭梢子拍拍栗色母马的颈子。‘像这样的夜里，赶路是不行了的了；我们一找到人家，我们就去歇夜；所以你快一点儿走就早一点解决。啊喏，老女人——慢慢儿地——慢慢儿地。’

“究竟是因为那泼妇似的母马懂得汤姆的话呢，还是因为它觉得站着不动比跑着更冷，这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汤姆的话一说完，它就竖起了耳朵跑起来；跑得那么快，使得那土色马车震得像是每根红色幅条都要散开来撒在玛尔波洛冈的草地上了；连汤姆那样一个赶车的好手，都制止不住它的步子，直到它自作主张，把车子拉到离冈子尽头大约八分之一哩远、靠马路右手的一家小旅店门口。

“汤姆把缰绳丢给旅馆马夫，把鞭子插在驭者座旁边，就对那房子的楼上匆匆看了一眼。那是一座奇怪的老房子，上面盖着一种木瓦，里面大约是嵌着大梁，山形墙上的窗子完全凌空突出在小路上，一扇很矮的黑魇魇的大门，门里面有两级陡峭的台阶，走下去就通到屋子里了，这跟现代式样的六级浅浅的台阶走上去到屋子里可不同。可是那是一个看样子很舒服的地方，酒吧间的窗子里有一盏灯，灯光强烈而愉快，明亮的光线射到马路

上，连对面的篱笆也照亮了；对面的窗子里有一股红色的闪光，开头只是隐约地看得出来，不一会儿就在那放下来的窗帘后面强烈地亮起来，那表示里面的火炉被拨旺了。汤姆用一个有经验的旅行者的眼睛看到了这些小小的细节，就尽他的几乎冻麻了的肢体所能做到的，敏捷地下了车，进了屋子。

“不到五分钟，汤姆就在酒吧间对过的房间——就是他想像到有炉火在熊熊烧着的那间房子——安置下来了，他面前是一点儿不含糊的一炉热烘烘的火，有这么不到一蒲式耳*的煤和抵得上半打酸栗树那么多的柴，堆得有半截烟囱那么高，并且轰隆轰隆、噼啦噼啦地响着，那声音本身就会叫任何明白事理的人心里热起来。这是很舒服的，可是还不仅如此，因为有一个穿得整整齐齐、眼睛很亮、足踝很美的女侍者，把一条很干净的白台布摊在桌上了；汤姆把穿了拖鞋的脚搁在炉挡上坐好，背对着开着的门，就看见火炉架上的镜子里反映的一片酒吧间的迷人的景色，一排排令人愉快的绿色瓶子和金色签条，腌菜和蜜饯的罐子，乳酪和熟火腿，还有牛腱子，都放在食物架上，排成了极其诱惑的和精巧的行列。哪，这也是很舒服的哩；可是还不仅如此哪——因为在酒吧间里，在一张最精致不过的、放在最旺不过的小小壁炉面前的小小桌子旁边，坐了一位大约四十八岁左右、一张脸孔像酒吧间一样叫人舒服的、娇滴滴的寡妇，她显然是这旅馆的老板娘，是这一切可人心的财物的最高统治者。整个这幅图画只有一点美中不足，那就是一个高个儿——一个很高的男子——穿了缀着发亮的柳条形钮子的棕色大衣，长了黑络腮胡子

* 蒲式耳：容量名，约等于三十六公升。

和波浪式的黑头发，他正坐着和那寡妇一道喝茶，而且不用多想就看得出他是在认认真真地劝她不要再做寡妇，同时给他自己一种从此以后直到老死都可以在这酒吧间里坐着的特权。

“汤姆·斯马特倒一点儿不是好发脾气或者妒忌的人，可是那个缀着发亮的柳条形钮子的高个儿却不知怎么引起了他心里的怨恨，使他感到极端的愤慨：特别是他时时刻刻从镜子里看他们，越看越愤慨，因为那高个儿和寡妇之间的那种亲热的随便态度充分地说明那人在寡妇心目中所占的地位之高正如他的身材一样。汤姆是欢喜喝滚热的五味酒* 的——我不妨说他是非常的欢喜滚热的五味酒——所以他看见那泼妇似的母马被喂饱了、而且在草上卧好了，他自己也把那寡妇亲手替他烧好的精美的滚热的饭菜一点不剩地吃完了之后，他就叫了一大杯来，算是尝一尝。可是，假使那寡妇在她的全部家务技术之中有一样是最拿手的话，那就是这个东西了；汤姆·斯马特喝了第一大杯觉得非常的对劲，就连忙叫了第二大杯，一点儿工夫都不肯耽搁。绅士们，滚热的五味酒是好东西呵——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极好的东西呵——可是在这个舒服的起坐室里，外面刮着大风使这老屋子的每根木头又都摇得轧轧地响，而自己却坐在热烘烘的炉火前面，在这时候，汤姆·斯马特更觉得它十全十美了。他又叫了一大杯——后来又叫了一杯——我不大清楚他以后有没有再叫一杯——可是他越是喝滚热的五味酒，就越是想到那高个儿了。

* 五味酒 (Punch)：一种混合饮料，通常为酒、水、香料、糖及果汁五味混合而成，但偶尔也有用三味至六味制成的。

“‘该死的不要脸的东西!’汤姆心里暗暗地说,‘他在那舒舒服服的酒吧间里有什么贵干?而且是这么一个丑八怪的恶棍!’汤姆说。‘假使那寡妇还有眼力的话,她一定会找个比他好些的人。’说到这里,汤姆把眼光从火炉架上的玻璃转移到桌子上的玻璃上;他觉得自己渐渐地感伤起来,就喝光第四杯的五味酒,又叫了第五杯。

“汤姆·斯马特呢,绅士们,向来对于经营酒店旅馆那行生意非常感兴趣的。穿了绿色上衣、短裤子和高统靴,站在自己开的酒吧间里,是他早就有的野心。他对于在大宴会上做主席有很大的抱负,他常常想到他能够在自己房子里把谈话导引得多么好,能够在喝酒方面做他的顾客们的一个多么好的模范。汤姆坐在热烘烘的火旁边喝滚热的五味酒的时候,这些思想迅速地掠过他的心头;他想到那高个儿要来开这样好的酒店、而他——汤姆·斯马特——却连边儿也沾不着,所以他觉得他完全有理由要愤慨了。不知他是不是因为没有充分的理由去跟那个讨娇滴滴的寡妇欢心的高个子吵嘴,总之他沉思地喝完最后的两大杯之后,终于得到了一个无可如何的结论,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受了委屈的和受了虐待的人,还是上床去睡觉的好。

“那个打扮得整整齐齐的女侍者领了汤姆走上一条宽大而古旧的楼梯。在这种转弯抹角的旧房屋里,风是有充分的地方游戏的,所以女侍者就用手遮着蜡烛,免得被风吹熄;可是风是把它吹熄了。这样就给了汤姆的仇人们一个机会,说是他而不是风吹熄了蜡烛的,而在他装着把蜡烛重点起来的时候,实际上是吻了那个女侍者。这且不管它,蜡烛是重新点上了,汤姆被带着通过了许多房间和过道的迷魂阵,到了预备给他睡的房间,然后女

侍者就跟他说了夜安，丢下他一个人了。

“这是一间很大的房间，有几个大壁橱，一张可以睡得下整整一寄宿学校的人的大床，更不用说还有两只橡木大柜子，可以放得下小小的一支军队的行李；可是最引汤姆注目的是一张稀奇古怪的高背椅子，雕刻着极其古怪的花样，上面有一只花缎垫子，四只脚下面的圆疙瘩用红布小心地包着、像是脚趾患了痛风似的。要是任何别的古怪椅子的话，汤姆也不过认为它是个古怪椅子，那也就没有事了；可是这张椅子却有点儿特别，可是他又说不出是什么，只是觉得跟他向来见过的任何家具全都不同和不相像，觉得它像是在迷惑他的心。他坐在火炉前面对这古旧的椅子盯了半个钟头；——真见鬼，它是这么奇怪的古老东西，叫他的眼睛离不开它了。

“‘唔，’汤姆说，一面慢慢地脱衣服，一面一直对那古老的椅子盯着，它带着神秘的样子站在床边。‘我一生一世还没有见过这么妙的东西，怪得很。’汤姆说，像是因为喝了滚热的五味酒变得聪明起来了，‘怪得很。’汤姆用很聪明的神气摇摇头，又对椅子看看。可是他一点儿头脑也摸不着，所以他爬上床，把自己暖暖地盖上，呼呼地大睡了。

“过了大约半个钟头，汤姆从高个子和五味酒的乱梦里惊醒了：出现在他的清醒的想像之中的第一种东西就是那古怪的椅子。

“‘我决不再对它看一下，’汤姆自言自语说，把眼皮紧闭着，尽在想叫自己再睡过去。没有用；满眼只看见一些古怪的椅子在前面跳舞，把腿子踢得高高的，玩跳背的游戏，还有其他种种滑稽戏。

“‘与其看两三套假椅子，不如看一只真椅子了，’汤姆说，把头从被子下面伸出来。它是在那里哪，借着火光看得清清楚楚的，还跟以前一样的叫人冒火。

“汤姆对椅子盯着；他看着看着，突然之间，它像是起了一种极其稀奇的变化。椅子背上的雕花渐渐变成一张老年人的皱脸的轮廓和表情；花缎垫子变成了一件古式的有垂边的背心；圆疙瘩变成一双脚，穿了红布拖鞋；整个椅子看来像是前一世纪的一个很丑的老头儿，两只手插着腰。汤姆起来坐在床上，揉揉眼睛要想驱散这种幻觉。不行。那椅子是一个丑老绅士；而且他还对汤姆·斯马特丢着眼风哪。

“汤姆天生是个胆大妄为的东西，何况他又喝了五大杯的滚热的五味酒，所以他开头虽然有点儿吃惊，后来看见那老头子这么脸老皮厚地对他霎眼睛和送秋波，他可有点儿生起气来。最后他下定决心不再忍受了，而那老脸皮的人还在照样地丢着眼色。汤姆就用很生气的声音说——

“‘你到底是因为什么要对我霎眼睛？’

“‘因为我欢喜这样，汤姆·斯马特，’椅子——或者老绅士，随便你怎么叫——说。可是汤姆说话的时候他就不霎眼睛了，却像个老朽的猴子似的怪笑起来。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你这瘪嘴脸！’汤姆·斯马特有点口吃地问——虽然他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喂，喂，汤姆，’老绅士说，‘这可不是对结结实实的西班牙桃花心木说话的样子。该死的，纵使我是镶着桃花心木吧，你也不能对我敬重呵。’老绅士说这话的时候那么凶，叫汤姆有点儿害怕起来。

“‘我不是要对你有什么不敬重呵，先生，’汤姆说，比先前的声音卑恭得多了。

“‘罢了，罢了，’老头子说，‘也许不是——也许不是吧。汤姆呀——’

“‘先生——’

“‘你的一切我都知道，汤姆；一切。你很穷，汤姆呵。’

“‘的确是，’汤姆·斯马特说。‘可是你怎么知道的？’

“‘这你不用管，’老绅士说；‘汤姆，你是太欢喜五味酒了。’

“汤姆·斯马特正要分辩说他自从上次生日之后一滴都没有尝过，但是他的眼光碰着老绅士的眼光的时候，看见他是那么心里有数的样子，所以汤姆脸红了，一声也不响了。

“‘汤姆，’老绅士说，‘这寡妇是个漂亮女人——非常漂亮的女人——是吗，汤姆？’老家伙说到这里把眼睛往上一翻，翘起一条衰弱的腿，显出那么讨厌好色的样子，使得汤姆很厌恶他的行为的轻浮；——而且他又是这么大的年纪啦！

“‘我是她的保护人呵，汤姆，’老绅士说。

“‘是吗？’汤姆·斯马特问。

“‘我认得她的母亲，汤姆，’老家伙说；‘还有她的祖母。她很欢喜我——给我做了这件背心，汤姆。’

“‘是吗？’汤姆·斯马特说。

“‘还有这些鞋子，’老家伙说，举起一个红布包来；‘可是不要管它吧，汤姆，我不愿意让人知道她有多么的爱慕我。那会使这家里闹出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来的。’老流氓说这话的时候显出那种极端傲慢无礼的样子，照汤姆·斯马特以后说的，他真要一点不后悔地坐到他身上去。

“‘我当时是女人们中间的大大的宠儿呵，汤姆，’这个淫荡的老浪子说；‘好几百个漂亮女人曾经在我膝头上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这你觉得怎么样呀，你这小狗，呃？’老绅士正要叙述他年轻时代的一些其他的得意事情，可是发出了一阵剧烈的咯吱咯吱声，使他说不下去了。

“‘活该，老家伙，’汤姆·斯马特想；可是他没有说什么。

“‘啊！’老家伙说，‘这个毛病现在可使我受了大罪了。我老了，汤姆，我的横条差不多都掉了。而且我还动过一次手术——在我背上塞了一小片东西——我觉得这真是一桩严重的灾难哪，汤姆。’

“‘我敢说一定是的，先生，’汤姆·斯马特说。

“‘不过，’老绅士说，‘问题却不在这儿。汤姆呀！我要你娶那寡妇。’

“‘要我吗，先生！’汤姆说。

“‘你！’老绅士说。

“‘上帝保佑你的可尊敬的头发，’汤姆说——（他还剩了一点儿散乱的马鬃）——‘上帝保佑你的可尊敬的头发，她不会要我呵。’汤姆想到酒吧间，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

“‘她不要你？’老绅士说，很有把握的样子。

“‘不要，不要，’汤姆说；‘有别人在进行哪。一个高个儿——一个高得了不得的男子——生着黑络腮胡子。’

“‘汤姆呀，’老绅士说；‘她决不会要他的。’

“‘不要他吗？’汤姆说。‘你若是在酒吧间的话，老绅士，你就不会说这话了。’

“‘呸，呸，’老绅士说。‘那些事情我统统知道的。’

“‘什么事情?’汤姆说。

“‘躲在门背后接吻,和诸如此类的事情呵,汤姆,’老绅士说,说到这里他又做出一副不要脸的样子,使得汤姆非常生气,因为,你们都知道的,绅士们,听一个应该是规规矩矩了的老家伙说这些话,是非常教人讨厌不过的。

“‘这些我统统知道,汤姆,’老绅士说,‘想当年我常常看见许多人——多得我真不高兴对你说了——都干这种事情的;可是结果却一事无成。’

“‘你一定是见过些古怪事情的,’汤姆说,带着探问的样子。

“‘可以这么说吧,汤姆,’老家伙说,非常之微妙地霎一霎眼睛。‘我是我的家庭里的最后一个人,汤姆呵,’老绅士说,忧郁地叹一口气。

“‘你家里是个大家庭吗?’汤姆·斯马特问。

“‘我们是十二个人,汤姆,’老绅士说;‘都是直背的、漂亮的家伙,再好也没有了。可不像你们现在那种畸形的东西——全都有手臂,全都上了点油漆,虽然我说不怎么样,可是叫你看起来心里舒服。’

“‘他们怎么样了,先生?’汤姆·斯马特问。

“老绅士用手拐子擦擦眼睛回答说,‘去世了,汤姆,去世了。我们的工作很辛苦呵,汤姆,他们又都没有我的体质好。他们的腿和胳膊得了风湿病,进了厨房和别的什么医院;有一个,因为长久的工作和使用过度,竟失了理性:——他疯得那么厉害,所以不得不烧掉了。怕人的事情呵,汤姆。’

“‘可怕!’汤姆·斯马特说。

“老头子停了一会儿,显然是跟自己的感情在斗争,后来说:

“‘可是，汤姆，我的话已经离题了。这个高个儿呀，汤姆，是个流氓气的冒险家。他一娶了寡妇，就要把家具统统卖掉、逃走的。结果怎样呢？她会被遗弃了，会毁灭了，而我就要在什么旧货店里冻死掉。’

“‘是呀，可是——’

“‘不要打断我的话，’老绅士说。‘至于你呢，汤姆，我对于你的想法倒大不相同；我很知道如果你一旦在一个酒店里安下身来，你就决不会离开它，只要里面有东西喝的话。’

“‘我非常感激你这种好意，先生，’汤姆·斯马特说。

“‘所以，’老绅士用很专断的口气继续说，‘你应该娶她，而他却不应该娶她。’

“‘怎么阻止这件事呢？’汤姆·斯马特急切地说。

“‘你揭发他，’老绅士回答；‘他已经结了婚了。’

“‘我怎么能够证明呢？’汤姆说，把身体一半伸在床外面。

“老绅士把插在腰里的手臂伸出来对一只大柜指指，然后又立刻放回原来的地方。

“‘他没有想到，’老绅士说，‘他在那只衣柜里的一条裤子的右手口袋里丢下一封信，信上是要求他回到他的没有安慰的妻子身边，还有六个——注意，汤姆——六个小孩子，全都是很小的哪。’

“老绅士庄严地说了这些话之后，他的脸孔就渐渐模糊了，他的身形也更暗淡不明了。汤姆·斯马特的眼睛上起了一层薄翳。老头子像是渐渐变成了椅子，花缎背心化成座垫，红拖鞋缩成小小的红布袋子。炉火轻轻地熄灭了，汤姆·斯马特倒在枕头上睡着了。

“早晨把汤姆从那老头一消失他就陷入的昏沉沉的睡眠里唤醒了。他坐在床上，想把昨天夜里的事情回忆起来，但是想了一会儿还是毫无头绪。突然它们浮上他的心头了。他对椅子看看，它的确是一种出奇的和怪相的家具，可是要发现出它和一个老头子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却必须有非常巧妙的和生动的想像力才行哪。

“‘你好吗，老朋友？’汤姆说。在青天白日里，他胆大些了——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

“椅子一动也不动，一句话也不说。

“‘凄惨的早晨呵，’汤姆说。不行。椅子是不会被人引得说起话来的了。

“‘你指的是哪一只柜子？——这个你可以告诉我呀，’汤姆说。绅士们，椅子是一个屁也不放啦。

“‘不管怎样吧，开一开柜子也不难呵，’汤姆说，不慌不忙地下了床。他走到一只柜子面前。钥匙就插在锁里；把它一旋，开了柜子门。是有一条裤子。他把手伸进口袋，就掏出了老绅士说的那封信！

“‘古怪的事情，这真是，’汤姆·斯马特说；先对椅子看看，再对柜子看看，后来对信看看，后来又对椅子看看。‘很古怪，’汤姆说。可是既没有任何法子可以把这种古怪减少一点儿，你尽说有什么用呢，所以他想还是穿上衣服立刻去解决高个儿的事情的好。——好解救他的穷困。

“汤姆下楼的时候，一路上用一个店主人的眼光察看所经过的房间；他想，它们和它们中间的东西不久就要成为他的财产，并不是不可能的呵。高个儿正背着手站在那舒服的小小酒吧间

里，很惬意的样子。他漠然地对汤姆露出牙齿怪笑了一下。在一个偶然的旁观者看来，他大概只是要露一露他的白牙齿，可是汤姆·斯马特觉得他的心里——假使他还有心的话——是有自鸣得意的意思。汤姆对他当面嘲笑了一声；叫了老板娘来。

“‘早安，太太，’汤姆看见寡妇进了房间，就把小客室的门关上，说。

“‘早安，先生，’寡妇说。‘你早饭吃什么呢，先生？’

“汤姆正在想着怎么提起话头来，所以没有回答。

“‘有顶呱呱的火腿，’寡妇说，‘还有很好的冷的塞肉鸡。我把它们拿来好吗，先生？’

“这些话把汤姆从沉思里唤醒了。寡妇说话的时候，他对她的爱慕增加起来。周到的人儿！体贴的人儿！

“‘酒吧间里的那位绅士是谁呀，太太？’汤姆问。

“‘他姓竞金斯，先生，’寡妇说，有一点儿脸红了。

“‘他是个很高的人呵，’汤姆说。

“‘他是个非常好的人，先生，’寡妇回答说，‘是一位非常之好的绅士。’

“‘啊！’汤姆说。

“‘你还要吃什么东西吗，先生？’寡妇问，有点儿被汤姆的态度弄得莫名其妙了。

“‘嘿，是的，’汤姆说。‘我的亲爱的太太，请你坐一会儿好吗？’

“寡妇像是很吃惊的样子，可是坐下了，汤姆也靠近她坐了下来。绅士们，我不知道那是怎么搞的——而且我伯父常对我说汤姆·斯马特说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总而言之是汤

姆的手放在寡妇的手背上了，并且他说话的时候手就一直那样放着。

“‘我的亲爱的太太，’汤姆说——他老是欢喜用这些亲密的字眼的——‘我的亲爱的太太，你该配一个非常出色的丈夫呀，——的确是。’”

“‘噯呀，先生！’寡妇说——这是当然的罗；汤姆这样来把话提出，不说是吓人的，总是不平常的呵；因为他头天夜里绝没有把眼睛向她盯过呀。‘噯呀，先生！’”

“‘我不屑拍马屁，我的亲爱的太太，’汤姆说。‘你该配一个非常令人钦佩的丈夫，而且无论谁做了你的丈夫，他就会是非常幸运的人。’汤姆这样说，眼睛不由自主地从寡妇的脸上转移到周围的使生活舒适的东西上。

“寡妇像是比以前更心慌了，她想站起身来。汤姆轻轻地揪住她的手像是留住她，她也就留在座位上了。绅士们，寡妇们是不大害羞的呵，我伯父常说的。

“‘我的确是很感激你，先生，多谢你的好意，’那娇滴滴的老板娘说，似笑非笑的；‘假使我再结婚——’”

“‘假使吗，’汤姆说，很机伶地用左眼的右眼角对她看着。‘假使——’”

“‘是呀，’寡妇说，这一次可大笑出来了，‘当我结婚的时候，我希望能够有一个像你所说的那样好的丈夫。’”

“‘譬如竞金斯，是吗？’汤姆说。

“‘噯呀，先生！’寡妇喊。

“‘啊，你不必说，’汤姆说，‘我知道他。’”

“‘我相信凡是知道他的人对他都没有坏话可说的，’寡妇

说，昂着头表示很看不起汤姆说那句话的时候的那种诡秘神情。

“‘哼!’ 汤姆说。

“寡妇觉得这是应该哭的时候了，所以她就掏出手绢，质问汤姆是不是想侮辱她；是不是他认为背地里破坏一位绅士的名誉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行为；假使他有什么话要说，他不当面对他说去，像个男子汉一样，反倒像这样来惊吓一个可怜的软弱的女人，等等。

“‘我马上就要对他说的，’ 汤姆说，‘不过我要你先听一听。’

“‘是什么呢?’ 寡妇问，紧盯着汤姆的脸。

“‘我会使你吃惊不小，’ 汤姆说，把手伸到口袋里。

“‘假使是说他没钱，’ 寡妇说，‘那我已经知道了，你不必费神。’

“‘呸，废话，那算什么，’ 汤姆·斯马特说；‘我也没有钱。可不是这个。’

“‘噯呀，那是什么呀?’ 可怜的寡妇说。

“‘不要害怕呵，’ 汤姆说。他慢慢地拿出信来，打开了。‘你不会叫唤起来吧?’ 汤姆疑惑地说。

“‘不，不，’ 寡妇回答；‘让我看看。’

“‘你不致于晕过去，或者干出诸如此类的无聊的事吧?’ 汤姆说。

“‘不，不，’ 寡妇连忙回答说。

“‘也不要跑出去骂他呵，’ 汤姆说，‘因为这事我会替你做的；你最好不要劳累自己。’

“‘好的，好的，’ 寡妇说，‘让我看信吧。’

“‘好，’ 汤姆·斯马特回答；说着，就把信放在寡妇手里了。

“绅士们，我听我伯父说，据汤姆·斯马特说的，寡妇听到这个揭发之后的悲伤简直会使铁石心肠的人也伤心。汤姆的心肠是很软的，她的悲伤刺到他心坎子里面了。寡妇来回地摇着身体绞着手。

“‘啊，男子的欺骗和下流呀！’寡妇说。

“‘可怕呵，我的亲爱的太太；可是平静一点儿吧，’汤姆说。

“‘啊，我平静不了，’寡妇尖声地叫。‘我再也找不到一个我这么爱着的人了！’

“‘你会找到的呀，我的亲爱的灵魂，’汤姆说，因为可怜寡妇的不幸，掉了一大阵最大颗儿的眼泪。汤姆在热情的冲动之下已经搂住了寡妇的腰，寡妇呢，在悲伤的感情之下，握住了汤姆的手。她抬头望着汤姆的脸，含着眼泪微笑，汤姆低头看着她的脸，也含着眼泪微笑。

“绅士们，我是一点儿也断不定汤姆这时候有没有吻了寡妇。他总是对我伯父说他没有，可是我对于这有一点怀疑。我们之间不妨说，绅士们，我倒认为他吻了。

“总而言之，汤姆在半个钟头之后就把那高个儿踢出了大门，一个月之后娶了寡妇。他常常套着那红轮子的土色小马车和那快步子的泼妇似的母马在乡里来来去去，直到后来，过了许多年，他不做生意了，和他妻子上了法国，这老屋子才被拆掉了。”

“我想请问你一句，”好刨根问底的老绅士说，“那张椅子怎么样了？”

“嘿，”那独眼的旅行商人回答。“据说在结婚那天它吱吱咯咯地响得很厉害；可是汤姆·斯马特却断不定它是因为高兴呢

还是因为身体上的毛病。不过他想可能是后者，因为以后它永远没有再说过话。”

“大家都相信这个故事吧，是不是？”脏脸的人说，又在装烟斗。

“除了汤姆的仇人们，”旅行商回答说。“他们有的说根本是汤姆捏造出来的；有的说他喝醉了，胡思乱想，上床去睡之前拿错了别人的裤子。可是没有人注意他们这些话。”

“汤姆说这统统是真的？”

“句句都是真的。”

“你的伯父呢？”

“每个字。”

“他们一定是很精明的人，两个都是；”脏脸的人说。

“不错，他们是的，”旅行商人回答；“真是非常精明的人！”